YISELIE
WENXUE

以色列文学丛书

主编／高秋福

节日之后

○[以色列]约书亚·凯南兹／著
○钟志清／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YISELIEWENXUE

以色列文学丛书

节日之后



以 色 列 文 学 丛 书

主编/高秋福

节日之后

〇[以色列]约书亚·凯南兹/著
〇钟志清/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节日之后/[以色列]约书亚·凯南兹著;钟志清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
(以色列文学丛书)
ISBN 7-80647-238-X
Ⅰ.节… Ⅱ.①约…②钟… Ⅲ.长编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2133号

书 名:节日之后
作 者:[以色列]约书亚·凯南兹 著
钟志清 译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17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25
字 数:14万
版 次:200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10.50元
ISBN 7-80647-238-X/I·170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高秋福

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以色列文学独具特色：流短而源长，物阜又人旺。

所谓“以色列文学”，严格地讲，应该是构成以色列国各民族作家创作的总称。在以色列各民族的作家中，绝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作的犹太人，也有少数用意第绪文和其他文字写作的犹太人，还有一些用阿拉伯文写作的阿拉伯人。但是，犹太人是以色列国民的主体，而绝大多数犹太作家是用民族语言希伯来文写作的。因此，用希伯来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成为了以色列文学的主体，是以色列文学最有资格的代表。

以色列是 1948 年建国的。以色列文学迄今只有五十年多一点的历史。因此，我们说以色列文学“流短”。但是，以色列文学上承迄今至少有三千年历史的希伯来古典文学，积淀深厚，因而我们又说它“源长”。希伯来语从古至今一直是犹太人的民族语言。纪元前产生的希伯来《圣经》，是希伯来古典文学的开山之作。公元二世纪前后，犹太人因兵燹之灾被迫从长期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流散到世界各地，希伯来语渐趋衰微，希伯来文学的发展几近中断。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

起，大批犹太人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移居巴勒斯坦地区，流徙世界各地一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作为民族语言文字的现代希伯来文得到复兴。这样，现代希伯来文学才有了发展的机遇。194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之后，现代希伯来文学真正踏上了复兴和发展的道路，并迅即带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重新跨入世界各民族文学之林。一时间，以色列文坛上真可谓“人旺”——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同时也可谓“物阜”——出现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不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希伯来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整个世界当代文坛上也熠熠生辉。

以色列文学的成就当以诗歌和小说最为突出。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深受犹太民族独特历史和以色列国独特经历的影响。因此，以色列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鲜明、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视角。其一，悠久的犹太民族的历史、犹太人的宗教思想以及以希伯来《圣经》为代表的犹太文化，总是以色列文学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和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其二，犹太民族流亡世界各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大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这一漫长而独特的流散与回归的过程，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到强烈的反映。其三，大批犹太人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移居巴勒斯坦地区之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重建家园，创办了独特的农业集体村社“基布兹”。基布兹的成员集体劳动，各尽所能，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生活物资。这一独特的社会组织对不少犹太人、特别是思想左倾的知识分子发生了重大影响。其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分子在德国上台，对德国及其侵占国家的犹太人大肆屠杀，罹难者有六百万之众，占当时世界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以色列文学中，以这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为题材，出现了揭示犹太

民族悲苦命运的独特文学流派——“大屠杀文学”。其五，从1948年到1982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先后发生五次规模不同的战争。战争不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以色列各阶层对战争的看法不尽相同，对吁求解决阿以冲突的中东和平进程也存在不同的主张。这些在以色列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六，以色列文学既承袭了历史悠久的希伯来文学的传统，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同时，由于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移民国家，易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又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以色列早期的作家受俄罗斯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而六十年代以后，欧美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思潮则在以色列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总之，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经历极为独特，这就构成了以色列文学有别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学的极其鲜明的特点与个性。

作为以色列文学主脉之一的现代希伯来诗歌，由被称为“犹太民族诗人”的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发其滥觞，随后有索尔·切尔尼科夫斯基、阿维拉汉·本-伊扎克、戴维·沃杰尔等杰出诗人崭露头角。以色列建国之后，作为移民的犹太人同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在民族战争与建设新生活的活动中融合在一起，从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新的民族观念、新的艺术和审美情趣的诗人。其中最引人注目有耶胡达·阿米哈依、艾米尔·吉尔博亚、丹·佩吉斯、泽尔达·什纽尔森·米什考斯基。七十年代之后，出现许多土生土长的以色列诗人，其中的佼佼者有迈尔·威泽蒂尔、约翰·瓦拉赫、艾哈隆·沙布泰。他们运用越来越纯熟的现代希伯来文，创作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别于前人的大量诗歌作品。

作为以色列文学另一主脉的是小说。在希伯来文学中，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的。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陆续引起人们的注意。二十年代登上

文坛、六十年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莫尔·约瑟夫·阿格农是其中最卓越的代表。以色列建国后,同诗歌一样,小说创作日趋繁荣,新人不断涌现,接连推出佳作。有的文学史家将五十年来以色列的小说创作粗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色列建国初期的二十年。在这个时期,多数作家是来自欧洲、特别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犹太移民,少数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们大多在基布兹里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后来参加了以色列的独立战争。他们的作品富有强烈的民族复兴和民族立国的使命感。有的文学史家称他们为以色列"独立战争作家群"。本杰明·塔木兹、阿哈隆·梅吉德、伊扎克·奥帕兹、摩希·沙米尔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第二个时期是从 1967 年"六日战争"到 1982 年入侵黎巴嫩战争。这一时期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在以色列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他们亲身经历了三次阿以战争,形成了与前辈作家不同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和道德观。他们敢于大胆描写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凸现个人的作用。有的评论家称他们为以色列"社会生活作家群"。其中最有名的是约拉姆·坎纽克、阿哈隆·阿佩费尔德、阿莫斯·奥兹、亚伯拉罕·约书亚、约书亚·肯纳兹。第三个时期是从八十年代初至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批东方犹太作家和女性作家在以色列文坛上崛起。他们对犹太民族的命运也极为关注,但写作上大多采取西方流行的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萨维昂·利布莱希特、奥丽·卡塞尔-布鲁姆、叶胡迪特·卡切尔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样三个时期的划分,只是从作家群的形式及其主要创作倾向上来说的,并非没有争议。实际上,以色列文学的历史太短,不少作家实际上跨越了其中两个甚至三个时期。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亚洲东西两端的两个古老的民族,都有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但是,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这

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长期受到阻隔。八十年代末,中国同以色列的关系开始改善。1992 年初,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此,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一些作品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但是,就我所知,这些被介绍过来的作品大多是单本形式,还没有较系统地以多本丛书形式出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提出了出版以色列文学丛书的设想,得到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大力支持。经过反复协商,双方同意用几年时间,把以色列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有计划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他们对以色列文学发展的概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在实施这项计划的过程中,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洪安南副社长和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所长尼莉·科恩女士都希望我来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我在中国同以色列建交过程中曾奉命多次访问以色列,同以色列的政治界、经济界、文化界人士多有接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结识了科恩女士,并同她探讨如何把以色列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但是,说实话,我对以色列文学了解不多。因此,真的要担负起这套丛书的主编之责时,我确实感到有点惶恐。我惟愿认真把这套丛书编好,以不辜负他们的信托和希望。

这套丛书的选本大多是由希伯来文转译的英文本,个别是由意第绪文转译的英文本。不少英文译本中夹杂着一些希伯来文、意第绪文、阿拉伯文,甚至法文、德文、拉丁文词汇或语句。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研究所、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和我国一些以色列和中东问题专家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丛书的编选和翻译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尚祈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2000 年 7 月 30 日于北京新华园

第一部　铁道街

一

晚上八点整，哈达萨·弗里德曼家大房间里的那座挂钟开始响了起来。

老师博罗考夫暗自思忖，要是那个醉鬼弗里德曼不突然出现就好了。

哈达萨的爹是个酒鬼，每天夜里，他在移民区和车把势们喝过酒，摇摇晃晃地回到家。多数情况是由两个身强体壮的车把势架着，嘴里唱着大概是他所会的惟一一首歌：

> 她有一只温柔的小手
> 没人敢
> 没人敢碰……

八点了，老师博罗考夫同哈达萨·弗里德曼面对面坐在大房间的桌子旁边。哈达萨低垂眼帘冲着桌子，博罗考夫手里拿着帽子不知该说什么。他对面的墙壁上，挂着哈达萨母亲的一幅大照片，镶在装饰精美的镜框里。她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吃块儿糖吧，博罗考夫先生。”哈达萨手指着绿玻璃托盘说。盘子里装满了酸糖，旁边放着一碗冬天剩下来的橘子。

博罗考夫把帽子放在桌子上，两只手指小心翼翼地夹起黏糊糊的一块儿糖，微笑着向哈达萨表示谢意。

"哈达萨小姐，听说你找到了工作，说是在移民区?"博罗考夫老师说。

哈达萨轻轻一笑，说那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工作。糖果厂的一位女工病了，生病期间她的工作由哈达萨来做。酸糖是从工厂带回来的。星期五，工人们可以带一些酸糖回家，出来的时候要被搜身，确信他们有没有偷其他的糖果。

老师博罗考夫说："外面星斗满天，花园里鲜花盛开，那气息令人心醉。"

哈达萨说："是啊，博罗考夫先生。橘园里也开花了，果树上的花很快便会脱落，将会有一次巴伦西亚新的收成，在包装棚里干活包水果。"

"我喜欢自然。"博罗考夫说，又从盘子里拿了一块儿糖。

"博罗考夫先生，要不要喝茶?"哈达萨问。

后门口响起了脚步声。哈达萨的爹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两个车把势在两旁架着他。

"她的嘴唇造来是为了亲吻，快乐甜蜜的青春少女，噢，妈妈，快乐甜蜜的青春少女!"醉汉大吼着。

两个车把势向哈达萨表示歉意，接着急急忙忙穿过厨房溜走了。老师博罗考夫站起身，走向书架，拿起一本小书开始读了起来。哈达萨走进卧室。

"哈达萨，记住你娘啊，"老人号啕大哭，"永远记住她，记住她怎么整天价作饭，缝缝补补，收拾屋子，照看山羊。记住她有多疼我。"

哈达萨回答说："是的，爸爸。睡觉吧。"

博罗考夫在房间里来回溜达。他停在大钟前，掏出手表，对

了一下。

哈达萨回到大房间坐下来。博罗考夫手拿帽子坐在她的对面。卧室里传来歌声，不时被沙哑的呜咽声打断：

“噢，妈妈，她的嘴唇造出来是为了亲吻……”

哈达萨站起来，关上房门，回到桌子旁边。“书教得怎么样了，博罗考夫先生？”她问道，“吃个橘子吧。是去年冬天的。就像刚摘下来时那么新鲜。”

她从碗里拿出一个橘子，开始灵巧地剥起来。一条又细又长的橘子皮顺着刀子掉到桌子上。她轻轻地转过头，目光里流露出赞赏的笑意。

“哈达萨小姐，夏天就要来了，在我们的胸中唤起新的情感。冬天里男人整天死板板的，可到了夏天一觉醒过来。”（他抬高声音强调所说的话）“关注起人与世界的美。胡狼在橘园中嗥叫，在妇女培训农场中，姑娘们唱起俄国歌曲，一直唱到深夜。”

“在培训农场中，”哈达萨说，“她们播下新的种子，给树木施肥，劳动让姑娘们心花怒放。她们的脸庞在阳光的映衬下红扑扑的。她们白天干活，晚上读诗，读希伯来文报纸。”

哈达萨用刀背儿刮下橘子上的白色衬皮，把橘子掰成两半，用力拨出橘子核儿。博罗考夫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在陈放在餐具柜上的银烛台面前停下脚步。银烛台已经变形，上面雕刻着玫瑰和一串串葡萄，他背对着哈达萨，白皙的指尖儿敲着雕花图案。

“感情，”他说，“一旦成熟，就渴望着爆发出来，就像是夏末葡萄内的琼汁。”

哈达萨说：“博罗考夫先生，你说话像个诗人。”

老人在隔壁房间里又开始唱了起来：

可那个夜晚如此晴朗，
夜色来到了身旁，
她把心全掏给了他，
她把心全掏给了他，
噢，妈妈……

博罗考夫转过身，看着哈达萨。她垂下眼帘。他从绿托盘里拿出一块儿酸糖，坐在她对面，双手捧着帽子，大座钟又敲了一下。

九点了，博罗考夫戴上帽子，离开了这座住宅。虽然已经是夏天了，但哈达萨还是关好窗子，拉上百叶窗。一会儿工夫过后，房子里的灯熄灭了。移民区内的街灯亮着，妇女培训农场里，一阵轻柔的歌声飘向夜空：

她有一只温柔的小手，
没人敢
没人敢碰……

二

“哈伊姆，把钱付给那个外族人，让他滚蛋。通宵跟他争论价钱会让你受不了的。”布拉卡·韦斯说。

他们站在铁道街上新居的院子里，东西仍然放在马车上，阿拉伯赶车人一定要他们答应自己索要的价钱，才肯把东西搬下来。哈伊姆·韦斯抑制不住满腔的怒气。阿拉伯人正在坑骗他，他没法和他说话，告诉他一是一二是二，这些似乎还不够，老婆还要用她的失败感把事情搅得更加糟糕。

哈伊姆·韦斯又矮又瘦，脸像三角架似的架在颅骨上，眼睛不大，但却炯炯有神，充满了活力。凸出的颧骨和宽阔的前额使他的表情显得冷静而和蔼可亲。

巴特谢娃出来为父亲辩护，争论说不能让阿拉伯人就这样坑骗他们，坑一个便士也不行。她姐姐利娃没说话。哈伊姆·韦斯脚踏干燥的红土，双眼紧盯着马车。

“要是经纪人兰弗斯在这里替我同车把势辩论的话就好了。兰弗斯一定能够占上风，那是毫无疑问的。”

博罗考夫老师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在大路上，他步态整齐，犹豫不定的稚气目光盯着地上。他走过铁道街，穿过铁道，在通向橘园和韦斯买下的那座孤零零房子方向的那条布满尘埃的大路上，继续朝前走。

“我亲戚博罗考夫老师来了，”韦斯凑近巴特谢娃的耳边说，“他什么忙也帮不了。他所能做的无非就是和车把势讨论伊斯兰教教规。”

巴特谢娃大笑起来，姐姐利娃也跟着她笑。只有老太太布拉卡·韦斯看着那个人朝他们走过来。她脸色发黄，透着痛苦。

博罗考夫走到门口时，显得有些窘迫，粉红色的双颊羞得更加通红。他的脸像孩子的那样饱满细嫩，只要一开口讲话，双颊就开始发烧。

天气闷热潮湿，地上冒着热气。韦斯拉着博罗考夫的胳膊，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们。博罗考夫同她们一一握手，问大家为什么东西还放在车子上，怒气冲冲的车把势用身体挡住了去路。

布拉卡恳求他，：“博罗考夫先生，帮帮我们的忙吧，跟哈伊姆解释一下，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站上一整夜等着外族人同意降低提前就谈好的价钱。”

哈伊姆气呼呼地插了嘴。

“她在说什么呢？她并不理解对我来说钱不是问题。我们不能让他们欺骗我们。他们一旦开始欺骗我们，最后就会抢夺我们的土地。”

博罗考夫局促不安地站在那儿。车把势突然也大吵起来，开始向博罗考夫谈起自己的理由。

“要是兰弗斯在这里的话，一切都会好的，”韦斯叹了口气，“那个兰弗斯……”

博罗考夫恢复了镇静，和阿拉伯人退到院子的一角儿，开始用手势同他交谈。

“那样做我也会！”韦斯叫道，姑娘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利娃和巴特谢娃姐妹依旧穿着从国外带回来的衣服，大汗淋漓。巴特谢娃二十出头儿，利娃稍大几岁。她们都随父亲，个头儿不高，长着父亲似的三角儿脸，但巴特谢娃的眼睛像妈妈，灰蓝发亮。

她们的母亲坐在院子里的一块石头上叹气。她面色苍白，佝偻着背。

韦斯又一次走近阿拉伯人，把他和博罗考夫分开，试图用瘦骨嶙峋的双手同他交谈。阿拉伯人对整个事件感到厌倦。他气呼呼地冲到马车上，开始把东西狠狠地扔到地上。布拉卡开始为损坏了她的东西伤心，但是没人注意到她。他们都吃惊地紧盯着阿拉伯人。包袱和一捆捆东西一个接一个被猛烈地扔到地上，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翻滚，散得到处都是。

赶车人卸完东西，跳上车，狠狠地咒骂着，吐着唾沫，扬鞭抽马，闹哄哄地飞跑而去。

布拉卡·韦斯站了起来，开始将扔得到处全是的一捆捆东西捡起。姑娘们不再吃惊，爆发出大笑。博罗考夫无法理解她们

在笑些什么。

“天哪，有什么好笑的？”韦斯叫喊着，但是也不情愿地笑得合不拢嘴，“对他们就得这样。让他们知道谁在这儿说了算。我们不能让他们偷走一个便士。”

姑娘们笑个不停，边笑边向博罗考夫投去羞答答的目光。他奔向一个沉重的板条箱，一把将其抓住，转脸朝着她们使劲儿迈开大步向后拉。接着又把箱子放下，用手绢擦着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

多数东西已经搬进屋子之后，经纪人兰弗斯笨重的身影出现在路上。

兰弗斯又矮又胖，两道浓眉会合在深度近视眼镜下，又从额头的一侧伸向另一侧。在移民区，人们说他什么都懂，知道怎么说话，了解最新科技革新。他的头已经开始谢顶，但还没有出现灰发。上唇正中与鼻子之间是一小撮儿整齐的胡须，夏天他戴的浅色草帽总是干干净净的。

他短粗的双手既灵敏又令人信服。移民区的人们说他和他父亲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已经去世，留下他照管他的寡妇妈。年轻的兰弗斯接管了父亲的生意。以前父亲的顾客如今又奔他而来，想去耶路撒冷读书的愿望全部消失，他也不再想大学学位的事，甚至取笑年轻人的愚蠢行为，而自己就是奇迹般地被从这种愚蠢的行为中解救出来的。

兰弗斯擦过模模糊糊的眼镜，从远处朝韦斯和博罗考夫微笑，样子显得挺满意。

“怎么啦？”他走到门口问。

姑娘们立即大笑起来，可兰弗斯并没有失去镇静。

“我瞧见博罗考夫老师忙不迭地在我前面赶到这里来。”他说，礼貌地微笑着。

哈伊姆·韦斯拍拍双手抖掉灰尘，用袖子背儿擦擦眉毛。小黑脸儿在下午令人透不过气的闷热中闪着亮光。

"挺遗憾，兰弗斯先生，你没早点过来，"博罗考夫老师说，"我们本来是能够得到你的建议和帮助的。"

"博罗考夫先生，"经纪人眨眨眼睛说，"生意是生意，家庭是家庭。"

他朝周围看了一下，笑声还没有消失，他把头转向韦斯太太问，"韦斯太太今天感觉怎么样？"

布拉卡冲他淡淡一笑，韦斯抢在布拉卡向兰弗斯道谢并回答他的问话之前，把兰弗斯拉到一边，两个人在一起嘀咕了好一阵子。

之后，兰弗斯立即动身离去，但是没漏过同大家一一握手，向他们祝福，希望他们在眼下这个住处、还算比较好的房子里生活下去，日后请他来和他们一块儿喝杯酒，又神秘地看了看两个哈哈大笑的姑娘。

慢慢地房子开始看着像个家了。墙上的白涂料已经开始剥落，但韦斯先生并不因此不安。

布拉卡对博罗考夫说，"姑娘们有些反常。她们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一切对她们都如此新奇。"

"她们非常了解发生了什么事，"韦斯满不在乎地说，"至于你，布拉卡，最好给我们烧杯茶。我们今天干活啦！"

"机器哪儿去了？"布拉卡叫道。

"什么机器？"博罗考夫机警地问。

姑娘们憋住笑声。她们肩膀挨着肩膀，身体轻轻摇晃着。

"煤油炉儿，"韦斯解释说，"哪儿去了？是你自己从那个异族人手中接过来的。"

"没有噢。"布拉卡说。

"是在院子里,你不记得了?"利娃问道,止住了笑。

"刚刚她还把煤油炉儿拿在手上,一转眼儿就不知道放在哪儿了。"巴特谢娃喘着粗气,抱怨道。

"煤油炉在哪儿?"韦斯勃然大怒,他声音尖利,颤抖中夹杂着愤怒,整座房子陷于一片宁静。博罗考夫老师走到外面,在院子里踅摸了一阵子,回来时拿着两个煤油炉儿。利娃往炉子里倒上煤油,布拉卡在她的新厨房里泡茶。

厨房是个窄小的小屋,木制墙壁被烟熏得黑糊糊的,上面涂了一层褪色的油漆。靠近屋顶的地方有一面小窗子,俯视着前面的院子。房子造好后,厨房由走廊同其他房间联在一起,走廊上铺着木制地板,通向大房间旁边封闭着的门廊。

四个人围着桌子坐下,这张桌子经历了漫长的旅行才得以在这座房子中安放下来,他们一口一口地抿茶,嘎吱嘎吱地嚼着布拉卡用小水晶盘端给他们的糖块儿,痛痛快快地出着汗。博罗考夫开始用帽子扇他的脸,但姑娘们盯住他大笑,他于是停了下来,任汗水顺着脖子流淌下来,把衣服粘在身上。

"这个兰弗斯是谁?"布拉卡的问话打破了沉寂。她的目光一直没离开博罗考夫老师。

"一个和所有经纪人一样的经纪人,"老师说,"也许比多数人要诚实正派一些。"

"他吓了我一跳。"布拉卡说。

"你这就受惊了?"巴特谢娃尖刻地说。

"我什么也没说,"布拉卡开始自卫,"我只是说他吓了我一跳。他镜子后面的那双小眼睛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坏。他那样子像是在踅摸着什么东西。"

"所以可别嫁给他。"巴特谢娃和利娃异口同声地说,又一次爆发出一阵大笑。

韦斯不耐烦了。“够了!”他大声喊着,“你们没事干噢? 去把房子收拾干净点儿。这地方需要清扫。整整一年没人住了。”

布拉卡摇摇头,叹了口粗气。博罗考夫站起身,戴上帽子。韦斯表示抗议:

“干嘛这么着急? 现在我们可以在自己家里招待你了。”

“在我们的住宅。”布拉卡·韦斯纠正道。

丈夫怒不可遏地看了她一眼。博罗考夫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随后,韦斯陪他一起走向大门口。

“博罗考夫,过来看我们噢。别忘了,血浓于水噢。”

博罗考夫老师没说什么。他挥手告别,退到尘土飞扬的大路上,眼睛一个劲儿看着地上。

“人品高尚噢,”布拉卡充满热情,“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一个极好的人。”巴特谢娃宣布说,夸张地滚动着眼睛。利娃笑了。

“可怜的人。”布拉卡说,“你们甚至不知道知识分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们怎么会知道呢? 在你们爹爹的家中,你们一个知识分子也没见过。”

现在该轮到韦斯为自己防卫了,他要描述那些巨大的河流,将他家木材从国家这边运往那一边;讲述当地人对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可这次他却选择了保持沉默,这样一来,使得布拉卡没有机会详细叙述为她自己家族带来辉煌的一代代拉比和圣贤。

与此同时,夜幕降临,新住宅逐渐变得狭小而灰暗。布拉卡坐着叹气,直到众人离去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个人。随后,她站起来,开始准备睡觉的房间。住宅周围的橘园中传来胡狼合唱队的哀号;它们就在窗下哀号着,她的血液凝固了。白天的热气炽烤着房子,可她的身子却在遮住头的毯子下冷得发抖,她说自己

就要死了。

家里人们听惯了这样的谈话。布拉卡说房子孤零零的，阿拉伯人当夜会来把他们杀死在床上，尤其是被他们骗取了正当费用的那个马车夫。她也不喜欢经纪人兰弗斯。兰弗斯和他脸上那双滴溜溜转的小眼睛似乎在踅摸什么。他会欺骗他们，掠夺他们，使他们破产。他们甚至连回家的钱都不够了。他们应该在最一开始就存下一笔钱，这只是为了稳妥起见，这样他们至少有钱维持家里的生活。

“那个杀人犯把我带到这儿，要把我葬在这里。”布拉卡说。

韦斯一下子失去了耐性。他那皮包骨的身子蓦地义愤填膺，他挥了挥手，大骂他的妻子，直到她沉默下来，轻轻地呜咽，用毯子的一角儿擦眼泪。

博罗考夫老师来到移民区的中心地带。在雅德尼小店旁边的“职业介绍所”里，弗里德曼喝得烂醉瘫倒在人行道上，他的车夫朋友围着他拍手跳跃。博罗考夫想走近弗里德曼，将他扶起，把他搀回家，回到哈达萨身边。一股对整个世界的强烈热爱之情突然间冲击着他，但是耻辱感却占据了上风。有那么一刻，他就要冲进车夫圈了，可是伸出的胳膊却在半空中凝固，他的心脏急剧地跳动起来，直至双膝无力，气喘吁吁。

合唱队开始嚎叫：“啊，妈妈，她的嘴唇造出来是为了亲吻……”他拔腿跑掉了。

雅德尼的酒店弄得整个移民区酒气弥漫，还夹杂着汗臭，可是雅德尼本人却笔挺地站在柜台后面，一尘不染，他蓄着白胡须，简朴得像个和尚。

三

寡妇兰弗斯往他们的杯子里倒进烈酒。他们叮当碰杯，兰弗斯掏出一包价格昂贵的香烟放在桌子上。韦斯自己没去拿烟。兰弗斯本人抽烟抽得很凶。下嘴唇上总是插着一根烟，他把烟灰吹到衬衫上，而后再小心翼翼地将烟灰抖掉，那情形真好像是父亲站在了眼前。清晨，住宅里依旧静悄悄的。寡妇兰弗斯问韦斯他们的新居安顿得怎么样了。

“我还没碰到有同兰弗斯打交道不满意的人，”她说，“有时我想他这样做是为了来世有好报。他爸爸也一模一样。”

寡妇兰弗斯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举止高贵不凡，也和儿子一样戴着深度近视眼镜。

兰弗斯说：“韦斯先生，祝你们好运。这个移民区需要更多像你们这样有东西奉献给它的人。你们哪里知道有多少流浪汉来到这里，他们身无分文，连件衬衫都没有，抑或缺少知道怎么干活的一双手。”

他沉默下来忙着处理桌子上的文件。接着，便找了一个借口，出去了一会儿。

老太太立即坐到儿子的椅子上，对韦斯说：

“他有一个十分精确的数学头脑。要不是他爸爸去世了的话，他一定会到耶路撒冷去，成为一名教授。你的女儿们都好吗，韦斯先生？她们对这个国家和这里的气候习惯了吗？”

兰弗斯回来了，他头上戴着浅色草帽儿，手上拿着手杖。韦斯很不情愿地站起来，向老太太告别，和经纪人一起走了出去。外面热风十分凶猛。兰弗斯的家坐落在大犹太教会堂广场的对面。这是一座四四方方的住宅，屋顶上的红瓦已经褪色。两棵

高大的棕榈树像侍卫般伫立在大门两旁。

街上几乎空无一人。热风吹起周围的尘土,卷起阴暗昏黄的旋风。住宅懒洋洋地立在那儿,百叶窗关闭着,住宅前面是一排排高大的树木,四周环簇着葡萄藤、西番莲、密密层层的黄灿灿忍冬和茉莉花丛。

大市场旁边那条路的拐弯处,出现了一个骑着毛驴的阿拉伯人,他身子微微晃动,叹了口气,轻轻地唱着歌,用鞭子拂去脸上的飞虫。

街道上死气沉沉的景象使阿拉伯人心中抑郁闷闷不乐。

"当你在铁道街上买下这座房子后,"兰弗斯说,"我顿时知道你也会买一座橘子园,立刻想到恰好在你房子对面老莱文的那座橘子园。"

"他干吗要把橘子园卖掉?"韦斯问。

"莱文有很多橘子园,这是最大的一个。他需要钱,所以才把它卖了。"

"我长这么大也没看见过一个橘园,"韦斯抱怨说,"我对它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怎么着手管理。"

"找个监工吧,很多人都这么做,你不是头一个。"

"这里最安全的谋生方式是什么呢?"

"你会发财的,韦斯先生。这座橘园年头不多,种植得挺好。"

"不管怎么说,土地总是土地。"韦斯自我安慰道。

"那当然。"

"也许你可以给我派一个监工?"

"看看吧。"韦斯说。

"据说监工是一群骗子。"韦斯说,直视着兰弗斯的小眼睛。

莱文老人在市场上等候他们,身边是他的毛驴。兰弗斯介

绍他们认识。莱文是个老头儿，他满脸风霜，头发稀疏灰白，双手宽大，结满老茧，毛驴和它的主人一样苍老。莱文骑着毛驴跟在他们身后，高傲，忧郁，一言不发。

整整一路莱文也不和他们说一句话，但时不时用阿拉伯语令人费解地喃喃自语。韦斯不以为然地看看他，暗自发誓说自己永远也不骑毛驴。他默默地向兰弗斯致谢，兰弗斯把住宅旁边的果园卖给他，使他不至于骑毛驴来愚弄自己，不至于去照看牲畜。

韦斯在向兰弗斯咨询并决定买下橘园之前，并没有留意新住宅四周一片片墨绿的丛林。现在，有兰弗斯在身边陪伴，有他那鼓励的微笑，有他们身后骑着毛驴的老人，他如饥似渴地望着烟尘四起的大路尽头，望着那阴凉的橘树荫。

与此同时，他努力抑制自己的激动之情，向兰弗斯讲述木材的事，讲述它顺着河流漂下的情形，讲述他们出租的森林，讲述夫人家名藻显赫的家族。兰弗斯对这些没流露出过多的兴趣，只是礼貌地问了几个问题。他们来到莱文的橘园，老人从驴背上跳了下来，朝阿拉伯门卫点点头，打开门，说了声：

"就是这里。"

简直像一个人摆脱了沉重的负担。

韦斯走向一棵树，轻轻摸摸树皮。

"这个我懂，"他说，拳头敲着树干，"可这个却不懂。"纤细的手指摸了摸树叶底下的一个绿球。

韦斯用尖指甲划了一下球身，闻了闻那果实。

"人间天堂啊。"他吁了口气。

莱文想张开嘴巴说些什么，但这对他来说太费劲，于是他便改变了主意。韦斯想要他说点儿什么，但是兰弗斯却似乎不急着去引老人开口。他正忙着做一个没完没了的计算。莱文靠在

一棵树上等着。他又张开嘴巴一口气说出：

“愿我所有的敌人都出卖这样年轻、种得这么好的果园。”

“不要紧，”兰弗斯对神色惊慌的韦斯说，“他只是想赞美他自己的橘子园。”

“不，”莱文说，“这儿从来也用不着肥料。”

他朝一个树坑弯下腰，抓起一抔松软的土。

“这土有多棒，瞧瞧，瞧瞧！”莱文冲他们尖声喊道。

“韦斯先生说一切都用现金支付。”兰弗斯朝老人的耳朵大声说。

“当然了，”莱文老人说，“都是年轻，年轻上好的树木。现在正是到了结果最多的时候。”

韦斯一把拽住兰弗斯的衣袖。

“不要说现金的事。先让他降低点儿价钱。”

经纪人的脸沉了下来。

莱文嘟囔着：“没错儿，我从你父亲手中买下这座果园，但那时候没有果园，只有石头和荆棘。我全凭自己，凭着两只手把它种植出来。我用新树把老的全换了。”

韦斯让兰弗斯去讲价，看看是不是合理，并且保证自己不出来干预。从果园的门口，可以看到山坡上自家住宅，低矮而孤零零的。他不知道姑娘们得知买下橘子园这一消息后会怎么样。他得在住宅四周栽种树木。

兰弗斯和聋老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谈判。莱文一分钱也不肯减，兰弗斯似乎一点也不为韦斯的利益去争。韦斯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但是他决定等待看事情的发展。兰弗斯耸耸肩膀，建议韦斯自己试一试。但是韦斯却一声不吭，他拿定主意，不管价钱多少，他都要将橘子园买下。

聋老头骑上他的毛驴，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韦斯突然感

到一阵恐惧。他想立刻就在果园里开始干活，免得一切没人照管，遭到毁坏。兰弗斯显得挺满意。老人骑在驴背上摇晃着身子，他叹了口气：

“我所有的敌人都应该卖掉橘子园，去换不中用的钱。”

经纪人安慰韦斯，恳求他别为老人的话害怕。他向韦斯保证马上给他找个诚实可信的监工。

莱文在他们身后抱怨，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兰弗斯大笑起来，说：“莱文，上午好。”

韦斯冲经纪人微微一笑，满怀深情地抓住他的胳膊，说道：

“我相信一切都会解决，一切都会圆满解决的。干吗不进来喝些什么？”

兰弗斯很忙。韦斯拐向通往自家住宅的那条路。兰弗斯和莱文在灰尘四起的路上继续朝前走，穿过铁路，拐到铁道街上。韦斯站在大门口，望着又矮又胖的经纪人用灵敏轻快的手势同骑着驴子的老人说话，试图想搞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热风的呼啸声削弱了他的听力。那两个人甚至都没有转过身来瞧瞧他是否还站在那儿。

走进住宅时，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激动：

“姑娘们，咱们有橘子园啦。就在这儿，离家不远。”

布拉卡叹了口气。

博罗考夫老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除了中午到移民团吃了点东西，他一整天也没有出外活动活动。这是个漫长的假期。日日夜夜都显得很漫长，住的房间令他昏昏欲睡。他从书架上取下来几本书，但是却读不下去。宽大稚气的面庞显得挺疲倦，胡子也没刮。乌黑的鬈发凌乱不堪。字母不听他眼睛的使唤，内在的意志力枯死了。他躺在床上，书打开着摆在眼前。他一

遍遍地重读一个相同的段落，努力集中精力，但白费力气。他的思想一片空白。

女房东敲了敲门。

“博罗考夫先生，”她说，“干吗不开灯呢？摸着黑儿读书会毁眼睛的。”

房间里的确一片漆黑，他竟然没有注意到。他谢过房东，请求她的原谅，脸涨得通红，继续摸黑儿躺着。一股轻柔的夏风吹进窗子，拂动着窗帘。

要是他是个诗人该有多好。要是他能够将哪怕是一点点心之所思，将自己几乎无法理解的东西，写在纸上，该有多好。他大概生病了。可他的前额却凉丝丝的，喉咙和腋窝也凉丝丝的。房东女儿正在弹钢琴，但是那乐曲一点也没有驱除他的惆怅。

他下了床，打开电灯。街灯也亮了起来。他望着窗外，希望看见一个朋友，或者是看见一个熟人。他走到墙角，拿起水瓶，给自己倒了杯水。

他刮了刮脸，精神振奋地回到房间。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走出家门来到大街上。他并不知道去往哪里，可是他的双脚却知道。十分钟后，来到了哈达萨·弗里德曼的家门外，房子里黑糊糊的，百叶窗关闭着。文化委员会办公室也关了门，他没有钥匙。反正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也没有工作。

在小城的中心地带，在雅德尼小店的旁边，马车夫们已经聚集到了一起，可是弗里德曼还没喝醉。老人在人行道边儿的一块石头上，对朋友们讲的笑话不屑一顾。

“今天晚上一切都跟我过不去。”博罗考夫想，一股自怜之情从心中涌起，令他热泪盈眶。

他开始沿着铁道街行走。走到铁路的一侧，他疑虑重重，慢慢地止住脚步，踅了回来。

四

布拉卡·韦斯的病全好了，终日在住宅中忙来忙去。房子对于它的居住人来说过于狭小，这意味着她得多做许多事。

一天晚上，有人敲门。尼哈玛家的巴鲁赫羞羞答答地站在门口。兰弗斯派他来到韦斯的新橘子林做管理员。韦斯把他让进门，请他坐下。

巴鲁赫长得高大健壮，夏天的日光把他的脸晒得黝黑。一双小眼睛看不见睫毛，鼻子宽大、发红、长着雀斑。他最大的烦恼是他那双又大又宽的手。他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双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总是让这双手在绕着身体来回摆动，仿佛是在追赶那看不见的飞蝇，要么就是把一只飞蝇从他的鬈发中挤出来，而把另一只塞进衣兜里。

他坐在那儿好一阵子，什么也不说，紧张地等候着主人开始谈话。但是主人坐在那里，紧紧盯住他，好像他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巴鲁赫隔着裤兜捏了一把屁股，后悔不该听经纪人的话，来见韦斯。

“是噢，先生。”长时间的沉默过后，韦斯对巴鲁赫说了话。

“我叫巴鲁赫。”

“是噢。”

“尼哈玛家的巴鲁赫。”

“很好。”

“兰弗斯先生跟我说了，你知道……”

“兰弗斯先生跟你说什么了？”

“兰弗斯先生跟我说了这里的工作，我的意思是，在你的橘子林里当个管理人，他是这么说的。”

从一开始对此就了如指掌的韦斯，现在装着突然一下子看见了光明。他耸动着眉峰说，“啊哈……”

刚才为了稳妥起见，他急急忙忙地把女儿送出了房间。果然，从她们的屋子里传出了一阵笑声，韦斯立即把门关上。

巴鲁赫开始眨着眼睛。他鼓起勇气说：“你可以跟任何人打听尼哈玛的巴鲁赫，人家准告诉你。我会干活。以前一直跟阿拉伯人在米尔金的园子里干活，米尔金对我很满意。”

“你干嘛不跟他干到我这儿来了？”

“当个管理人。”巴鲁赫的小眼睛一亮，露出甜美的微笑，但是，他一下子想到问题后面的涵义，忙不迭地加上一句，“可即使当管理员，我也会干活的。不干活我活不下去。我得有事做别让这两只手闲着。”他伸出两只丑陋粗糙的劳动者的手。

韦斯什么也没有说，但嘴角上那丝嘲讽的微笑消失了。他忽然感到一阵伤心。

巴鲁赫觉察到了这一点，他说：“当一个管理员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我母亲也希望是这样。”接着，他为刚才说过的话、为提到了母亲而表示歉意。为纠正这种不好的印象，他说：“我母亲是尼哈玛。殖民团的人都认识她。”

这样做只能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巴鲁赫的双脚催促他起身离去。

但是韦斯决定雇佣他。首先，他意识到巴鲁赫头脑迟钝，不会骗他，而他却听说管理员们则是臭名昭著的骗子。而且，他也喜欢想同阿拉伯人一起干活的管理员。

“尼哈玛的巴鲁赫，跟我说你会不会栽树？”

“当然会了，韦斯先生。”

“明天早晨你可不可以过来，在院子里栽几棵树？”

“栽番石榴树吗？这儿的人都栽番石榴树。”

“别人栽什么就栽什么吧。我相信你。”

“韦斯先生，现在大家都把老树拔掉，栽上番石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愿意栽什么就栽什么吧。”

“可是我想栽你愿意栽的东西，韦斯先生。给我些钱在妇女培训农场买些树苗，明天上午我把它们栽在这儿的院子里。”

“周围栽种上松柏和花卉，知道吗？”

“知道，韦斯先生。还有那个工作……”

“什么工作？”韦斯问。

“韦斯先生，兰弗斯先生交给我的橘树林中的那个工作。”

“我想一下，明天告诉你。至于薪水嘛——我希望你别期望过高。”

“不行啊，韦斯先生。我养活我母亲，也许有朝一日我也会结婚的。她说我得有些存项。我已经盖了一座房子。”

巴鲁赫走了出去，在漆黑一团的院子里，他被石头绊了一下。他骂了一句，结结巴巴地道了声歉，急匆匆地返回家中。

韦斯心想，那个兰弗斯了解他正在做些什么。直至现在，一切都在平稳运行。他没有要骗我的理由。

姑娘们来到房间，脸上堆满了微笑。

“那位是我们橘树林中新的管理员，”韦斯说，“从今以后，你们和他在一起时得规矩些。兰弗斯派他来的，兰弗斯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兰弗斯的确知道他在做些什么，”布拉卡表示赞同，“他想把我们毁了，我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妈妈，你告诉我，我们到这里后你对什么东西说过好话？在这所房子，在这个国家，有没有一件东西让你满意？”巴特谢娃说。

"那个杀人犯把我带到这儿，要把我葬在这里。"布拉卡回答说，朝她的丈夫点点头。

韦斯离开房间。他在封着的门廊里放上一张桌子，上面放上纸张和笔记本，坐在桌旁计算，直至深夜。算账的时候，他发觉这样一个事实，他双手纤细，手指柔软有些女气。可是布拉卡却把这双手称作杀人犯的手。或许在移民区外面买下一座房子是错误的。布拉卡本来可以见到别的女人们，和邻居们聊天，少骂他几句。姑娘们也呆在家里，只见过神秘莫测的兰弗斯和博罗考夫老师——她们甚至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只要一看见他就拿他开心，此外没见过任何人。

姑娘们突然开始唱起歌来，那是她们小时候在家过安息日唱的一首歌。今天是星期四。她们怎么突然会想起了那首安息日唱的歌呢？

那首歌的旋律轻柔拖沓，布拉卡沙哑的嗓子也令人气恼地哼哼着，同她们一起唱。妻子年轻时有一副甜美的会唱歌的歌喉。韦斯突然变得浑身无力，纸从他的手里滑落下来。双眼一片模糊，觉得自己急切地想做些事，但不知道做什么。姑娘们还在唱着二重唱。她们无所事事，可怜的姑娘们。星期四晚上坐在家里，唱安息日唱的歌。这里的一切在他眼里显得都很陌生。是什么样的风将他和他的一家卷到了这个地方？

天热得透不过气，门廊封上了，但挡不住飞虫在墙上和灯旁飞来飞去。飞蛾，甲虫，蟋蟀，飞蚁。

他站了起来，脱下一只拖鞋，开始发疯似的在墙上猛敲。歌声停了下来，利娃跑到了门廊。"接着唱吧，利娃，接着唱。我不是想阻止你们。但是虫子飞得到处都是。"

利娃没有说话。

"得做点儿什么处置它们。"韦斯加了一句。

利娃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歌声没有再继续下去。房子里又一次安静下来，外面青蛙的呱呱叫声填充了这片虚空。布拉卡叹了口气，说阿拉伯杀人犯正在橘树林间和住宅四周游荡。

她们干吗不接着唱了呢？韦斯在门廊埋头算账的时候，愿意让巴特谢娃过来坐在自己身边。她可以坐在旁边织毛衣，要么就是读一本小说。这里比住宅的其他地方都要凉快一些。布拉卡在大屋子里铺床，姑娘们已经回自己的房间上床睡觉了。

"大罚者，当归咎于暴饮，狂笑，童年时代，一个个恶邻……"他想起了这句诗，但不知它出自何处，不知它是用来处置什么的。他筋疲力尽地闭上双眼。他从桌子上把纸敛起来，关上灯，走进了大屋子。

布拉卡在她的床上打着呼噜，这表明她的身体有所好转，睡得很香。肉体可以康复，但忧郁却从来没有消失。一阵和风悄悄地吹进窗内。他拉了拉被单，盖住妻子的肩头。她含混不清地嘟哝了一句，翻了个身。被单又滑落下来。他不去理会，回到自己的床上，立即沉沉地睡去。

黎明时分，院子里传来的砰砰击打声把他们吵醒。布拉卡从床上坐了起来，脸色苍白，嘟囔着：

"阿拉伯人！"

韦斯小心翼翼地打开靠床的百叶窗，喷薄而出的一道道霞光泻进了房间。巴鲁赫正站在院子里，精神抖擞地用锄头挖地。他看见窗子敞开了，便直起腰身，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

"什么时候了，巴鲁赫？"韦斯惊讶地问，有些生气。

"五点来钟吧，韦斯先生，"巴鲁赫说，"我正在为你昨晚说到的那些树挖坑呢。"

锈锡皮圈起的一棵棵树苗立在院子的角落里待命。

"深更半夜就把人家给吵醒了，可恶。"布拉卡说。

"巴鲁赫，天还没亮呢，是开始干活的时候吗?"

"是啊，韦斯先生，我总是这样干活儿。因为一清早天还不热，力气要大一些。"

"一会儿进来和我们一块儿喝杯咖啡。"

"多谢了，韦斯先生，但是今儿早上我已经喝过咖啡了。或许来杯冷水吧。"

他情绪高涨。扯开嗓子唱起一支欢快的歌，锄头在他的手上来回飞舞，劈干涸的红土就像劈黄油那么轻而易举。韦斯站在窗子旁边无法从这幅场面上转移自己的视线。巴鲁赫充满了自豪，他加快了速度。一个个树坑在他的锄头下裂开;他将坑边切圆，抓出一块块石头，用惊人的灵巧动作拔掉绊根草。

"早上好，巴鲁赫。"韦斯冷不丁地说。

"早上好。"巴鲁赫答应着，未停下手里的活计。

五

哈达萨·弗里德曼是她那醉鬼父亲的惟一女儿。她的母亲多年前便已去世，哈达萨几乎记不得她了。她没有固定的职业，冬天到移民区的包装棚里包水果，夏天除去某个自己找上门来的特殊机会外，她都呆在家里。没有人知道醉鬼弗里德曼和他的女儿靠什么为生。老人夜复一夜地把钱浪费在雅德尼的小店里，哈达萨并不加以反对。

哈达萨是个身材苗条的姑娘，一头乌黑的直发齐着脖颈。睫毛浓密，黑眸子炯炯有神。醉鬼弗里德曼和他女儿的住宅四周环抱着高大的松柏，前院有一座漂亮的花园。茉莉花爬向窗子，绿色的百叶窗总是漆得鲜鲜亮亮，晚上早早地关掉，即使夏天也是如此。

哈达萨有个朋友叫玛莎，是小纳波列昂的姐姐。玛莎在移民区的名声很不好，但哈达萨并不介意，因为玛莎是个好姑娘。玛莎在糖厂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她个子高高的，很瘦，色彩鲜艳的衣裙难看地吊在狭长瘦削的身子上。她的头发剪得很短，鼻子尖尖的，胳膊很长。她的父亲没有工作，家里全是大大小小的孩子。他们住在移民区东头一个破旧的包装棚内；母亲在大市场的屠宰场里拔鸡毛。

星期六晚上，哈达萨和朋友玛莎去往文化委员会的小屋，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条长凳的一头，玛莎焦躁不安地用眼角扫视着四周。哈达萨搞不清玛莎究竟怎么了，她为什么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来参加文化委员会的集会，丝毫不理会人们的闲言碎语？她干吗总是出现呢？

博罗考夫老师登上木制讲台，哈达萨的脸红了。博罗考夫用手捋平他那难以梳理的鬈发，乌黑的大眼睛为他宽大、幼稚的脸庞蒙上一层朦胧的暗影。哈达萨听不进去他在说些什么，可是他那温存的口气、清晰柔和的声音、优雅的发音仿佛细浪轻抚她的后脖颈。他一只手轻轻抚摩自己的鬈发和后颈，另一只手在空中画着问号，并作出庄严的警告。

博罗考夫老师讲完话之后，大家都站起身来鼓掌，喊着有关希伯来人劳动问题的口号。博罗考夫激动欣喜地涨红了脸，从小讲台上跳了下来，接着他又登上讲台，喝了一点仍然摆在桌上眼镜左边的茶水，又神情严峻地跳了下来。

听众继续就劳动、农民、阿拉伯人等问题呼喊着。哈达萨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她忽然发现旁边玛莎的座位空了。她惊奇地四下张望，看见她的朋友站在大厅角落里一群男孩子中间，他们同她调笑着，拧着她那皮包骨的双肩。

哈达萨羞愧难当，但是反复对自己说玛莎是个好姑娘。

就在此时，博罗考夫老师朝她走了过来，演讲带给他的激动依旧未消，他喘着粗气。哈达萨坐着的长凳空着。一个小伙子拿着口琴开始演奏，可几乎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人们在各个角落里忙着说话争吵。博罗考夫问哈达萨可不可以坐在她身边，哈达萨以点头和微笑作答，博罗考夫挨着她坐下。

博罗考夫老师说："我以前从没有在文化委员会见过你。"

哈达萨说："我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和朋友玛莎一起来。"

她低沉的声音给口琴的噪音淹没了。博罗考夫重又忧心忡忡地说："我以前从未在这里见过你。"

"博罗考夫先生，"哈达萨说，"你今天晚上讲话的方式非常独特。"

"哈达萨，谢谢你，"博罗考夫说，"我们总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他沉默下来，盯了他一会儿，说："这里很闷热，吵得人耳朵都快聋了。我快听不见自己说话了。"

哈达萨将双手交错紧握在一起，接着又将手伸开，好像在问：谁能怎么样？她的眼角瞥见玛莎正在大笑不止，激动地尖声叫喊。玛莎色彩鲜艳的连衣裙在小伙子们洁白的安息日服装中格外引人注目。

博罗考夫老师说："现在外面挺凉快。塔木茨月的夜晚。"

他站了起来。人们开始伴着口琴吹出的曲子跳起舞来，一股强烈的尘土味儿、汗臭味儿弥漫着整个大厅。哈达萨也站了起来。他先于她走了出去，到外面等她。这是个明澈、美好的夜晚。

夏夜多明朗……

夏夜多非凡……

夏夜的皓月多皎洁，
夏夜的星光多灿烂，
夏夜……

博罗考夫压低嗓子唱着，不好意思地朝哈达萨微笑。

“博罗考夫先生，”哈达萨说，“我们把玛莎丢在里面啦，她一定在找我们呢。”

在奠基者街米尔金家漂亮的住宅外面，他们止住了脚步，博罗考夫悄声说：“哈达萨，哈达萨·弗里德曼！”听到他话音中那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口气，哈达萨大吃一惊。

大花园的观赏树木和花坛中飘来阵阵温馨、醉人的芳香。博罗考夫想起哈达萨窗边的茉莉花丛，他的心一紧。

“哈达萨，哈达萨……星期六晚上我从来没有在文化委员会见过你。我在那儿从没看见过你。我怎么没看见过你呢？”

他们继续沿着宽敞的街道向前走去，这条街一直延伸开去通向立有水塔的小山。奠基者街上的住宅优美雅致，坐落在一片花坛之中，街道两旁是栽种着棕榈树的林荫道。哈达萨身穿一条轻巧的夏季短袖连衣裙，水塔边的小山上吹起一阵凉丝丝的微风。

“你的亲戚还好吧，博罗考夫先生？”她问。

“耶迪德亚，请叫我耶迪德亚吧，哈达萨。”

他伸出手来用手指抚摸她光滑纤细的手。哈达萨说：“天晚啦，耶迪德亚先生，我爸爸一个人呆在家里。他一定着急了。”

但他们没有回家，而是走下小山，走进毗邻也门居住区的一大片沙地。风吹乱了哈达萨乌黑的直发，掀起了她的裙摆。他们在一棵孤树旁停住脚步。哈达萨靠在老无花果树的树干上，向下拉着裙子，不让风将它吹到膝盖上。

博罗考夫老师抱住哈达萨，把他紧紧拥在胸前，亲吻她的双唇。哈达萨放下裙子，抬起双臂，笨拙地拥抱博罗考夫，她没有设法去绕住他宽大的身体。

也门区里传来驴叫，声音在平坦空旷的平原上回荡。博罗考夫的上嘴唇激动地颤抖着，说话声听起来像是在呜咽。

“温柔、善良的哈达萨，”他在她的耳边轻声说，“哈达萨，我可爱、淳朴的哈达萨……”

“你说话像个孩子，博罗考夫先生。”哈达萨说着，抚摸他柔软、温暖的前颈，抚摸他从敞开的衬衣里袒露出的胸膛，那胸膛也是光滑的，柔软的。

博罗考夫悄悄地说：“还早呢，哈达萨。这毕竟是星期六晚上。”哈达萨说：“我爸爸一个人呆在家里。他自己是不会铺床的。”

他们又一次吻了很长时间，博罗考夫给哈达萨讲了许多傻事。她温柔地笑着，抚摸他的鬈发。哈达萨的笑是博罗考夫老师所听到的笑声中最可爱最好听的。

他们手挽着手往上走回到水塔。看见玛莎正站在一群男孩子当中离开文化委员会的集会，哈达萨万分羞愧。但是玛莎和她的朋友们并没有注意到他们。哈达萨立即转过脸去，博罗考夫惟恐她设法离开自己。他们改换了方向，重新踱回也门居民区。苍白的圆月始终陪伴着他们。高亢的安息日歌曲颤抖着从一座座小房子里传出，薄荷味儿和户外炉灶中升起的一缕缕炊烟混杂在一起。

哈达萨说：“你的两个表妹安顿得怎么样了？”

博罗考夫老师不戴帽子时更漂亮些，可是哈达萨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

博罗考夫说:“他们家会富有起来,他们会在夜里干活儿,购买更多的橘园,赚大钱。他们在欧洲也很富有。我不明白他们干吗到这里来。他们呆在这里看样子并不开心。”

哈达萨说:“兰弗斯在移民区说你叔叔很出色,充满了活力。”

“当兰弗斯干预……”博罗考夫老师一句话没有说完,他又一次拥抱哈达萨。他知道,人们正在议论着将自己隔离在移民区外那座孤零零小住宅中的那家怪人,兰弗斯一定非常高兴向大家讲述他在那里所遭遇的一切。也讲述姑娘们——她们的傻笑和古怪的举止。他干吗要错过这一天赐良机呢?“你们听说过博罗考夫老师新来的亲戚吗?”他可以想见,老农民们在眉飞色舞地交头接耳,当傻里傻气的母亲及两个女儿到市场上买东西时好奇地盯着她们看。“像一个大流散中的犹太村。”博罗考夫这样想。当他在文化委员会的集会上作诗、就劳动所得问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时,人们嘲笑地看着他,叔叔也和其他的人一样。

但是与此同时,他拥有可爱善良的哈达萨,他的心中充满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诗。文静、柔顺,洋溢着芬芳的哈达萨。洁白的连衣裙在夜晚的柔风中舞到了膝上,她那光滑的乌发,还有那奇妙热情的双眼,令一切黯然失色。

“或许他自己已经铺好床了,哈达萨。”博罗考夫说。

他们站在她家的房前。街上空无一人,街灯也灭了。

“不会的,”哈达萨说,“他一定是在椅子上睡着了。”

他紧紧地抱住哈达萨,以至担心会弄疼了她。她说话柔和温顺犹豫不决,目光羞怯,双手死死地按住洁白的裙子边儿。

月亮已经凝固不动,他不知道有几点了。手也拒不听从他的吩咐不肯把手表从衣兜里掏出来。

哈达萨累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以前她从没有这么晚回家。玛莎是个好姑娘，她向他保证，她的父亲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得铺好他的床。要是他整个夜晚都睡在椅子上，醒来时会落枕的。但与此同时她没有走进家门。他没有强求她。

夏夜多明朗。
夏夜的星光多灿烂。
夏夜的皓月多皎洁。

六

布拉卡·韦斯又开始卧床不起了。这一次要紧吗？她家里的人认为没事。布拉卡大声叫喊说她快要死了。但是以前她也多次这么叫过。

巴特谢娃说死人复活之事每两个星期在他们家发生一次。感冒又一次紧紧攫住了布拉卡·韦斯，他们把家里所有的毯子都盖在了她身上。房子关得严严实实，热得令人发昏。

"我冷啊。"布拉卡呻吟着。

"我知道，布拉卡，"韦斯俯在她的身上，"他们正在外面的雪地上拖着一具具僵尸。"

"当我死去的时候，你一个人呆在这里做些什么呢？"布拉卡·韦斯问，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韦斯大发脾气。"够了，布拉卡，那种话你说的够多的啦。你在生病。好吧。好好休息，别自寻烦恼啦。看在上帝的面上，别再哼哼了。你知道，我们不过是血肉之躯啊。"

布拉卡不作声了。韦斯认为她故意发发怨气以便让他们觉得对不住她。

布拉卡看上去好好的。但是她一点东西也不吃，在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忍受着痛苦的侵袭。利娃照顾着她，一杯接一杯地给她端茶。水壶夜以继日地放在煤油炉上。

布拉卡让他们去请医生。

“布拉卡，”韦斯说，“你了解自己，你没有真的生病。是你神经紧张。精神抑郁，怕被人杀了。”

“你是不是想说我发疯了？”

“但愿不发生这样的事情。”韦斯说。

“我的心脏跳得太快，四肢没有知觉。”布拉卡抱怨道。

韦斯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但是他拒绝去请医生。

“你的橘园会让你赚到钱的，哈伊姆。”布拉卡说。

“我的橘园？”哈伊姆·韦斯尖声叫道，“我的？姑娘们是我女儿吧？你难道不为她们做点什么吗？她们要是找到了丈夫，在我们百年之后拥有些财产，这也不坏吧？你妒忌她们的幸福吗？”

利娃请求她们别吵了。

“这不是钱的问题，利娃。我只是不好意思去叫医生。跟她解释一下，利娃，跟她解释说药是帮不了你的。她的病是脑子里的病。一种邪恶的精神控制了她。我们都需要为整个移民区查明这种事。”

“你哪儿难受，妈妈？”利娃问。

“跟你说，我的心脏跳得太快，我冷。利娃，你把手放在我身上，自己摸一摸。”

利娃不愿意去触摸她。“我相信你，妈妈，但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药是帮不了你的。振作起来，它会过去的。”

“它过不去啊，”布拉卡说，“我会过去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你们的爸爸会开心的。”

她又开始哭泣起来。巴特谢娃站在房间里，什么也不说。利娃坐在妈妈的床上，试图安慰她。

“愿我所有的敌人在嫁出他们的女儿之前统统死光。”布拉卡流着眼泪。

“她瞎叨叨什么呢，”韦斯说，“她想用自己的想法把我们都弄得发疯。”

布拉卡拉起利娃的手，用尽平生力气将它抓住。利娃试图在不伤害母亲感情的情况下把手抽回。

“你今后会怎么样呢，利娃？”布拉卡问，“要是你们听他的话，那么你们这辈子就当老姑娘吧。同博罗考夫老师交朋友吧，利娃，他对你挺合适。听妈这一次吧，利娃。”她紧紧抓住女儿的手。

“瞧你妈妈想给你做媒呢！”韦斯窃笑着，“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博罗考夫老师，一个肥胖的游手好闲之徒，长着一副大嘴巴和一双女人手的寄生虫。这么跟你们说吧，这女人的脑子有毛病。”

利娃说：“可是我现在不找丈夫。”

“是不找，”韦斯说，“她只是说这话来气我。我知道是这样，她看出我容忍不了那个懒惰的说谎大王，所以鼓动你和他交朋友。她装死来胁迫你。布拉卡，当涉及为女儿择婿这一问题时，你并不十分挑剔！他在移民区向工人们发表演说，煽动他们去反对农民，没完没了地嚷嚷劳动问题——他这辈子手上从没有拿过锄头！由于他的缘故，所有的农民都躲着我。瞧他那双手，瞧他那白皙的手指。真讨厌！够让人恶心的了。”

“他会把你当公主待的，利娃，”布拉卡说，没有理会她丈夫，“我知道怎么去评价人。你没听见那个杀人犯的声音吗？他想把我们给毁了。”

布拉卡合上双眼，头重新靠到枕头上。“我感觉得到。这次很严重。坐在我身边，利娃，别把我一个人留给他们。我怕他们。他们想把我们给毁了。所以他将我们带到这里，在痛苦中慢慢地把我们杀死。”

“这女人疯疯癫癫的，”巴特谢娃说，“该把她关起来。”

“睡觉去吧，”韦斯说，“时候不早了。我来照看她。”

利娃和巴特谢娃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她们默默无言地铺着床，直到巴特谢娃小声对利娃说：“我希望你别听从她的劝告。那个肥胖的博罗考夫对你不合适，利娃。”

“我跟你们说过我没有找丈夫。”

“那个博罗考夫，绝对是个蠢货。”

利娃好奇地看着她。

“他的想法很不切实际。”巴特谢娃接着说，“咱们的爸爸买橘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吗？所以那个博罗考夫能把所有的钱都浪费在他的工人们身上，把我们搞破产。”

“没什么可说的，巴特谢娃，整个事情荒诞透了。”

“在我看来你有点儿喜欢这个主意。别听妈妈的，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们应该请个医生。”利娃说。

“你自己能够看出她的身体没有病。全都是在脑子里，有种想浪费爸爸钱的愿望。”

“她的身体冰凉冰凉的。”

“是由于精神紧张。”巴特谢娃说。

“可怜的女人。”

“那爸爸呢？”

“我为他们两个人都感到难过，为我们大家难过。我想现在就睡觉。晚安。”

"别去睡觉,利娃。"巴特谢娃说。

"干嘛不睡?"

"也许她今天夜里真的会死的!"

"那当然不会。"

"谁知道呢?"

"让我现在睡吧。要是你愿意守候的话可以不睡。"

利娃转过身去背朝妹妹,但她无法入睡。巴特谢娃把恐惧传染给了她。她们没有说话,可是都竖起耳朵,在寂静之中紧张地听着生病女人的呻吟声。她们的父亲也没有入睡。只听得床上的弹簧床在他身下吱吱嘎嘎地作响。房子里一片漆黑,她们睁大眼睛躺在床上等待行将发生的一切。布拉卡时不时地哼哼几声,为自己就要死去而伤心,听到人活着发出的声音,姑娘们都轻松地吁了一口气。

巴特谢娃后悔没在房子里留一盏灯。她听见隔壁房间的父亲还没有入睡,心里充满了悲伤和怜悯。所有的窗子都关着,房子里很热,她把被单掀开。黑暗中,透过窗子什么也看不见。她打开窗子,夜晚各种各样的声音响彻她的耳际,仿佛一阵连续不断、震耳欲聋的笛声。隔壁房间又有人在翻身。是妈妈还是爸爸?今天夜里那最后的时刻真的会来临吗?这一次,房子里弥漫着某种恐怖的气息。某种潜藏的存在,神秘而不祥。

韦斯后悔不该为了博罗考夫老师进行争吵。他为什么要发脾气呢?无论如何那也不算回事。他听说,兰弗斯年轻时代也想着到耶路撒冷读书,直至安定下来,致力于某种实际的东西。他有责任对博罗考夫表示友好,把他当作家中的一员来欢迎。他看了看布拉卡,听不到她的呼吸声。他现在后悔没有去请医生。他害怕从床上起来,走近她的床边,万一她还活着呢。他尽力用耳朵去倾听她床上有没有动静。她在睡觉时叹息,他意识

到他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而是出于害怕女儿们的反应，举棋不定，拖延应付。

布拉卡说话的方式令他热血沸腾，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或是在做些什么。他们曾经相爱过，但并没有持续长久——直到巴特谢娃出生，布拉卡在难产时损坏了健康。她经常有一阵子会卧床不起，忧郁症开始侵蚀着她。姑娘们长大了，她的精神时不时地会重新好转，脾气又变得随和，人也温顺起来，像年轻时代一样性格和蔼。然后他们在那绿荫叠翠的风光中，一起沿着河边散步。

但自从他们来到这里以后，她变得越来越阴郁。韦斯知道倘若不是今晚，那么很快，非常快，她也会崩溃。或者布拉卡会比他活得更长？这是他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事。

姑娘们在自己的房间里也没有入睡。他可听到巴特谢娃强忍的叹息，听到她们床铺的吱吱嘎嘎声。他们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天明。布拉卡又虚弱地呻吟起来。这就完了吗？她没有要上杯茶，没有花上一段时间上厕所。但是她依旧活着。此时，他能听见她淡淡的呼吸声。微弱，沙哑，然而是在呼吸。

黎明前夕，他看见布拉卡睡得很香，轻松地舒了口气。而后她起床上厕所，他迅速地闭上眼睛，因此她不会看到他没有睡着忧心忡忡。他觉得她正在看他，眼皮下的双眼也不住地眨动着。

早晨，布拉卡吃着他们用一只托盘端来的她所爱吃的食物。

“姑娘们，”韦斯说，“死人复活的奇迹又一次在我们家发生了。我们必须感谢上帝所做的神迹奇事。”

姑娘们努力笑出声来。

布拉卡声称，这一次她亲眼看见了死神的降临，但是她与死神抗争，并将死神击败，这是因为布拉卡让父母发过誓，他们会来帮她，为她调停，直到她看到两个女儿出嫁。

“正像我所说的，是个奇迹。”韦斯说。

七

埃禄月① 月末的一个星期四，哈达萨·弗里德曼喜结良缘。下午，婚礼在哈达萨家的花园里举行，晚上有个招待会。

中午，醉鬼弗里德曼和他几个车夫朋友从附近的一座犹太会堂里拖来一些桌椅板凳放在草坪上。哈达萨拿来纯白床单铺在桌子上。在每张桌子中间，放上一个插有玫瑰、石竹、文竹的玻璃瓶。哈达萨在举行婚礼的一星期前忙着烘烤、制作糖果，哈茜达姨妈给她帮忙。这位姨妈是她死去母亲的妹妹，是个寡妇，一个人住在耶路撒冷。

下午，酒鬼弗里德曼洗澡理发。他身穿干干净净的白色服装。整个仪式上他安静恭顺地站在那里按照拉比的吩咐行事。目光不时地打量站在对面的哈达萨和博罗考夫老师，他们脸上露出朦朦胧胧的超凡脱俗之色。孩子们站在篱笆墙外，充满渴望地凝视着新娘、新郎，凝视着一张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碗碗葡萄、蛋糕、花生、饮料，都还没有动过。

布拉卡·韦斯站在那儿轻声哭泣。韦斯和两个姑娘叫她别再哭了，但她并不理会，韦斯和两个姑娘在众人面前为她感到耻辱。

仪式过后，哈达萨的朋友玛莎走向新娘，亲吻她的双颊。“哈达萨，”她说，“我向你祝福。我希望你一生幸福，别忘了我。”

哈达萨的眼睛湿润了，她拥抱了自己的朋友，在她耳边悄声说：“很快就该轮到你了。”

---

① 埃禄月，犹太历六月，音译。

玛莎之后，玛莎的母亲、小纳波利昂、面色苍白没有工作的父亲以及他们的一窝孩子走上前来。他们一起围住哈达萨，惊奇地注视着她，好像她是童话中的公主。

韦斯一家人围着博罗考夫老师，握住他的手。布拉卡把博罗考夫老师的手抓在自己手里上下摇晃，她一时说不出话，点着头，像是在说："对的……对的……"

博罗考夫老师充满感激地冲他的亲戚微笑。哈达萨身着洁白服装。脸上罩着一层薄薄的面纱，赋予她一层苍白的气息。玛莎穿一条颜色俗艳的连衣裙，使她的身高及突出的男性般骨架引人注目。玛莎的母亲悄悄地对她说："你瞧，你这个坏丫头，什么时候该轮到你呢？"

玛莎没有说话，但是却盯着博罗考夫老师，他头戴一顶崭新的帽子挨着哈达萨默默地坐在桌子的正席。玛莎注视着博罗考夫，而玛莎的母亲却在暗自想着同玛莎相伴的移民区那些男孩子竟然没有一点结果。什么结果也没有，也许比没有结果还要糟糕。因为玛莎胸脯扁平。

哈茜达姨妈请所有的客人在桌旁就坐，开始指挥着上一道道茶点。两名乐师傍在新郎新娘的身边，唱起大流散时期流行的一首欢快的歌：

祝你好运，祝你好运！新郎好运，新娘好运，每个犹太人都好运！让所有的异族人都看到，让他们妒火中烧！

小提琴手又高又瘦，戴着一副眼镜。他拉琴的时候双眼紧闭，扬起稀疏的眉毛，双眉紧锁，身子随着音乐来回摇晃。

小提琴手旁边坐着一名鼓手，鼓手的一只眼睛斜楞着，泪汪汪的。他面带微笑炫耀他的精湛技巧。他一只手拿着一只空瓶

子，另一只手持两根鼓槌极其迅速地敲打着瓶子，那声音就像一阵绵长的钟乐，抑或像高亢欢快的长笛声。当小提琴家演奏一支骑兵进行曲时，鼓手的一只手捂住鼓面，另一只手的手指敲出马蹄的奔驰声，那声音渐渐地远去。

开始时，没有人敢加入进去同艺术家们一起演唱，但一个踟蹰不定的声音逐渐响起，渴望与牧马人一同启程，等待着加入他们的行列，直至哈达萨的花园里响起高亢的歌声，就连哈伊姆·韦斯也热情地跟着唱了起来，令他的两个女儿颇为尴尬。

鼓手把鼓槌抛向空中，又在半空中将其接住带回鼓面，一次击鼓也没有错过。他哗啦一声碰撞出钹音，客人们举座皆惊。他那只斜楞眼朝大家使眼色，越来越多地索要饮料。

只有小提琴家站在角落里似乎不为骚乱所动。他用手指拨动着琴弦，身体随着琴弓的每一下拉动而弯曲。他摇摇头，晃动着肩膀，下巴垂在小提琴上，好像是想藏匿其中消失。

韦斯一家坐在博罗考夫老师身边，没有人过来同他们说话，问候他们过得怎么样。两个姑娘交头接耳，对各种各样的人指指点点，咯咯傻笑。

客人们开始啜饮，噼噼啪啪包坚果，吃葡萄和蛋糕。新娘和新郎一整天没吃东西，人们给他们端来鸡汤、米饭、鸡肉，使他们开斋。

哈达萨的父亲坐在新娘身边，一句话也没有。车夫们坐在他旁边，开始用胳膊肘轻轻捅他，眨动眼睛或是咕哝着询问："怎么着，弗里德曼？这又不是葬礼！我们可是口渴了。"

弗里德曼诚惶诚恐地看着哈达萨、博罗考夫和哈茜达姨妈，她虽然在宾客中周旋，但狐疑的目光一直在他脸上转悠。突然间，他们看到他做出了决定。他抄起一瓶白兰地站到桌子中间，这一大瓶酒还没有启封，放在那里是为了装饰而不是为了使用，

弗里德曼拔掉软木塞儿，将自己和朋友们的酒杯全部满上。哈达萨惊恐万状，客人们也大惊失色，屏住了呼吸。篱笆后面的孩子们说："他一会儿就会醉的，我们该看笑话喽。"

哈茜达姨妈冲向桌子，伸手抓住了酒瓶。但是弗里德曼把酒瓶抱在胸前，紧紧握住不放，他啪地一声打了一下哈茜达姨妈的手，大声喊道：

"滚开，贼婆子！甭管别人的事！"

客人们一片沉默。乐师们心不在焉地继续演奏，紧张地盯着弗里德曼。博罗考夫老师站起来，走向他的岳父，但弗里德曼并不理会他。他和围着他的车夫们一瓶接一瓶地喝酒，唱着下流小调儿，纵声狂笑使大家惊愕不已。博罗考夫用动作示意默不作声的乐师们继续演奏，可弗里德曼大喊大叫制止他们，还威胁地在空中舞动着空瓶子。

利娃和巴特谢娃不顾体面地放声大笑。母亲训斥她们，让她们体谅一下新娘。韦斯想站起身教训教训酒鬼和他的朋友，但博罗考夫拦住了他。

哈达萨脸色苍白坐在桌子的上座，博罗考夫老师温柔地抚摸她的手。

他对她说："别难过，哈达萨，他一会儿就会平静下来的。"

小纳伯利昂及兄弟姐妹在新郎新娘面前放声大笑，母亲打发他们去了篱笆后面。

韦斯拿定主意走向弗里德曼。

酒鬼一看见他走过来，朝他张开双臂，试图吻他。韦斯躲开了他的拥抱，但醉鬼踉踉跄跄地跟在他的身后，说他不肯放弃荣幸与愉快之事。

"韦斯先生，"弗里德曼嚷道，"你是我们令人尊敬的新娘的惟一亲人，在婚礼上充当他的父亲。你可以看到我本人为庆祝

婚礼喝了一点酒，相信我，只是为了庆祝婚礼，这里的人都可以证明我一整年都像法官一样清醒。”

弗里德曼开过这个玩笑后大笑着。“现在，新娘新郎的父亲必须亲嘴，就像以前我们的父辈们在婚礼上所做的那样。”

布拉卡·韦斯说：“哈伊姆，你过来，不要管他。你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加糟糕。”

但是哈伊姆·韦斯不肯就此罢手。他把自己当成维护新郎家族荣誉的人。他想训斥弗里德曼，打发他离开这种不光彩的境地，但是却又不知道如何做起。所有的客人们都满怀期待地望着他。弗里德曼抱怨说新娘的父亲不愿意吻他，是因为他曾经做过车夫。他把注意力从韦斯身上转向博罗考夫。

“博罗考夫先生，”他吼道，“为我们的健康干杯！今天你娶了一个绝妙的女子，没有人碰过我的哈达萨！她像她的妈妈——上帝让她的灵魂安息。她有点弱，但是个挺不错的家庭主妇。受的教育不多，但却聪明伶俐，心地善良。别以为我就是个退了休的马车夫。我们出身于一个有教养的家族！喝吧，博罗考夫，为了我们有教养的家族喝吧！”

“没错儿，让他喝！让他喝！”车夫们喊着。

弗里德曼突然决定要唱《温柔的手》。他张开嘴巴，挥动手臂，清了清嗓子，干嚎“啊……”，接着停了下来。

花园里继续沉默着，所有的客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羞愧难当。利娃和巴特谢娃双臂弯曲伏在桌子上，埋住脸颊，笑得颤颤巍巍。新娘和新郎眼帘低垂坐在那儿。哈茜达姨妈退到墙角低声地抽泣。她身穿一条长长的黑色连衣裙，小琥珀耳坠儿使那双小耳朵——正在梳理得整整齐齐的棕发下窥探，格外引人注目。

弗里德曼瞧见哈茜达，冲她大嚷大叫：

“你干吗哭噢，哈茜达？你从没像我的哈达萨有这样一个丈夫。你丈夫从来不像博罗考夫老师那么漂亮有教养。他一天读的书你想都想不到。他肚子里装的全是书。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你瞧他说的希伯来语！你干吗哭噢，哈茜达？今天是举行婚礼的日子，你应该高兴才是。”

弗里德曼把盘子、杯子、空酒瓶扫落下去，用拳头敲击着桌子，大声唱着：“我看见她离去，看见她从井里提水……”

所有的车夫们齐声跟着合唱叠歌：

嗨哳，从水井里……
她离去时我吻了她，
去到水井边提水。
嗨哳，从水井里……

客人们逐渐从哈达萨的婚礼上悄悄离去。韦斯不想走。他的妻子不知道他这是出于顽固的家庭自尊，还是出于好奇想看到接下来该发生什么。姑娘们笑累了，她们坐在那儿将蛋糕碾碎以便弄清楚——像她们自己所说——里面是什么。当面前的桌子上甚至她们的礼服上全是面包屑时，她们开始悄声议论玛莎的衣服，议论玛莎在市场上拔鸡毛的母亲，一起咯咯傻笑。弗里德曼累了，眼睛开始流泪。他瞧见哈达萨和博罗考夫目光低垂着坐在那儿，试图装出一切与他们毫无干系的样子，弗里德曼突然喊道：

“哎呀，哈达萨，我的哈达萨！见到你这个样子，穿着白色的结婚礼服，眼睛又黑又亮，哎呀，我的哈达萨！你现在不是你自己了，你成了你妈妈了！她怎么死了呢，她怎么没能活到看见你嫁给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好丈夫？哈达萨正在和移民区文化委

员会的头儿博罗考夫老师举行婚礼呢!"

老人双手放在嘴边上做成杯状,面朝苍天,大声说:

"以斯帖,我的以斯帖,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咱们的哈达萨正在同博罗考夫老师、文化委员会的头儿举行婚礼呢!要是你能听见他说的希伯来文就好了!大家一个字也听不懂!"弗里德曼垂下脑袋,摊开双手,倒在桌子上。没有人知道他是在睡觉还是在无声地哭泣,因为他的肩膀似乎在抖动。

乐师们收拾起他们的乐器,博罗考夫老师追了过去,往他们兜里塞糖和饼干。花园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只有弗里德曼和车夫们四肢摊在桌子上坐着。有几个比同伴们胆子稍大一些的,走向新郎和新娘,祝福他们。

韦斯和家人们站起来走向博罗考夫老师和他的妻子。韦斯吻了吻博罗考夫粉红色的面颊,要他携带妻子到他们铁道街上的家里串门。布拉卡同新娘和新郎一一握手,脸上洒满泪水。她也走向也正哭泣的哈达萨的姨妈,想看看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姑娘们朝新娘新郎甜蜜地微笑,敦促父亲快点带她们回家。

哈达萨对博罗考夫说:"他把我们的庆祝活动给搅了。大家开始时那么高兴。"

博罗考夫抚摸着她纤柔的手说:

"没关系,哈达萨,反正说什么也晚了。"

"你的堂妹们一直坐在那儿不知羞耻地大笑。"哈达萨说,"我看到了,可却装作没看见。"

"你瞧,"博罗考夫说,"玛莎正在帮你姨妈收拾桌子呢。"

"我跟你说过她是个好姑娘。"哈达萨说。

凌晨两点钟,他们听到执事官召唤人们到也门区参加塞利

霍特，即赎罪日前一天的赎罪祈祷仪式。也门区犹太会堂的执事官有一副强有力的嗓子，像埃碌月的夜晚一样清澈。

“来祈——祷——啊！”他叫道，用尽全部肺活量发出最后一个音节，声音像远方的惊雷在夜空中回荡。

哈达萨站在窗旁。清凉的空气轻抚她的脸旁，一簇簇茉莉花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他们叫人们到也门区做祷告呢。”哈达萨说。

“是啊，”丈夫答道，“这里很快就会过节，而后就该过冬了。”

“天已经凉了，耶迪德亚。夏天快结束了。”哈达萨说。

“夏天快结束了，”博罗考夫老师伤感地笑了笑，“恋爱季节结束了。”

清凉温柔的夜风拂煦，屋子里弥漫着醉人的茉莉花香，也门区吹起羊角。恋爱季节结束了。

八

节日之前，夏天即将结束。树上的水果虽然圆鼓鼓的，但还是绿绿的。

哈伊姆·韦斯开始花很长时间在自己新买的橘园中来回走动，巴鲁赫向他解释着工作程序。韦斯信任尼哈玛家的巴鲁赫。与此同时，尚未从果园里得到收入，韦斯不得不掏自己的腰包付给巴鲁赫和阿拉伯人工钱，但是他相信到了春天他会赚到钱的。

尼哈玛家的巴鲁赫不像其他的监工。尽管他和任何一个阿拉伯人一样卖力气干活，但韦斯还是得自己算账，因为他不相信巴鲁赫能够做这件事。这并非由于韦斯怀疑他不诚实，而是由于他算算术没什么诀窍。

韦斯在橘园中闲逛，触摸一个个绿球球，在枝叶繁茂凉丝丝

黑黝黝的树林中尽情地吮吸，满意地看着阿拉伯人忙忙碌碌地锄草灌溉。眼下活并不多，等到采摘季节到来后活就多了，挑选，包装，还有运输。

但是夏天临近的时候，韦斯开始越来越紧张地等待采摘季节的来临，准备经受住一个真正农场工人的考验。经过他同老莱文漫长的谈判，莱文同意让韦斯用自己井里的井水。他渐渐开始习惯像其他农民那样穿戴，但是他拒绝骑驴，看不起农民们在形象丑陋的牲口背上上下晃荡的样子。

夏天即将结束时，尼罗河的河水上涨，天空乌云密布。这些云不是雨云，只有在过了新年之后初雨才会降临。日光暗淡，人们抬眼望去，看到尼罗河的云朵在他们的头上盘旋。

下午，邻居家的女人坐在尼哈玛家门外的长凳上。她们也翘首仰望苍天观看尼罗河上的云彩，观看夏天走向终结。巴鲁赫从橘子园回到家中，听见母亲和邻居们的说话声。

尼哈玛说："我的巴鲁赫挺挑剔的。他就像他的父亲——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任何老姑娘都不适合他。"

邻居家的女人们看着她，抱歉地微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巴鲁赫已经三十好几了，还没有结婚。起初他在橘子园挖树坑，起早贪黑。现在韦斯先生让他做了监工。尼哈玛说：

"我的巴鲁赫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者。他是一个监工。早晚有一天，他会拥有自己的橘子园，其他的人要做他的监工。"

巴鲁赫洗澡，换衣服，站在窗边，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听母亲和邻居们说话。

当邻居家的女人们回家吃晚饭时，巴鲁赫为躲避妈妈的纠缠摸黑坐在板凳上，等着他的房间凉快下来好回去睡觉。

巴鲁赫身材魁梧，头发金黄，一脸雀斑。小眼睛上没有眼睫毛，双手巨大，骨骼突出。当孩子们提问题取笑他时，他会从路

边上拣起一块大石头,仇恨地望着他们,接着气呼呼地把石头扔在自己的脚边。

每当母亲开始她那冗长而乏味的说教,他便低垂眼帘站在母亲对面,耐着性子一言不发。

尼哈玛对他说:

"巴鲁赫,你还在等什么? 自己挑个姑娘结婚吧。邻居们整天价问我你干吗还不结婚,她们想得很多。"

"你瞧,玛莎还是一个人。她是个现代姑娘,在糖厂找到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去找她和你出去走走。你们都工作,你们会处得很好。"

但巴鲁赫却没有搭腔。母亲望着他,知道他并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她怒气冲冲地走回房间,砰地一声关上房门。巴鲁赫回自己的房间睡觉。

巴鲁赫无法入睡。房间里仍然很热,一群猫在他的窗下嚎叫。他起身站在窗前。夜空非常明亮,尼罗河上的云彩消失了。他看见窗下发情的猫,佝偻着背,拖着长声,绝望而气鼓鼓地哀号。

接着培训农场里的几个姑娘坐着马车经过。他看不见她们,只是听到了马蹄声和辕杆吱吱嘎嘎的声音,听到了欢快的笑声,以及躺在车尾的姑娘们轻柔的歌声:

去往葡萄园的姑娘,
去往葡萄藤的姑娘,
她们的眼睛像夜空一样乌黑,
她们的眼睛像夜空一样乌黑,
啊黑夜,啊黑夜……
亚莱伊勒,亚莱伊勒……

巴鲁赫关上窗子,跳上床,用一双大手蒙上了眼睛。

许多年前,巴鲁赫决定在院子里为自己盖一座房子。尼哈玛对坐在板凳上的邻居们说:"我的巴鲁赫决定为自己盖一座房子后才结婚。"

当他从韦斯的橘园回家后,他会回到院子里干活盖房子。所有的邻居们都以为,房子造好后,他会带来一个姑娘住在里面。巴鲁赫站在院子里挖坑建造地基,平整地面,锯木版,浇注混凝土。他自己把大部分的活儿都干了,只是等到绝对需要的时候才雇人。

下班回家的路上,他到运动协会体育馆附近闲逛,透过高高的窗户偷看姑娘们做体操。一旦被她们看见,他便不光彩地跑开。从那儿以后,他会绕道回家,不让人们瞧见他。这样一来,他眼中便流露出遭到骚扰的沮丧羞惭的表情。

尼哈玛对坐在板凳上的邻居说:

"我的巴鲁赫像他父亲,有一双巧手。房子盖好后,他会带个姑娘来。"

但是房子盖好了,巴鲁赫并没有把姑娘带回来。他买了树苗,在院子里栽上果树,把母亲的房子同自己新造的空房子隔离开。

尼哈玛对邻居们说:

"巴鲁赫的果树长起来后,他会带回个姑娘来。"但邻居们已经知道,果树会长大、开花、结果,果实会成熟脱落,尼哈玛的巴鲁赫带不回来一个姑娘。

邻居家的女人坐在尼哈玛的板凳上问她:

"巴鲁赫怎么样了?"

尼哈玛回答说:

“我的巴鲁赫不会从大街上拉个姑娘回来。他挑的姑娘会像公主一样。我的巴鲁赫就像他父亲，上帝让他灵魂安息，他爱挑剔。”

巴鲁赫盖完了房子。葡萄藤爬上了门廊，爬上了屋顶。百叶窗漆成了明亮的绿色。整座房子一片崭新，亮堂堂的，但里面还是没有姑娘。

巴鲁赫看见母亲悲伤的目光。母亲很少对他说话，他明白母亲生他的气。他几乎没有进过新房子，在他妈妈的面前，他无法摆脱她的监护。他给自己买了一条小毛驴。

夜幕降临之际，他离开家。他去往大干草堆，拉开一点距离站在那里。看见小伙子和姑娘们躺在干草里，他的心紧缩起来。一个小伙子吹起口琴，其他的则跟着合唱：“啊夜晚，啊夜晚——亚莱伊勒，亚莱伊勒……”巴鲁赫听到他们的笑声、叹息声、咳嗽声，他如饥似渴地吞下全部声音。一个又一个晚上，他回到那个地方，他几乎背下了口琴吹出的曲调、副歌亚莱伊勒的音符，甚至在夜风中从阿拉伯村庄传来的犬吠声。

尼哈玛对邻居们说：“我的巴鲁赫每天晚上都出去和姑娘们在大草堆里玩得很快活。夜里回来得很晚。我觉得过节以后他会给我一个惊喜。”

一天晚上，巴鲁赫在玛莎家旁等候。每天晚上七点钟，玛莎会在村子里溜达一圈。他躲在旧包装棚后面，玛莎一出来，他便默默地跟随她的身后，走在栽有洋槐的通道上。到了大路，他加快了步伐，走近玛莎，凑到她的耳边说：

“玛莎。”

玛莎转过头来看着他，仿佛他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

“你要干什么，巴鲁赫？”她问。

“我想和你一起散散步。”巴鲁赫回答着，激动地眨着眼睛。

他想起母亲正在家里等他。

玛莎眼中含着仇恨从头到脚打量着他，似乎觉得他精神不正常。巴鲁赫从衣兜里掏出从村里买来的一小瓶香水，送给玛莎。玛莎从他手上接过香水，看着他，假装不知道瓶子里装的是什么。

“你给我买的什么东西？”她问。

“是香水，”巴鲁赫说，“我专门为你买的。村子里的人说你喜欢用这玩意儿。”

玛莎用一种充满敌意的声音说：“你想要我做什么？”

巴鲁赫恳求道：“咱们一起走走吧，玛莎！求你了！”

“你想去哪儿呢？”

“去大草堆吧。大家都躺在那边的干草上，他们唱歌，能闻见发霉的草味儿，听见狗叫……”

玛莎大笑起来。“你昏了头了。我不跟你去大草堆。那里的人都认识我，我不好意思跟你到那儿去。”

巴鲁赫不明白，或许他装做不明白。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望着玛莎，不知她长得俊还是丑。他只知道她的胸脯扁扁的，玛莎试图掩饰。她对他说：

“那么你想去哪里呢？”

“去橘子园吧。”巴鲁赫妥协了。

他们朝橘子园的方向走去，拐上树木间的一条小径，巴鲁赫听到胡狼的嚎叫声。在他看来胡狼们似乎也在歌唱“亚莱伊勒，亚莱伊勒，呜，呜……”，风儿在树枝间吹起口琴。但是他想只是大草堆，以及白白地送给玛莎的那瓶香水。

他们走向果园深处；一个果园走到了尽头，另一个又开始了，每座果园之间有一排松柏，要么就是有洋槐树篱。玛莎差点儿被树篱划破裙子。她已经走累了，呼吸急促。但是巴鲁赫觉

得他们应该走得更远一些。玛莎想,他们定是要径直走到世界上所有橘子园的尽头。

玛莎走得烦透了实在无法容忍,她问他:“你想把我带到哪里去? 我累了。”

巴鲁赫决定不了。他想继续走下去,他的双腿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有力。玛莎大发脾气,离开他身边跑向大路。他在后面紧追不放。他开始像夜间他窗下的群猫那样嚎叫。玛莎冲他厉声叫道:“疯子! 怪物!”她累了,没有力量逃脱。巴鲁赫追上她抓住她的双臂。

“玛莎。”他说。

玛莎从包里拿出香水,气鼓鼓地摔在地上。小瓶子摔得粉碎。巴鲁赫大吃一惊。她从钳住她的手臂中挣脱出来,逃之夭夭。巴鲁赫仿佛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块石头。他用一只手指触摸一下路上的一汪香水,又把指头放在鼻子底下,用尽全部肺活量吸了一口气。接着他躺在路上,鼻子凑到了香水上,闻了很长时间。

玛莎消失在黑暗中。她的奔跑声渐渐听不见了。

尼哈玛对坐在板凳上的邻居说:

“我的巴鲁赫和玛莎一起逛去了。昨天他送她一瓶香水做礼物。”

邻居家的女人们互相眨眨眼睛,对她抱以虚伪的微笑。

那天早晨,巴鲁赫到橘子园干活,一整天没向任何人说一句话。晚上,他本应去韦斯家汇报为即将来临的采摘季节而做的准备工作,但他决定不去了。他下班后回家,在院子里的果树间来回走动。番石榴树上果实累累,院子里弥漫着醉人的芳香,因为已经是秋天了。他在自己造的马厩旁边站了很长时间,抚摸他的毛驴。而后,他又在果树四周溜达,闻嗅番石榴的气息。院

子开始显得没有得到好好照管。再也看不到整齐好看的小水坑了，匍匐冰草在树与树之间撒下了一层连网。但是巴鲁赫没有在意。他母亲走进院子，微笑着问他："今天晚上你出去之前要不要冲个澡？"

巴鲁赫说："要的。"他走进他的房间不知道做些什么。最后他去冲澡。他呆在浴室里不想出来。母亲惊恐万状，开始从门的另一边叫他。巴鲁赫答应时声音微弱。她乞求他出来，但是他拒绝了。她威胁说用斧子把门劈开。她哭着站在门外用拳头砰砰打门。她去叫来邻居，他们开始拆卸铰链。后来巴鲁赫放弃了走了出来。

"你怎么了？"吓呆了的母亲问，"你脸色这么苍白。生病了吗？"

"是的，妈妈，我病了。"巴鲁赫说。

他躺在他的床上。母亲说他大概是中暑了。可他回答说什么事也没有，没必要去请医生。

整整一个夜晚，他都不能入睡。只是天快亮的时候屋子里凉爽下来，他才合上双眼。他睡了约摸有一个小时，醒来时精神十足，洗漱后急急忙忙去了橘子园。路上他骑着毛驴来到韦斯家里。他告诉韦斯先生昨天他身体不太好，而后骑驴到了橘子园，一整天像平时一样干活。他的母亲谈论新房子，谈论他的毛驴，邻居家的女人们挨着她坐在板凳上，虚伪地微笑着。

九

采摘季节的中间，经纪人兰弗斯前来拜访韦斯一家。

韦斯情绪很好。他花下午的时间带姑娘们在橘子园转了一圈，向她们解释那里的工作。她们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兴趣，

韦斯把此当作女儿们正想方设法气自己的一个信号。他用手指抚摸果实,仿佛正在抚摸一个深爱着的女人。在包装棚里,分类人坐在那里给水果分类。来自妇女培训农场中的包水果的人动作极快,手指将水果包进散发着防腐味道的薄纸时的动作都模糊不清了。包装人将包好的果实放进板条箱,钉上盖子,用气味刺鼻的大胶条将其封好,胶条上的字母闪着金光。其他的人迅速扛起板条箱,将它们一排排地放好。韦斯觉得他又回到了盛年时代,他迈着大步来回奔走,神态煞有介事,双手倒背在身后,询问,作出指示,检查每一个旮里旮旯。巴鲁赫因老板的满意而洋洋自得,尽力解释每件事,口齿还不清楚。兰弗斯选择好了时机前来拜访。自从韦斯一家在新居里住下来后,兰弗斯只对他们进行过少数几次短访,总是讨论生意上的事。他想劝说韦斯再买上几个小果园。

已经到了冬天。第一场雨很大,下了几天才停。白天天气又开始好转。但是夜晚却潮湿阴冷让人很不舒服。韦斯想请兰弗斯喝点酒,但经纪人却宁愿喝杯茶。布拉卡出去烧茶。兰弗斯拿出一包香烟,送到韦斯面前,用他那亮闪闪的银打火机点燃两支香烟。

沉默了好一阵子,韦斯用手指甲挠挠他那块儿黑胡须。布拉卡端着茶和蛋糕走进来。她避开经纪人那让她害怕的目光,把东西放到桌子上,冷冰冰地请他随意,后立即回到小厨房,坐在厨房借着煤油炉和开水壶暖着双手。

巴特谢娃坐在大房间里读小说,旁若无人。兰弗斯以为她有些和自己过不去,准备起身离去,但韦斯又让他重新坐下,将他的帽子挂在架子上,对巴特谢娃说:

“你的书就那么有意思吗?”

巴特谢娃冲他们甜甜地一笑,在两页书之间放了一枚书签,

恬静地将书合上，满怀期待地望着他们。由于没人说话，她自己打破了沉寂：

“兰弗斯先生，你还好吧？谁卖什么了？谁买什么了？”

兰弗斯的脸红了，掠过一丝痛苦的神情。

韦斯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巴特谢娃需要一份工作。不是因为她闲极无聊，绝对不是，也不是因为整天和姐姐呆在家里读小说——而是因为她是个有才华的姑娘，以优秀的成绩读完了大学预科。她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很高，懂几门语言。她的才能应该得到运用。”韦斯转身朝女儿说，“父亲可以当着你的面稍微夸夸你，对吗，巴特谢娃？”他试图安慰她。

“要是能够抬高货物本身价格的话——是的，他可以这么做。”巴特谢娃说着走出了房间。兰弗斯像平时难堪时一样，摘下深度近视眼镜，掏出手绢，开始擦拭镜片。他擦完一只镜片，放在一臂远的地方看看是不是干净了，又对第二只镜片做了同样的事，他把眼镜戴在鼻梁上，整整齐齐地叠好手绢，将它重新放回夹克衫兜里，只露出一点点边。

兰弗斯身着漂亮的冬服。皮鞋锃亮，裤子笔挺。胡子修得整整齐齐。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颗刻有 M 和 L 字母的重金戒指。他依然还是年轻人，但是风度举止却同年龄不相称。他抽出一支香烟点燃。这一次他没有让韦斯。韦斯问他是不是知道有适合巴特谢娃的工作。

“我有个朋友在英一巴银行工作，”兰弗斯说，“我相信他们需要懂外文的女职员。”

韦斯一把拉住他的衣袖，哀求地望着他。兰弗斯答应尽力。利娃走进房间向他问候。他友好地朝她微笑着。

“我不理解巴特谢娃今天这是怎么了？”韦斯说，他望着兰弗斯和利娃二人，好像他们持有打开秘密的钥匙。

利娃耸耸肩膀。兰弗斯起身要走。外面开始下雨，天空电闪交加。

“我们借你一把伞吧，兰弗斯先生。”利娃说着，跟他一起走到过道尽头。在门口，她递给他一把雨伞。他从架子上取下帽子，戴好，看样子是要说些什么。利娃打开屋门，雨声将他们的声音吞没了。

“兰弗斯先生，尽快给她找个工作吧。不然她会发疯的，也会把我们大家全搞疯的。”她说着，关上了房门。

十

整整一个冬天巴鲁赫在韦斯的橘子园做监工，韦斯对他相当满意。他不怎么说话，在橘园像阿拉伯人一样干活，每星期抽一个晚上到韦斯家汇报工作。令人激动人心的采摘期结束后，韦斯不常到橘园去了。果实的收入相当好，他开始梦想着新果园。他们的家务开销不大。布拉卡承担了全部家务，他没有雇佣女仆给她帮忙，甚至连星期五准备过安息日也没有请帮工。姑娘们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巴特谢娃开始在银行上班，下午回家，利娃在移民区的缝纫店做事。这一切全是兰弗斯为她们安排的。

韦斯白天大多无所事事。为避免听到布拉卡弯腰擦洗地板、敲打铺盖时发出的痛苦叹息，他从家里躲了出来，在移民区闲逛，到“职业介绍所”找伴儿闲聊。

布拉卡早晨比大家起得都早，马上开始干活。她弄出了很多响动，家里的人都在背地里偷偷抱怨她，所以她并不知道正在打搅他们，没能从中得到任何乐趣。布拉卡不再像平日里那样牢骚满腹，黯淡的蓝眼睛陷在密布着的皱纹中，样子恶狠狠的。

晚上他们呆在家里时，她让他们全从凳子上站起来，以便擦拭凳子腿儿。每当有人到家里来，她则跟在人家身后用一块湿布擦干净他的脚印。父亲和两个女儿立在她面前就像一道仇恨墙。

博罗考夫老师同哈达萨结婚后，也在布拉卡的眼中失去了魅力，某天他来进行礼节性的拜访时，迎接他的也同样是缺乏温暖的目光及鬼迷心窍的擦脚印。

夜晚，布拉卡会乞求死去的父母对她施与同情，将她从杀人犯的手中拯救出来。她会轻轻地哭泣，家里其他的人会气呼呼地挺在自己的床上。

巴鲁赫在院子里栽下的树苗已经长了起来。他在篱笆周围种下一排粉、白相间的杜鹃，春天里杜鹃花盛开，房子的入口亮堂堂的。巴鲁赫经常来浇树、除草、锄地、施肥。雨不再下了，预示着夏天来临的干燥热风把红土压结实，划出一道道裂缝。周围的橘园开花了，空中弥漫着芬芳、醉人的花香，吸引着成群成群的蜜蜂。

尼哈玛的邻居们又走到她门外的板凳上问：

"巴鲁赫怎么样了？"

巴鲁赫下午一般和他的毛驴在一起，一连几个小时为它刷洗，抚摸它。他的母亲全然束手无策。

"韦斯先生又买了很多果园，"她对她们说，"我的巴鲁赫掌管所有的果园，韦斯先生给他加薪了。"

"玛莎怎么样了？"邻居们问。

"玛莎？那是我巴鲁赫的姑娘吗？荡妇！他们一起出去了一会儿，巴鲁赫看出，她这个姑娘对他不合适。"

邻居们抱以理解的微笑。她们判定，巴鲁赫把他的毛驴留在为新娘造的新房子里。她们强迫尼哈玛领她们去看新居，希

望会在那里发现毛驴，至少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些粪块儿。但尼哈玛却不让，只让一个女人进入房子。她说，一个女人，只是一个女人。邻居们会问，什么时候去？尼哈玛会摇摇头，脸上露出苦涩的微笑说："过节以后吧，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下午，巴鲁赫在韦斯家的院子里干活，但炽烈的阳光依旧从天空中斜下照在他身上。他裸露着上身站在那里，猛烈而有节奏地用石头敲打着干涸的红土。他前胸上长了一层金黄的绒毛，后背肌肉发达，长着斑点。汗水从他前胸的汗毛中渗出，并从腋窝滴落下来。

利娃从房子里走出来，诧异地盯住他，她坐在走廊的栏杆上，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巴鲁赫觉察出她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脊梁骨一阵颤抖。他放下锄头，提了提裤子，至少盖住了肚脐眼。他重新挥动锄头，肚脐眼又露了出来，他感到莫大的耻辱。

他意识到利娃不过装着观看景色罢了，眼角却在顾盼他宽阔的肩膀。渐渐地，他为自己肌肉发达的双肩和结实的胸膛感到无比自豪。他放慢了抡锄头的节奏，优雅地弯下腰身，又挺起腰板，试图用他那秃着睫毛的小眼睛攫住利娃的目光。他放下锄头，把它靠着篱笆放好，跪在挖好的树坑旁拔除匍匐冰草。

他仿佛觉得利娃的眼睛正在他的喉咙上打洞。一股热流代替了恐惧蔓延到他的全身，他的双手开始出汗颤抖，他意识到自己无法体面地起身站在那里。他的心疯狂地跳动，害怕自己会丧失理智。

太阳落下去了，黄昏降临之际，他依然跪在地上一个树坑旁。他突然想绕整座院子挖一条深沟锄掉匍匐冰草，将花园里的石头耙在一起，再给树施一遍肥。计划罢了。但与此同时，他依然蹲在地上一个树坑旁，一只手绝望地在土旮旯当中摸来摸

去找草叶，另一只手抚摸他的胸膛和腋窝。

天快黑了，但利娃还坐在走廊里看着他，他继续在坑里乱摸，觉得自己站起来的惟一办法就是一跃而起，长长地跑上一段路，冷却他沸腾的血液。

他自己也站起身来，背对着利娃披上衬衫，连句再见也没说疯子似的跑了出去。他跑过他干活的橘园，来到老莱文家的橘子园，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气。自从在体操房窗口偷看被当场抓获以来，每天来上班时就绕开这条路。但是他没有向右拐走通往移民区的路，而是向田野跑去。

依旧是黄昏十分。地平线上红红绿绿的光在远方山峦的上空闪亮。一个阿拉伯小姑娘站在田野中央，将黑棕两色的山羊拢到一起，赶回自己的小村庄。她对山羊说话，责骂它们，并且用一根小棍儿抽打驱赶它们。一个人影也没有，惟一听到的就是远处水井发动机发出的嚓嘎嚓嘎的忧郁声响。

巴鲁赫将她按倒在地上，对她做了极其可怕的事。

脑子清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躺在野地里，四周是荆棘和牲口粪，惊恐万状的羊群在他身边来回奔跑，闹哄哄地咩咩直叫。映入他眼帘的只有死亡、鲜血、碎布片和黑色的污渍。

他既不感到悲伤也不感到恐怖，只感到巨大的空虚裹挟着自己，感到心灵的破碎。他想呆在那里闭上双眼，在躺倒的地方睡上一觉。永远也不再起来。

最后他起来了，身子发虚，摇摇晃晃，走到通向移民区的那条路。这时他想起把毛驴忘在韦斯先生家了，血液在恐怖中凝固起来。他不能回那儿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是双脚却一动也不动。他也害怕原地呆着不动。要是他走回家，母亲会盘问的。他犹豫了很长时间，不能作出决定。他双手颤抖，狠狠咒骂他的毛驴。

在黑暗中，他看到一辆车从橘园朝他驶过来。他跳到一边藏在灌木丛中。那是毛驴拉的一辆小货车，车上装着一箱箱水果，一个留有鬓发蓄着络腮胡子的也门人坐在车夫的位置上，随着车子的来回颠簸轻轻地哼着小调。

小货车走远后，他从躲的地方钻了出来。他在恐慌之余，分不清东西南北，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走了这条走那条，倚在一棵树上，试图想一想。天很黑，从他站着的地方看不见移民区的灯光。路的另一侧，橘园一个个挤在一起像一个个黑团，充满秘密与恐怖。一会儿工夫过后，他克服了恐惧，开始往铁路街的方向走。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碰到。韦斯家里还亮着灯，他意识到并非像自己想的那么晚。尽管天气很热，但院子和走廊里都不见人影。毛驴依旧拴在篱笆的一根柱子上，安静地啃噬周围的青草。巴鲁赫解下毛驴，套上鞍，眼睛却没有看驴。甚至没有爱抚地摸它一下。他骑着毛驴缓缓地走在通往移民区的那条近路上。不知不觉中经过了体操房。在自己住的那条街上，他看见母亲和邻居们坐在板凳上。母亲急忙迎了过来。当他走到近旁时，母亲焦虑不安地问他出什么事了。

"我在韦斯家里呆得很晚，我得和他安排工作上的事。"巴鲁赫说瞎话眼睛都不眨。

邻居们努力抑制住自己的笑声。巴鲁赫不知道她们在笑些什么。尼哈玛的脸气歪了。

"你撒谎，"母亲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韦斯先生现在还坐在咱们家等你呢。我都没脸正眼瞧他了。"

十一

"今天星期几了，巴鲁赫？"巴鲁赫刚一走进房间，韦斯就问。

“今天星期几呢，韦斯先生？”巴鲁赫没弄明白韦斯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韦斯坐在大房间桌子旁边的一张黑木椅子中。巴鲁赫父亲的那盏大钟正在滴答作响。韦斯看着他，面色严峻，但略含微笑。巴鲁赫不知道老人打心眼里喜欢他。

“今天星期四，巴鲁赫。”

“对了，韦斯先生，我忘记今天是星期四了。”

“怎么了，巴鲁赫？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韦斯先生。”

“你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像是得了疟疾。”

“我大概是得疟疾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中暑了！”韦斯说，“是中暑，巴鲁赫。你在太阳地里不小心，巴鲁赫。”

巴鲁赫一句话也没说，等着韦斯离去。他甚至不想知道韦斯干吗费劲白赖地跑到他家里来。后来他想起来星期四他得晚回来汇报橘园里的工作。

“在床上休息几天吧，巴鲁赫，等到把身体养好了。”韦斯说，“反正现在橘园里的活儿也不多。”他朝巴鲁赫微微一笑，准备离去。快走到门口时他停下来，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他焦虑不安地四下张望一下，发现巴鲁赫已经闭上双眼躺在长沙发上。

“韦斯先生，原谅我在你面前这副样子，”他嘟囔说，“可是我头晕，觉得难受。”

韦斯走回来坐在沙发的一头儿。巴鲁赫的眼睛仍然闭着，光溜溜的眼皮抖动着。巴鲁赫感觉到韦斯在他脑袋旁边喘气。他试图想笑出来，但是没能做到。

韦斯没找到安慰自己监工的话。巴鲁赫的母亲走进来站在过道的门口，等候着韦斯离去。最后韦斯的双手鼓起勇气抚摸

那长着一头淡黄色鬈发的脑袋。

"好起来吧,巴鲁赫,"他说,"没有你我什么也干不了。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韦斯刚一回去,尼哈玛回到房间里。巴鲁赫试图睁开双眼。他妈妈问:"出什么事儿了,巴鲁赫? 把一切都告诉我。"

"什么事儿也没有。"

"我知道是出什么事了。"她坚持说。

"睡觉去吧。"他说。

"所有的邻居们都知道你撒谎了。"

"让所有的邻居都见鬼去吧。"巴鲁赫说着,翻了个身。

"别骂人了,你听着!"

"让我一个人呆着吧。我要死了。"

"巴鲁赫,"他母亲说,"我把驴牵进来喂了。"

"让它也见鬼去吧。"

"我跟你说过,别骂人了。"

"你也可以和他们一道见鬼去吧。"

韦斯走出尼哈玛家后,他的气消了。看到巴鲁赫痛苦的样子,他内心中一道顽固的防线被击跨了。在炎热的夏夜,他想动用武力对抗那些扬言明天要用纠察包围他橘园的犹太工人抗议他雇佣廉价阿拉伯劳动力,这一决心现已渐渐地消失。韦斯走得很慢,陷入沉沉的思考之中。到了弗里德曼家门口,他加快步伐,急急忙忙走了过去,这是因为害怕抵御不住走进去请文化委员会头目帮忙的诱惑。他恢复了自信心,脑海里闪现出一个清晰的解决办法:他会像所有其他的农民一样,叫来警察,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事端平息了。他仿佛像喝醉了酒,整个世界刹那间对他充满了慈爱,世上所有的居民都亲切友好,心满意足。

他无法理解。今天夜晚，与所有的夜晚一样，大街小巷热得令人窒息，树叶纹丝不动，一切笼罩在灰尘和汗气之中。明天上午，警察会赶来狠揍纠察队员，将会爆发一场混战，谩骂声会响成一片，可巴鲁赫，心地善良的巴鲁赫却病倒了，他光溜溜的眼皮痛苦地颤抖。一个纯洁、朴实的灵魂，韦斯痛苦地思考着，也许就是最后一位伟人了。有朝一日，大家似乎都成了博罗考夫老师，像摒弃信仰条目但像平时一样无所事事的塔木德学者。

醉鬼弗里德曼突然跌跌撞撞地朝他走了过来，一股酸臭的酒气迷雾般地裹挟着他。弗里德曼一个人走路，没有人扶他。韦斯试图溜走，可醉鬼瞧见他跌跌撞撞地朝他走了过来。

“明天上午这里会有热闹看啦！”弗里德曼嚷道。

韦斯不相信弗里德曼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韦斯不理睬他，继续走路。

“亲家！”弗里德曼在他身后叫道，“亲家！你不再和我打招呼了吗？”

韦斯继续不急不慌地走路。

他在移民区的农民中没有朋友，他想。要是有朋友的话，就会去找他们讨个主意。他们和他保持距离，他不知道原因何在。一切都已经远去，变得模模糊糊起来。他不知不觉走到了铁道街。那个讨厌的兰弗斯现在大概又呆在那里讨好巴特谢娃。自从他在银行里为她找到了那份工作后，就不断地来他们家串门儿。她的挖苦并没有让他反感，好像那刺人的话不是对着他的。

但兰弗斯没在那里。布拉卡又卧床不起了，身上盖着冬天用的所有毯子。祝你好运！那是他现在所需要的一切。利娃和巴特谢娃正坐在走廊里望着院落，从酷热中缓过劲儿来。

“兰弗斯到这里来过吗？”韦斯问。

“没有，谢天谢地。”巴特谢娃说。

"她又快死了。"利娃说。

"她倒会找时候,"韦斯咕哝着,"明天他们会来纠察包围我们的橘子园。会来警察,他们会打起来的,整个是一场骚乱。我的布拉卡病了,就连万能的兰弗斯现在也帮不了我了。"

"兰弗斯?"巴特谢娃笑了,"可怜的兰弗斯能做什么呢?"

布拉卡在她的房间里大声嚷嚷。利娃走了进去,走出来的时候说:"她在祈祷呢。"

韦斯愤怒地攥紧拳头。明天巴鲁赫没来干活。韦斯叫警察,站在远处安全的地方看着他们殴打纠察队员。他没有干预警察,向他们表示鼓励或者是致谢。一切都结束后,阿拉伯人走进园子继续像平时一样干活。韦斯呆在橘园里,尽量延长闲荡时间,免得回家看到生病的布拉卡。

中午时分,利娃跑到橘园告诉韦斯他们得请个医生。他送走去请大夫的利娃,回到家里,看到布拉卡浑身烧得发烫。家里没有人,韦斯给她倒了点茶。利娃从移民区赶回来,她很害怕,浑身上下全是汗。她说医生马上就来,她自己呆在家里照顾妈妈。

医生赶来为布拉卡做检查,但是没从她嘴里问出一句话。韦斯向医生讲述了她前几年的情况。医生检查了好长时间,而后开了一些药。

第二天布拉卡觉得好多了。她恢复了知觉,又操起平时的话题,说她快要死了,说她不能活着看到女儿们出嫁。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她的身体恢复得挺快,但继续呆在床上忍受着寒冷的侵袭。

几天过后巴鲁赫回来上班,韦斯几乎认不出他了。他疲惫不堪,身子虚弱不支,眼睛浮肿,好像一直都在哭,双手不停地抖动。

埃禄月末的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天开始下雨。仲夏之际竟然下雨！大家都走出来观赏这一奇观。但是在大犹太会堂，肖尔修士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登上布道坛，发表了一通充满激情的演说。肖尔修士是个高个子红头发的男人，头发乱蓬蓬的，长长的红络腮胡子打着卷儿。他经常走向布道坛发表演说，不在乎人群中传来的抗议声和轻蔑的贼叫声。当他不打住冗长的演说主动地走下台时，他们通常得强迫他离开。他谴责外国统治者，谴责阿谀逢迎、胆小怯懦的犹太定居点领袖，谴责农民、工人和阿拉伯人。他说话时闭着眼睛。

修士走向布道坛，指着滴落雨水的窗户。

"有谁听说过这样的事——仲夏时节下雨，埃禄月里下雨？"他问会众，一根手指在空中挥动，"在忏悔的日子里下雨，是赎罪日的前兆！赎罪日就要来了，却没人提起注意。这是神的手指！"

会众成员咒骂他，要他别再浪费时间干扰他们祈祷。但是修士却不以为然，仿佛他体内正燃烧着一团火。"数以千计腐烂了的不朽之人正络绎不绝地来到这片土地上，"他说，"乌合之众们，亵渎安息日的人们、乞丐们，在移民区漫游激励百姓。唤醒乌合之众者、入侵者、制造麻烦者、蓄意破坏者……"

会众们大喊大叫，说他们来会堂不是来听政治演说的，安息日的会堂不是政治场所。但是修士却用两只手紧紧抓住布道坛的栏杆，说他不会被从站着的地方推开。"瞧那雨！"他叫道，"在埃禄月下雨。谁曾看见过这种事？是这些工人、罪犯们引得其他的人犯罪，把国家的气氛给毁了……"

上年纪的拉比现在朝他走过来，无条件地坚持要他下来。肖尔修士屈服了，耸耸肩膀，说："你们大家都可以证明我大胆地

发表意见没有闭口不言。愿神在下一个赎罪日怜悯我们吧。”

将近中午时分，天空放晴，而后这天呢和普通的夏天一样。

布拉卡·韦斯的身体状况又开始恶化。住宅对面的橘园在采摘季节非常活跃。货车在公路上来回作响，车上装满了一箱箱水果，培训农场的姑娘们坐在车上唱着歌儿。天气澄澈明朗，放眼望去，一片碧绿。这是一个惬意的季节，果实丰登，盈利很高。

一天早晨，他们发现布拉卡躺在盖在她身上的毯子里，脸色蜡黄，目光一动不动。利娃尖叫了一声，韦斯合拢上死女人的双眼。

十二

服丧期间，只有少数几个人前来探望他们。葬礼第二天兰弗斯来同他们坐上一个来小时。老莱文骑着毛驴前来。他在韦斯面前站了几分钟，含混不清地嘟囔着什么，又像来时那样急急忙忙地离去。巴鲁赫几乎每天前来，韦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从韦斯在巴鲁赫母亲家看见他那天起，巴鲁赫便开始萎缩起来。眼睛因睡眠不足而红肿，肉体和精神均被痛苦折磨着。每一道掠过卧室窗子的阴影都令他血液凝固。他躺在床上无法入睡算计着时间过了有多久。他在床边放了一把大斧头。所发生的一切在他看来成了预示报应来临的不祥之兆。他像被复仇精灵追赶着的人去往韦斯家的橘园，到那里时已浑身无力，上气不接下气。

服丧期间他几乎每天都到韦斯家里来，一言不发地站在那儿。韦斯问他是否还好，巴鲁赫回答说：

“多谢你，韦斯先生。”

"你母亲怎么样?"

"多谢你,韦斯先生。她很抱歉不能亲自来。对她的两条老腿来说路太远了。可是她来参加葬礼了。"

巴鲁赫为自己话中提到了死亡而感到惊恐,他沉默下来。

韦斯询问采摘、运输及工钱的情况。巴鲁赫结结巴巴地作了简要回答。韦斯没有多问。他看到他的女儿们光着脚坐在地上读她们的小说,而关心他的却是个小伙子。他正在削弱、萎缩,从他面前一点点地消失,仿佛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老头。韦斯不知道巴鲁赫这是怎么了,此事令他心烦意乱。

服丧期内的一个安息日,兰弗斯又来了。韦斯突然意识到他的朋友和熟人圈子比所想象的要小。他必须等到布拉卡离开人世才痛切地意识到这一点吗?他和女儿们像他们所居住的住宅一样,孤零零地置身于移民区的生活之外。

他不能再容忍看见铁道街上住宅里已经剥损了的发霉墙壁,不能容忍夜晚橘园里的孤独。布拉卡已经死了。但是她的痛苦却像悬挂在门上、窗子上和屋子角落里的蜘蛛网一样徘徊不去。既然她已经死去,他坐在那里冥思苦想,试图弄清楚她变化莫测的情绪和忧郁之情。她的离去使他脑海里充满琐碎而无意义的回忆,比如他已经司空见惯的一些小动作。如今他试图检查从他身上所截取下来的肢体的特点,不知这种截肢是否能够挽救身体的其他部分。

姑娘们和他一起坐在大房间里,看她们的小说。韦斯想,世上有书倒是件好事。姑娘们从国外带来一大包书,这些书她们读了一遍又一遍。韦斯这辈子没读过一本小说。他知道小说是为女人写的,他甚至没有感受过要挑出一本书看看写些什么的欲望。他认为或许将姑娘们分开比较好。她们在一起时,就像被某种魔鬼附了体,尤其是巴特谢娃。在她身上,在她那双灰蓝

色的眼睛里，在她所散布的怨恨中，都有几分她死去的母亲的影子。只是她做起来比较富有魅力。

星期六晚上，哈达萨和博罗考夫来看他们。哈达萨脚步沉重，脸上和身上有些浮肿，韦斯对此犯起疑心。博罗考夫在他们的审视之下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两个姑娘放下书，充满好奇地睁大了眼睛。

博罗考夫老师说："我们仍然为这场悲剧感到难过。"

"我记得她总是待我们那么好。"哈达萨说。

韦斯再也按捺不住自己。

"你们家很快就会增加新人口了。"他说着，冲博罗考夫眨眨眼睛。

老师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哈达萨骄傲地微笑着。

"采摘进展得怎么样了？"博罗考夫问。

"谢天谢地，"韦斯说，"还没有结束呢，但眼下我不能抱怨。可今年一点雨也没下，莱文用他的井水赚了许多钱。"

"不要紧，"博罗考夫说，"冬天还没过完呢。"

利娃打开房间里的灯。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摸黑儿坐着。

"安息日已经结束了吗？"韦斯问。

姑娘们吃惊地盯着他。

"安息日已经结束了。"博罗考夫老师说。

"我搞不懂你何必为这事操心。"巴特谢娃说。

"是什么时候？"韦斯问博罗考夫老师。

"你在说什么？"博罗考夫说。

"哈达萨，她什么时候有喜事儿？"

"还早着呢。"哈达萨微笑着。

"我祝你健康。"韦斯说。

"没准儿你会生一对双胞胎吧？"巴特谢娃说。

“不会的，不会的。”哈达萨说。

博罗考夫老师说：“哈达萨，我们得走了。”

“急什么呀？”韦斯说，“你说了还早着呢。”

大家都笑了。“耶迪德亚还得批改作业呢。”哈达萨说。韦斯送他们走到门口。他走回房间时，姑娘们又开始读她们的小说了。

“酒鬼弗里德曼的女儿就要生小孩儿啦，我的女儿们还在读小说呢。”他叹了口气。

“并非人人都那么幸运有像她那样的父亲。”巴特谢娃说。

“很遗憾你们没那么幸运有像她那样的丈夫。”韦斯嚷道。

“我还记得病着的妈妈说他适合我时你骂她的情形。”利娃说。

“我？”韦斯忿忿不平地说，“我？他一来你总是嘲笑他，是你，还有你妹妹，她坐在那儿摆架子，看她的小说，好像没听见我们说话似的。”

“你说他是寄生虫，游手好闲，唠唠叨叨。”巴特谢娃嚷嚷着。

“你们两个总是当面嘲笑他，弄得他无地自容，我还记得你们在他婚礼上的表现。”

“那改变不了这事实，几乎是妈妈最后一次求我时你却辱骂她。”

“不要想着法儿把你们的母亲变成圣人了。我们三个人之间没什么隐藏的。你们和我一样都知道她脑子有病。”

“你对她的身体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关心。”巴特谢娃说，“你干吗不找一个佣人帮帮她，至少是在星期五？你能够看到她怎么在我们面前一点点地倒下的，每天像个奴隶一样从早干到晚？”

韦斯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一个男人置身于两个女人当中

——预示着苦境本身。

“不管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们，你们这两个傻瓜，我只想着你们。”

利娃热泪盈眶，她说希望死的是自己，而不是她的母亲。

服丧期结束后，兰弗斯又仓促地来拜访他们一次。他一走进住宅就感觉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花白的胡须毁损了韦斯的面容。韦斯让他坐下，兰弗斯看出老人的确需要他做些什么。姑娘们依旧坐在那里读书。韦斯抓住兰弗斯的手带他走进了小房间。

“我需要一套新房，”他用一种兰弗斯几乎认不出来的声音说，那声音就像一个溺水者在呼唤着求救，“离这里远远的。我有钱，我要把小橘园全卖掉，在移民区中心买一套新房。买一套漂亮的带花园的大房子。主要是快点儿搬家。姑娘们快把我给逼疯了。”

韦斯的告白令兰弗斯颇为尴尬。他解释说这件事不能一两天就做好，但他会尽力很快把结果告诉他。

他们回到了大房间。外面的夜色凄清而寒冷。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屋里非常闷热，有股难闻的气味儿。兰弗斯是一个十分讲究的人。

韦斯对姑娘们说，“我决定在移民区内买一座新的大住宅，一座带有花园的漂亮住宅。”

“我不知道谁想买这座住宅。”兰弗斯说，“如今人们害怕住在移民区的外面。”

“你会找到买主的。”韦斯抗议道，“你会找到的。但即使你们找不到买主我们也会搬家的。我们不能住在这个牛棚里。”

“干嘛不呢？”巴特谢娃说。

"要是你想住在这里的话，欢迎你。"韦斯压住气说。

"我们对这座住宅已经习惯了。"利娃说。

"你们也会习惯另一座住宅的。适应好东西用不了很长时间的。"兰弗斯说，抓过帽子和拐杖，在风暴到来之前匆匆撤退。韦斯陪他走到大门口。

他一离开房间，巴特谢娃脸上露出恶毒的笑：

"他害怕在这所住宅的房间里，在他将母亲硬塞进去的那间烟熏火燎的小厨房里，留有对妈妈的回忆。"

韦斯回到房间里。

"明天我要雇一个佣人，"他说，"这地方已经很长时间没打扫了。"

"没必要，"利娃说，"我把缝纫社的工作辞了，可以做家务。"

"别充圣人了，利娃，"巴特谢娃说，"你可以继续在缝纫社做工，他能雇个佣人。"

"无论如何，"韦斯说，"雇佣人的花消和利娃做缝纫赚的钱差不多。或许她是对的。"

"不用说了，"利娃说，"缝纫社的工作并不比做家务令人愉快，特别是在夏天。我不是在英-巴银行工作，巴特谢娃。"

"但是我们搬到新房子里时……"巴特谢娃说。

"我看你们现在有主意了。"韦斯傻笑着。

"但是我们搬到新房子里时，"巴特谢娃重复道，"我们需要固定的帮助。大房子有许多活儿。"

"可说真的，"利娃说，"我们干吗非要搬到新房子里不可呢？因为母亲没有活着看到那一天吗？"

"不是的，"韦斯说，"因为至少我想看到你们双双都嫁出去，即使你们的母亲没有活到这一天。我打定主意做这件事。我买这幢房子时犯了一个错误。我没有考虑到不可能把个小伙子带

到这里来。”

“是你想让我们住在移民区外面的。”巴特谢娃提醒他说。

“我想离橘园近一些。”韦斯说。

“那不是真的，”利娃说，“你先买的房子。”

“你们都很清楚我不想让整个移民区的人看见你们的母亲。她不会为我们争脸的。”

“房子也不会为我们争脸的。”

“老姑娘，”他突然尖叫起来，“住口吧，老姑娘们！”

“还不太老呢。”巴特谢娃说，脸上带着轻蔑的微笑。

“至于其他，”利娃说，“我们很容易就会改变的。”

“这就是你们从小说里学来的吗？”

“对呀。”她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觉得现在我们家会有一些平和与宁静的。在我们之间会多一些爱和理解的。”

“干吗现在非要多一些平和不可呢？”利娃问，“是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吗？”

“什么也没变，”韦斯说，“只是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了，以前我们是四个人。我记得你们怎样经常煽动我去反对她。”

“我看她躺在床上要求活下去时，我们是不是没去请医生呢？”巴特谢娃问。

“在她临终前我不敢正视她的双眼。”利娃说，“她脸上布满了皱纹，嘴唇薄薄的，充满了痛苦。全是你干的。”

“巴特谢娃老了时，”韦斯说，“也是那副样子。她眼睛长得像妈妈。我开始发现她的想法也和妈妈相像了。你们的母亲年轻时和巴特谢娃很像。”

“我也是精神病，对吗？不，爸爸，你无法使我相信我是精神病的，就像你没能使母亲相信一样。”

"到最后，"利娃说，"她叫我坐到她床边。她会对我说，'告诉我，利娃，我并不是像你父亲所说的那样是个疯子，对吗？这么多年你父亲一直让我相信这一点。但你们都知道真相的。'"

"你们想干什么？"韦斯叫道，"现在你们要把我给逼疯了，就像你们逼疯你们可怜的妈妈一样。我知道是你们两个把她逼疯了。"

"别搭理他！"巴特谢娃对利娃说。

"你们想干什么？给你们自己找丈夫，结婚，丢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你们所要的一切我都能给你们——住房，橘园，钱，我所拥有的一切。别管我了。我自己照顾自己，我会设法安排的。我还不算太老，我自己不是不能自理。你们在等谁呢，等救世主吗？倘若你们那么聪明，那么完美，上哪儿去找求婚者呢？我没看到他们挤在门口，我没听到他们呼唤你们和你们窃窃私语。没人来找我向你们求婚。麻烦的是我并非酒鬼弗里德曼。他的女儿能够结婚，生孩子，快快乐乐。酒鬼弗里德曼将有外孙爬上他的膝头，拉扯他那缕胡子……"

他开始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我知道你们就像什么——从树根底下钻出来的不结果的苗儿，什么果儿都结不出来。你们知道这里的人管它们叫什么？猪猡！这就是你们，枯燥无味、尖酸刻薄、不能生养的老处女，天晓得还有什么！"

巴特谢娃站起来，利娃跟在她身后。她们回到自己房间。那天夜里她们谁也没睡。她们害怕早晨的到来，那时大家不得不互相面对，表现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什么话都没有说过。这是一个漫长的冬夜，外面像平时一样什么也没有发生，房子的百叶窗关闭着，把世界关在了外面。韦斯在自己的床上想哭，想驱除布拉卡去世以来他所感受到的来自腹部和两个太阳穴的压

力，可是他哭不出来。

巴特谢娃和利娃尽管都醒着，可是一整夜谁都没开口。她们记得布拉卡想象自己就要死去的那些夜晚，她们睡不着，在沉默中紧张地竖起耳朵。但是这一次她们都想闭上耳朵什么都不听。她们不想听到任何人的呼吸声。她们只想蜷缩进冬天盖的厚毯子里，深深地将自己埋在其中。她们都不知道争吵的实质，不知道这场争吵会导致什么，新居对她们似乎成了哄孩子进入梦乡的一则童话。

利娃为将不再做缝纫社工作的这一前景而欣喜。白天，巴特谢娃去上班，她将和父亲单独呆在家里；她将安慰他，重新恢复他可怜的爱。

他很快便忘却了，他的心渴望一切温暖或理解的表示。此外再不奢求她们什么。至于巴特谢娃呢，在她面前你从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在那双冷冰冰眼睛的监视下，你不能自由自在地做任何事。利娃现在第一次意识到尽管她同父母、妹妹等人在肉体上是那么亲近，但一点也不了解他们。他们大多只与她在头脑中所做的粗线条的勾勒对得上号。但是由于同他们在肉体上十分亲密，所以从未感到有画一幅清晰画面的必要，进而主要特征却没有抓住。

意识到这一点令她感到万分可怕。她想起母亲经常称他们为“杀人犯”。她了解父亲什么？又了解巴特谢娃什么？什么都不了解。除了什么也显示不了的日常生活琐事之外什么都不了解。一想到某天醒来之际，发现同盼着她害病、合伙算计她的完全陌生之人住在一所房子中，她就充满了恐惧感。她透过毯子偷看房间另一侧躺在床上的那个女人，强迫自己从心底里说出，我非常了解她，我了解她而且爱她。在她没有出生前我就了解她；在我没有出生之前，她的手就已经融入了我的手中。巴特谢

娃，我所深爱的、温柔的好妹妹。利娃对自己说，爱并非习惯使之然，而是容忍使之然。她努力使自己容忍，等到她说“我爱”。她想象自己吻妹妹那双蓝蓝的眼睛，吻她白皙、修长、高贵的双手。她把巴特谢娃看作父亲所推崇的完美类型，把爱她的需求看作是欠下死去母亲的一笔债。

哈伊姆·韦斯突然打开他房间里的电灯，走进厨房，给他自己倒了杯茶，并往茶里加了些白兰地。洒满住宅的灯光使巴特谢娃腾地从床上一跃而起。利娃假装睡着了。巴特谢娃看了看她。利娃感觉到妹妹的目光正看着自己，努力使自己的眼皮不要眨动。巴特谢娃离开她的床，利娃听见她离开了房间。

巴特谢娃在厨房朝父亲悄声说：“你觉得不舒服吗，父亲？”

“没什么，巴特谢娃。”

“我们都发疯了。我们太孤独了。”

“都是我的错，巴特谢娃，”韦斯叹了口气，“我们得搬出这座房子了。我那样侮辱你们，伤害你们的情感，真是疯了。”

他们压低声音，利娃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她的心怦怦直跳，她的床开始燃烧，她用脚把毯子踢开。脸上和身上大汗淋漓。听到隔壁厨房里的窃窃私语，她浑身急剧痛苦地颤抖。又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最后利娃想那全是一场梦，她拧了自己一把，咬了咬舌头，企图清醒过来。

终于她听到巴特谢娃向房间走来。她立刻用毯子把自己盖上，开始均匀地呼吸。巴特谢娃上了床，父亲房间里的灯灭了。

利娃试图睡觉。她向自己讲述新房子的式样，但脑海里却勾勒不出任何图案。她所想象出的房子均将铁道街住房的部分内容包含进去，父亲和妹妹的窃窃私语声依然在业已剥落的墙壁间嘤嘤嗡嗡，简直令她神经错乱。利娃想，最主要的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下去，不要失去理智。没什么要紧的。

第二天早晨她起床时，巴特谢娃已经醒来，在房子里走来走去。韦斯去了移民区。

巴特谢娃满脸堆笑，仿佛昨天夜里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利娃竭力不去仿效她，直到巴特谢娃淡淡地问：

“利娃，你觉得好些了吗？你从昨天晚上的事情中平静下来了吗？你吓了我们一跳。”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利娃咕哝着。

“你决定不去上班了吗？”

“是的，我今天就去告诉他们。”

“父亲为新房子的事去找兰弗斯了。”

“你高兴了。”

“那当然。”

“他的钱够吗？”

“我不管。”

利娃没有说话。

“我知道，”巴特谢娃说，“你不是特别兴奋。”

“我害怕，害怕变化。我宁愿呆在这里。”

巴特谢娃梳着头，利娃充满羡慕地看着她光滑、闪亮的长发。巴特谢娃向利娃说了声再见，便上班去了。

利娃感到自己急需出去。由于他们的粮食不多了，所以她决定到大市场买些东西。正值早春伊始，天气晴朗，流香四溢。肮兮兮道路两旁的橘子树已经开花，积过雨水的水坑已经干涸。她穿过铁路，走进移民区主街。已经有很多天没有看见如此充满生机、充满色彩、充满动感的地方了。从火车道到市场的道路两旁，依次排列着出售建筑材料的商店、铁匠铺、焊接铺、旧衣服店、旧货店、马车修理店、阿拉伯人开的咖啡馆儿，附近是——Abbattoir。喊声，叫声，锤子声，敲打声，重击声，直上云天。脸上

乌黑、指甲肮脏的小伙子们用大锤砰砰敲打。利娃在活跃而脏乎乎的市场上轻松地喘息着，沿着狭窄的街道溜达，污水顺着街道两旁的明沟缓缓地流着。到达市场时，利娃看见哈达萨正站在杀鸡人旁边，急忙闪到一边藏了起来，直到看不见哈达萨为止。

回到家后，她把窗子和百叶窗全部打开，住宅里洋溢着早春的气息。韦斯情绪低落回家来吃午饭。

"我快饿死了。那个兰弗斯，要他动真的可真难。"

从开始服丧那天起，韦斯就没有刮过胡子。一种虔敬突然攫住了他。他开始一大早起来去大教堂。他的虔敬达到如此地步，以致熟人们开始害怕是妻子的死把他弄得不平衡了。姑娘们还不太习惯他胡子拉碴的那张脸，在移民区内，人们讲述着有关他各种各样的变形故事。新房子不容易找，韦斯一家似乎又离不开铁道街上的住宅了。利娃心里偷偷地高兴。

十三

每个人都想住到方德斯街上去。住在那里的人们谁都不想搬出去。街上的新住宅寥寥无几，街上移民区里富人们的房子四周环绕着花园和古老的树木，仿佛他们永远住在那里似的。就连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兰弗斯，付出了积极有力的努力，哪儿也没去。

巴鲁赫正在逐渐萎缩。目光像被追捕中的狗的目光那样惶恐不定。尼哈玛发现他床下有一把斧子，吓得魂不附体。巴鲁赫几乎不再说话。他从来就不爱说话，可现在呢这沉默像一种蓄意的节制。尼哈玛走进来，问他关于斧子的事，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冲着尼哈玛挥舞起斧子。她尖叫着跑出房间，斧子没从巴

鲁赫的手中抛出来。她再也不劝巴鲁赫把斧子给她了。巴鲁赫的夜晚不得安宁。黎明前夕,他的眼里盈满了泪水,泪水在他的面庞上流淌。也不知道巴鲁赫哪里来的这么多眼泪。

韦斯看到小伙子病了,禁止他干活。

"从今以后,你就和其他监工一样了。"他对他说。

巴鲁赫羞于正视韦斯的目光,也不敢向他表示谢意。他已经忍受了一年多的痛苦,但体内仍然残存着生命之光,足以赋予他力量去继续日常的生活模式,这种模式在他意识到自己的欲望之前就已为他规定好了。

他几乎把自己在橘园附近野地里干的事给忘了。充斥在脑海里的思想比行动本身更加糟糕,甚至同行动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们增长膨胀到了不成比例的地步。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使之浑身冰凉,他讨厌自己,讨厌和他有关的所有人,包括他的母亲。对于自己所做的事,他并不感到伤心,对于他所轻薄过的女孩儿,他并不感到歉疚。她没有面孔,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堆破布,还有一个夏日田野中粪肥与羊身上的臭味儿。但是一个个不眠的夜晚,母亲蹑手蹑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来看他睡觉时的焦虑,损害了他的精神,在他的内在世界里形成一个个大黑窟窿。

主人外表上的变化,花白的胡须和满是皱纹的面孔,吓坏了巴鲁赫,巴鲁赫想象任何事都瞒不过韦斯先生,后者了解他所做的一切。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害怕韦斯先生的眼睛,害怕同韦斯先生说话。他把韦斯先生口中发出的每一个字当成上天命令来加以阐释,像一个处于恍然状态中的人一样做吩咐给他的一切。他工作是因为他有工作的义务,因为他为了工作而生存。韦斯要他停止工作,尽管这件事令其心烦意乱并有伤其尊严,可他还是停了下来。他在阿拉伯工人们当中来回溜达,喂毛

驴，坐在包装棚里构想一幅幅可怕的场面。午饭休息的铃声一响，仿佛是为他敲起了丧钟，他变得面色苍白、喉咙发紧。

一天晚上，他来到韦斯家，发现韦斯正在同兰弗斯说话，脑子里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念头：他们正在核计着要解除他做监工的职务。韦斯和兰弗斯正坐在桌子旁边交头接耳，巴鲁赫坐在床上等候着对自己的判决。最后，兰弗斯站起身，说了声再会，走了。韦斯用拇指蹭了蹭下巴上的花白胡须，看了看巴鲁赫，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他。

"我现在好了，韦斯先生，我现在可以自己工作了。"巴鲁赫说，并没有人问他。

"反正现在活儿也不多。"韦斯说。

巴鲁赫垂下眼帘咕哝道："没关系。"

韦斯看上去心事重重，巴鲁赫不想打搅他，起身要走。韦斯请他喝点什么，但巴鲁赫挺腼腆，双眼在祈求免除这一烦恼。韦斯不能理解巴鲁赫为什么不愿意，但还是说了声再见，为他打开房门。他慈祥地拍了拍巴鲁赫的肩膀，巴鲁赫骑上驴，不见了踪影。

韦斯准备去犹太会堂，同老人们一起研修。他喊着利娃，利娃为他端来晚餐，面包、果酱和一缸子咖啡。

"兰弗斯说什么啦？"

"他还在找呢，"韦斯说，"与此同时，我们得呆在这所破房子里。要是我们起码在入夏以前搬进新居的话就好了……"

"我们在这儿也能对付。"利娃说。

"巴特谢娃呢？"韦斯问。

"在我们房间里看书呢。"

黄昏之际，韦斯坐在犹太会堂的大走廊里，肖尔在他旁边正在谴责这个世道——痛斥政府，咒骂犹太领袖人物的被动消极

曲和逢迎，这种变节行径与奇耻大辱令他动了雷霆之怒，他两眼冒火，双唇抖动。肖尔修士的衣服破烂不堪，蓬头垢面。韦斯没有回应，他心不在焉，但肖尔修士的话并不妨碍他，这正如他的沉默并没有阻止修士继续进行高谈阔论一样。修士的某些东西让韦斯又一次感到年轻起来，给了他新的力量。修士的话尖刻激烈；他抛出这些话语恰如火焰上迸出火花，他合上双眼，充满威胁地在空中挥动着手指。

星期五，安息日开始之前，修士到移民区视察，插在嘴里的口哨像警报器一样尖叫。开店的人挺怕他，立即关上店门，这是由于肖尔嘴茬子厉害，也由于他的双手不老老实实地呆在兜里。

祈祷之后，他们坐在会堂的后面，由年事已高的老拉比给他们讲《塔木德》经文。肖尔将会加上他本人从现实事件中撷取下来的东西，蒙在鼓里的拉比疑惑不解地出神。他们试图让肖尔闭上嘴巴，告诉他不要捣乱，可是他们却制止不了他的热情。对于大块头魏兹曼和最高专员，地下运动和警察当局，工人和农民，他都以愤怒的先知般热情予以谴责与谩骂。韦斯又惊又奇地望着他，对他的话则一句也听不懂。读完一本《塔木德》小册子，人们端来蛋糕和饮料，但是肖尔修士既不吃也不喝。他那双紧张不安、美丽非凡的双手充满期冀地扭曲在膝上。他在期冀什么，没人知道。

修士一个人住在小棚屋里。韦斯决定邀请他在安息日来家里吃饭。开始修士拒绝了，但最后他被韦斯的讨好所打动，同意前来。

巴特谢娃听说父亲打算带肖尔修士来吃晚饭，宣布她不会与那个疯乞丐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韦斯又吃惊又气恼，大发脾气。利娃害怕那个晚上又会变成一个充满仇恨的梦魇。

韦斯忍住气，冷静而激烈地说他还是这个家的主人，他有权

决定邀请谁，要是巴特谢娃不愿意，韦斯允许她不来吃饭。

“你呢，利娃，你能够忍受这件事给那个疯子做饭吗？”巴特谢娃问。

“我会雇个女人来干活。”韦斯说。

“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巴特谢娃说。

利娃叹了口气。

“我不明白这里是怎么啦，”巴特谢娃说，“一切都颠倒了。他突然间摇身变成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一天到会堂祈祷两三次。留胡子，同乞丐和疯子交朋友，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干吗不也把巴鲁赫一块儿请上？他最近的样子很可怜。干吗不把玛莎一同请上？也请上阿拉伯工人，干吗把他们漏掉呢？我们给镇上所有的小丑举行个晚会！而后他会惊讶为什么我们在移民区没交一个农民朋友。”

“行了，巴特谢娃，”利娃恳求道，“要是他如此愿意，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做吗？”

“你也一样！我们周围的人全疯了，利娃，我们掉进了一个深渊。母亲大概诅咒我们了，我不知道。”

“你难道没看出她精神不正常吗？我跟你说这个姑娘发疯了！”韦斯声明说，从桌旁起身。

“你自己听听她在说些什么。”

巴特谢娃气得脸色苍白，双目圆睁。利娃的脑海里浮现出新居的情景，倘若他们真的搬到了那里，也不会有任何起色。最好是在铁道街上，在这些遥远的橘园当中就把一切都了结。韦斯走出门摸黑坐在走廊的栏杆上。巴鲁赫栽下的树木已经长高了一些，篱笆旁边的杜鹃花丛投下粗笨的阴影。但眼下树木已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就要搬到奠基者街上的新居里去了。他在外面和煦的晚风中等待平息自己，等待让利娃平息巴特谢娃

的怒气。韦斯决意固执己见。

与此同时，博罗考夫老师坐在弗里德曼家的大屋子里。酒鬼弗里德曼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睡下。春夏季节的来临总会令博罗考夫产生做些什么的愿望，但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哈达萨坐在大沙发上，怀孕使她的样子奇丑无比，一度细嫩的脸庞臃肿而无表情。只有目光依旧亲切地追随着他，充满了无限的艳羡。他在家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屋外是寂静无声的黑夜，屋内是——一种重压。这重压来自窗外飘来的茉莉花香，卧室里醉汉发出的鼾声，以及漫无边际的无尽期待。博罗考夫老师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哈达萨充满慈爱与歉意的目光跟着他转。他从屋里走出来，穿过走廊，走进一片漆黑的花园，哈达萨的目光像两只忠实的狗一样跟随着他。花园里传来蟋蟀的尖叫声，弥漫着甜腻腻的茉莉花香。

离醉鬼弗里德曼家不远，巴鲁赫睁大双眼躺在床上。母亲在她的房里打着呼噜，鼾声使他不由自主地义愤填膺，想冲破什么。他拨弄床下的斧头，触摸冰凉的金属使他稍微平静下来。一队皮肤黝黑的贝督因人携带着货物、家当，赶着羸弱的羊群从窗下经过，这些羊径直被赶到埃及。游牧人袍子里插着匕首，眼中充满血丝和酒气，牙齿黑得像沥青。他们的女人头戴面纱，身上刺字，脸上、脖子上缠着一串串古银币，叮当作响。

流浪者们密麻麻地聚集在房子四周，点燃营火。驴在牲口棚里鸣叫，巴鲁赫不能跑过去帮它。他们把他母亲拽出来，将她的手脚绑了起来，放在驴背上。他可怜的老母亲啊！巴鲁赫帮不了自己的母亲，在整个事件中他是个局外人，无法接近。他束手无策，动弹不得，说不出话。骆驼正在啃噬他的番石榴树，那些树闻起来像秋天的气息。他的母亲没有哭泣；她一声不吭，心都碎了。他甚至无法伸手将斧子拿过来。整个移民区都在沉

睡，没人能听到这一切，没人能知晓这一切。这样比较好。一切都在沉寂中进行。只听得挂在蒙面女脖子上钱币链子的叮当声。绳子在老尼哈玛身上划出一道道深深的血痕，像夏日干涸红土上的痕迹。她在驴背上来回摇晃。

旅行队消失在夜幕之中，踏上去往埃及的旅程。每到一处，身后都扔下灰堆和粪便。巴鲁赫没有悲伤，没有恐惧和愤怒。在整个事件中，他是个局外人。他无能为力，不能去拯救他那位善良而爱唠叨的老母。

巴鲁赫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影子在窗子上舞弄，不是梦。因为他很清醒，他睁大了双眼，神情木然。

他听见母亲在她的房间里打着呼噜。是黑夜带来的某种游戏使之能够安歇下来。

韦斯和兰弗斯正合计着把他开除。一切都像在地震中那样翻了个个儿。一会儿又是疯疯癫癫、神志不清，还有田野里的血人。橘园的阿拉伯工人也正合计着向他复仇，正密谋着反对他。夏天从一开始就很沉重。像从天上压下一块通红滚烫的石头。外面夜色非常明澈。培训农场的一群姑娘在街上走过。一样的姑娘，一样的歌声：

去往葡萄园的姑娘，
去往葡萄藤的姑娘，
她们的眼睛像夜空一样乌黑……

巴鲁赫从床上跳起来，威胁地挥动着斧子，砰的一声关上百叶窗。接着回到床上，两只大手将眼睛盖住。睁开眼睛的一刹那，看见母亲像影子一样，惊恐地站在床边。

十四

肖尔修士被请到韦斯家里吃过两顿饭，一顿是星期五晚饭，一顿是星期六午饭。利娃忙了一天一夜做父亲喜欢的饭菜。也门女佣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像是邀请最高行政长官似的。”利娃笑着说。

“不要向修士提他的名字，”韦斯说，“他恨他。他们之间有怨。”

“我不和那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巴特谢娃再次宣布道。

“听见了，”韦斯说，“我不怕的。没必要几分钟就重复一遍。”

“肖尔先生知道怎么用刀叉吗？”巴特谢娃问。

“不知道，巴特谢娃。他用手抓饭，有时也用脚。”韦斯说。

“爸爸，你们成了很快活的朋友。”巴特谢娃用一种伤心的口吻回敬了一句。

韦斯站起身，拿上换洗的衣服和一条大毛巾，到移民区的游泳池洗澡。

晚上，祈祷仪式结束后，韦斯和肖尔修士一起上了铁道街。桌子摆放在大房间里，中央燃烧着安息日蜡烛。旧银烛台是布拉卡·韦斯的。利娃和巴特谢娃对“安息日快乐！安息日快乐！”的欢叫予以冷冰冰的回复。两个男人洗过手后，都坐到了桌子旁边。肖尔修士身穿一件脏兮兮的白衬衫，脸庞周围的红发像一圈火光，小眼睛炯炯有神。整整一顿饭利娃和巴特谢娃一言不发，只有他们的父亲和修士说着话。吃过饭后，两个男人突然唱起歌来，但这些歌分明是粗野可怕的吼叫，既嘶哑又丑陋，一点也不像她们所熟悉的安息日唱的轻柔歌声。韦斯试图模仿他

的客人，乃至歇斯底里地喊叫，姑娘们蔑视地盯着他。可他竟然没注意到，像是故意要气她们似的，比刚才的声音还要大，过分殷勤地朝客人微笑。很明显，他觉得自己就像从囚禁自由意志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巴特谢娃看了利娃一眼，意思是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会这样的。利娃的脸因屈辱与压抑的愤怒而变得通红，颤抖的双手去收拾桌子，目光从父亲身上移开。修士感到非常地无拘无束，不时地为自己独特的演唱而敲动着桌子、刀叉餐具和蜡烛摇摇晃晃。

吃过饭后，韦斯陪客人来到移民区边上，客人说："我想让你知道，韦斯先生，你是这个国家中少数几个选民之一。我们周围尽是小偷、胆小鬼、马屁精、恶语中伤者和雇佣杀手。以色列土地对他们无法忍受。将他们逐走，让他们哪儿来回哪儿。布尔什维克、复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统统是被收买的叛徒。"

韦斯没有回答，因为他已从同伴口中听惯了这些争论。走到铁轨旁边，他向修士伸出自己的手，但肖尔却直往后缩，他摇着头，摆着手，好像在说"不，不"接着便走了。

韦斯回去后，桌子已经收拾干净。利娃和巴特谢娃在厨房里洗碗。他走到走廊摸黑儿坐在那里，以责备她们对安息日缺乏虔诚。巴特谢娃从厨房走了出来，故意打开灯。韦斯张开嘴巴准备抗议，但又把嘴巴闭上，什么话也没说。巴特谢娃微笑着，胜利地回到厨房。他听到她们交头接耳，渴望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巴特谢娃的胜利感使韦斯心里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空虚和痛苦的孤立无援之感。

最后他站起身，走进厨房。

"我毕竟看见巴特谢娃亲自出场款待我们的客人啦。"

巴特谢娃对这种挑衅不理不睬。她冷漠而轻蔑地看着他。

但利娃却说："你这是在自我欺骗，爸爸。这种人不值得你

与他交往，他没给我们家带来任何荣誉。”

“你在说些什么，利娃？你不懂。那是个圣人。”

“我们爸爸突然的虔诚让我担忧。”巴特谢娃说。

“我并没有问你的意见。”韦斯说。

“他要发疯了，利娃，神志不清楚。”

韦斯露出苦涩而傲慢的微笑。

“你们以为我没听到你们夜里在房间里说些什么吗？我什么都听得见。我不在乎。让全世界都来在我耳边叫嚷我疯了，我也寸步不让。可你们两个得尊重我的意愿，守安息日。我不许在自己家里生事。晚安。”

兰弗斯的家在大教堂对面，经过这么多年，他对祈祷声已经司空见惯，充耳不闻。

“像韦斯这样的笨蛋年纪越大，脑子越不清楚。”兰弗斯对他的寡妇妈说，老太太耸耸肩膀叹了口气。

“他希望新家厨房里有两个洗涤槽，”经纪人说，“一个用来洗盛肉的器具，另一个用来洗盛牛奶的器具。我上哪儿给他找奠基者街上的房子去呢？他已经打算卖掉去年从我手里买的一座橘园。”

“没关系，”寡妇兰弗斯说，“买卖东西对你是个机会，那是主要的。”

兰弗斯拦腰将母亲抱住，开始在房间里疯狂地跳起舞来。母亲尖叫着，求他停下来，因为人们从大街上看得见。但是儿子拒绝止住戏耍。安息日中午的阳光洒在墙壁发黑的房间。桌上铺着绿色天鹅绒桌布，穗子上的珠子像一滴滴晶莹的水珠闪闪发光。一屋子笨重的黑色家具使房间显得黯淡而庄严。兰弗斯一直在母亲的大耳朵旁边喋喋不休地胡说八道，老太太乐得体

不自支。

寡妇兰弗斯多数时间凭窗而立,观看移民区主街来来往往的行人。

"过来看噢,莫伊斯。"她叫着,站在窗边喘气。

兰弗斯走过来站到她身边,看见哈伊姆·韦斯同肖尔修士一起走在街上。他叹了口气,挖苦地笑笑。接着,离开窗子,躺到沙发上,开始读堆在旁边地上的报纸。

韦斯和肖尔修士一起沿大街走去。穿过铁道时,他告诉肖尔修士他打算搬到奠基者街上的一幢新房子里,他会有两个厨房洗涤槽,一个洗盛肉的器具,一个洗盛牛奶的器具。这些话并没有给修士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什么话也没说,但两眼却放着光。

他们走进家里时,两个姑娘又一次冷漠地迎接他们。他们坐到桌子旁边,向酒和面包祈祷。用过汤吃过鱼之后,利娃端来了烤肉。肖尔往嘴里放进一块肉,突然一声尖叫。他脸色苍白,双目圆睁,胳膊来回摆动,像是溺了水。他把肉吐在盘子里,开始厉声叫道:

"血!血!该死的牲口肉!生肉!盲目崇拜!生灵的血!"

利娃吓呆了,深怀内疚与惊恐,韦斯把脸埋在双手里。修士从桌旁站起身,脚踏火似的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巴特谢娃平静地站起来,镇定自若地指着门口,说:

"出去,肖尔先生!马上给我出去!"

肖尔修士没有离开。在房间里蹦蹦跳跳拍着双手,模模糊糊地嘟哝着,最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宣布说他们要把他给毒死。韦斯抬起头来说:

"请离开吧,肖尔先生。"

肖尔并没有不知所措。他冷静地走到过道,站在门口。他

口吐唾沫，骂不绝口，离开了这座房子，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韦斯一家三口默不作声地坐着，巴特谢娃打破了沉寂：

“你现在伤心了吧，爸爸？这值得吗？”

“闭嘴，你这个混蛋！”韦斯声音怪异，眼睛潮湿了。

利娃突然厉声叫着打破了沉默：

“够了，我受不了了！”

她一下子又哭又笑。父亲站起身，打了她两个耳光。她双眸圆睁，沉默下来。她走进厨房，洗了洗脸，润湿了头发。接着回到房间，一声不响地收拾碗碟。韦斯走到她身边拥抱她。韦斯将她贴在自己胸前，另一只手抚摸她湿漉漉的头发，低声说：“我可怜懂事的小利娃，我们这是怎么啦？”

巴特谢娃望着他们，她双眉紧锁，手指焦躁不安地揉搓洁白的桌布。接着，站起身，敛走剩下的碗碟。利娃从父亲怀里抽出身，跑到自己的房间。妹妹站在厨房洗碗。韦斯进来问她要不要帮忙。

“利娃干什么呢？”巴特谢娃问。

“躺在床上哆嗦呢。”他回答说。

“跟妈妈一模一样。”巴特谢娃叹了口气。

“和妈妈一样，”韦斯沉默片刻说，“今天晚上我去找兰弗斯。我们得让他快点儿办新房子的事。他故意磨磨蹭蹭为的是从我们这里多榨点钱。”

安息日结束后，从会堂回家的韦斯去了兰弗斯家。他敲敲门，没有回音。房门关着，里面一片漆黑，仿佛它的主人去做漫长的旅行。韦斯忧心忡忡，他决定坐在台阶上等他们回来，无论母亲还是儿子都可以。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抬头一看，只见兰弗斯母子吃惊地站在台阶下面。

“我觉得不舒服，”韦斯说，“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睡着了。”

“你也许该进来坐会儿喝点什么。”寡妇兰弗斯担心地说。

韦斯一下子站起来，模模糊糊地说声谢谢与再见，走了。兰弗斯母子摇了摇头，叹口气，接着便伤心地一笑。韦斯觉得，他们在看他，好像他疯了。他加快步伐，稀里糊涂急急忙忙赶到家中，到家时发现利娃已经睡了。

“她情绪怎么样?”他问巴特谢娃。

“我为你担心，爸爸。你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很晚了。”

“利娃怎么样?”

“利娃还好。我觉得她下午有点儿不对劲儿。可怜的姑娘。”

韦斯没有答话，径直上床，熄了灯。

十五

博罗考夫老师自结婚以来，也长了很多肉。绯红的脸颊下长了个双下巴，块头越来越笨重。新生活让他觉得心烦，他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大多数夜晚，弗里德曼回家时都是醉醺醺的，唱着他那些傻乎乎的歌。妊娠后期的哈达萨，坐在那里，满怀期待地望着博罗考夫；又是一个漫长的假期，文化委员会没有多少事情做。

一天晚上，他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他在移民区街上溜达，目光低垂，双手揣在衣袋里，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双脚不知不觉走到了文化委员会那间小屋。屋子里亮着灯，有几个人坐在那里读报纸。他走进去向他们打招呼，接着又出来走向奠基者街。他来到矗立着水塔的那座小山，看见一对情侣手挽着手散步，坐在长凳上拥抱，咯咯笑着，甚是欢喜，他的心快要碎了。他遗憾地想，倘若他是个诗人，倘若能够找到词句表达拥在他喉

咙的心曲该有多好。就连花园里的气息也不再令他动心。他不知道是气息本身发生了改变，还是自己变得对它无动于衷了。

突然，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大教堂广场，站在兰弗斯家对面，透过窗户，看到兰弗斯和他母亲正同韦斯和利娃说话，屋子里灯光明亮。巴特谢娃没有和他们在一起。他在那里逗留片刻，了解到他们正在谈论奠基者街上的新居，已经在讨论某些具体细节了。一直到现在，他还在想那不过是谣传，要么只是韦斯的一个怪念头而已。

他匆匆忙忙离去，到了大市场。市场一片黑暗，还上了锁，像大流散时期的一个犹太小村落。他边自言自语，边抚摸小店的墙壁，抚摸空马厩的墙壁，手指不安地在楞格上来回滑动。

双脚驱使他朝铁道的方向走去，他突然来到了铁道街上。穿过铁道后，他迈着大步走向通往韦斯家那条脏兮兮的路上。他在门口站立片刻。里面传来巴特谢娃的歌声，以及浴室里的水声。

听到她从浴室里出来，他敲了敲门。巴特谢娃来到门口，紧张地问道：

“谁呀？”

“是我，”他说，“博罗考夫。”

“博罗考夫？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他没有回答，等她把门打开。门开了一条缝，她探出头来。她看清他的脸后，把门打开。他在门口有些犹豫，似乎不想进来。

“在我没感冒之前进来吧。”她说，声音亲切而温柔。

他走进门望着她。她身穿一件蓝花格毛巾浴衣，那蓝色酷似她双眸的颜色，头发湿漉漉地垂在后颈上。一股苦涩而令人心醉的杏仁香皂味儿从她身上飘出，唤起他感官的热情。她脸

上光滑发亮。

他跟着她走进大房间，不知如何解释他因何到此。她找了个借口，转身要走进她的房间，穿上衣服，可他突然站起来抓住她的手。

“不要，巴特谢娃。”

她大吃一惊，还湿着的黑睫毛下的那双眼睛瞪大了，浴衣下的胸脯开始急剧地起伏。博罗考夫老师闭上眼睛，紧紧地将她抱住。她试图从他怀中挣脱出来，可他的臂膀具有一种巨大的力量。他弯身朝向她嘴唇，开始解她的浴衣。她把他拉进自己的房间，他在门旁用嘴触摸她的双唇，喃喃地说：

“巴特谢娃，我淳朴的小巴特谢娃，”声音几近啜泣，“我善良温柔的巴特谢娃。”

“妈妈，夜里就坐在我身边，”巴鲁赫央求他的母亲，“我怕，我非常害怕。”

妈妈担心地望着他。

“也许我该请个医生。”母亲哀求道。

“不要请医生，什么都不要做，”巴鲁赫说，“我只是害怕。我夜里睡不着觉是因为太害怕了。”

“以前你从未说过这样的话。”母亲反对他这么说。

“他们要把我给杀了，妈妈。事情就是这样。现在我知道自己害怕。我想以前我并不怕。我什么也不知道，只是害怕。”

“于是你在床下放了一把斧子。”

“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是你想把我杀了吗？”

“挨千刀的，巴鲁赫。你不正常啦。”

“就是的，妈妈，我不正常啦。”巴鲁赫说，他泪流满面。母亲以为他大概是喝醉了。上前闻闻他的气息。他的嘴和平时一样臭烘烘的。一年来，她知道巴鲁赫一定是有什么事，但他夜里一直克制住哭泣，所以她听不到。现在他觉得该当着妈妈的面哭出来。从巴鲁赫小时候起，尼哈玛就没看见他哭过。即使父亲去世，当时他 25 岁，或许更大些，他也没掉一滴眼泪，即使在墓地也没有。

“你一定是恋爱了。”母亲安慰他。

“你和你的笑话都见鬼去吧。都是你不好。”

“巴鲁赫！”尼哈玛叫道，她似乎一下子有了什么恐怖的发现，“你疯啦！”

“你是个女强人，妈妈，”巴鲁赫哭着说，“比钢铁还要坚强，长命百岁。”

“已经有一年了，你把自己关在浴室不出来时，我就觉得你是疯啦，但我没敢跟你说。我想你会把我杀了。”

“住嘴，坐到我身边来。”巴鲁赫心平气和地命令着。

泪水从他眯起的两只小眼睛中涌出来，在鼻子旁边和嘴角聚合在一起，又从那里滴到下巴和脖子上。他甚至连擦也不擦一下。

“因为你不和姑娘们一起出去，所以你心烦意乱，”母亲声明说，“这令你血脉堵塞，让你发疯。你怎么像现在这个样子生活呢？”

她整夜坐在儿子身边，等候他入睡。

他们随时都可以回来！博罗考夫老师突然脸色苍白浑身哆嗦起来。巴特谢娃抬起身，双肘支撑着自己。她的蓝眼睛冷漠茫然，双唇惨白。

他站起来，连忙惶恐不安地把衣服穿上，她十分厌恶地望着他。尽管他突然间惊慌失措，但脸上粉红色的肥肉和依旧洋溢着的自我满足的光，还是在她内心深处燃起了深深的敌意。她用睡衣紧紧裹住自己，吃力地走进浴室。他听到浴室的门关上了，听到了哗哗的水声，赶忙离开这座房子。在那条脏兮兮的路上，他辨出韦斯和利娃的身影，并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他们正在过铁路。他蹲在一条灌溉用的水沟前洗了洗脸。他看见他们走进家门。他站起身，把湿忽忽的头发向后抹抹，理了理皱巴巴的衣服，扭动着双手，边走边自言自语：

"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他来到自己睡觉的那条街上，看见卧室的灯还亮着。他不敢进去，继续在街上行走。在尼哈玛家附近一张布满露珠的椅子上坐下来，决定休息一下。

他突然听到了哭泣声。巴鲁赫呻吟着，他母亲安慰他说：

"别闹了，巴鲁赫，已经很晚了。睡觉吧。明天你还得去干活儿呢。我一直坐在你身边，别害怕。"

"他们要把我给杀了！"巴鲁赫哭着说。

博罗考夫老师吓得毛骨悚然，立即站起来蹑手蹑脚地回家了。

"今年夏天把人们全给搞疯了，"他心里说，"她爸爸死后，我们把房子卖了，搬到加利利或者是耶路撒冷去。"

哈达萨还没有睡着，正等着他；他紧紧拥抱哈达萨，吻他，但没有回答她的问话。妻子躺在他身边，他们的儿子在她腹中呼吸。所有痛苦的思虑立即离他而去。他似乎觉得他和哈达萨一直这样相挨着躺了很多天，其他的事像噩梦般遥远而虚幻了。

十六

兰弗斯给韦斯在奠基者街上找到一座住宅。厨房只有一个洗涤槽,但他们总是可以安上另一个的。房子离水塔山不远,价钱昂贵,是一座拥有许多房间的大住宅。房前有一座精心照管的花园,房后有个小果园,长着各种各样的高大果树,已经开始结果。韦斯就房价同兰弗斯进行了漫长的争论,他清楚:买果园的钱够不上新住宅的一半。

兰弗斯看出,在奠基者街上购买住房的想法在韦斯的脑海里已经是根深蒂固,意识到到了最后老人什么价钱都可以出。

"看看这墙,"韦斯说,"薄得像层纸!这难道就是你所说的现代建筑吗?用大头针就可以穿个洞!"

兰弗斯看看韦斯,露出纡贵屈尊者的微笑。"韦斯先生,这是现在建造住房的方式。"他说,"现在有了新的建筑材料。没必要造厚墙。"

这种解释并没有让韦斯感到满意,可他继续看房子。一个身材矮小脸色苍白的女人把自己和丈夫关在一个房间,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在住宅里漫游。

"瓷的,全是真瓷,韦斯先生。"兰弗斯说,内行似的用手指敲敲浴室的白瓷砖,支起耳朵倾听自己敲出的声音——证明瓷砖质量很高。

一个典型的经纪人的把戏,韦斯这样想,对他视而不见。

"那好,"他说,"这是现代,对吗?应该是这个样子。"

"还有个单独的卫生间,就在房子里。"兰弗斯热情地说,一只手放在韦斯肩上,另一只手指着长长的走廊。

"好的,好的,"韦斯做着简短的回答,不肯再往前走,"夏天

这里会很热，”他沉默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房顶是平的，没有墁瓦。”

“错了，韦斯先生，你错了，”兰弗斯表示异议，用其全部矮胖之身表达出一种义愤，双手拽住老人的袖子准备为真理而战。“大错特错了。墁瓦屋顶并不现代。现代工程发现，在墁瓦房顶和房间顶棚之间存在着真空。真空吸热慢，散热也慢。它白天将热量吸进房子，夜间散发出去。平顶屋一会儿就能把热量散尽。下午，阳光刚刚散去，房间里就已经很凉爽。不用说晚上了——两个大房间都有三个窗户，其他房间至少有两个，过堂风必然……”

下午，巴特谢娃下班后，一家三口一起到奠基者街上看房子。小个子女人打开门，看也没看他们。她丈夫立刻从房间里叫她回去，她听了他的话，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在住宅里漫游，仿佛是在他们自己家里似的。哈伊姆·韦斯和两个女儿走路蹑手蹑脚，说话交头接耳。房子又华丽，又宽敞。深颜色的家具显得很笨重，地板上铺着柔软的厚地毯。窗子很大，俯瞰着花园里浓荫密布的树木，阵阵微风拂来，窗帘翩翩舞动。利娃和巴特谢娃走过房间，仿佛置身于迷人的宫殿。韦斯露出胜利者和有产者的表情，冲她们微笑。

突然，小个子女人跳了出来，在他耳边轻声说：

“他也把家具和地毯卖给你们。”手指着房间，她丈夫正坐在那里微笑呢，她急匆匆走开，他们没机会问她什么。

巴特谢娃哀求地看了看父亲。他们自己的家具破旧不堪，不值得搬到这么大的房子里。韦斯没有说话，但从他那双眯起的双眼和蹙紧的眉峰中明显看出他是在怀疑什么。

利娃询问他们干吗要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多的房间，巴特谢娃气呼呼地瞪她。

"墙上白灰是新涂的，"韦斯说，"我觉得不好看。"

"恰恰相反，"巴特谢娃说，"我觉得挺漂亮的。"

韦斯决定买下房子、家具和里面的一切。他脑子里已经搞不清楚他还需要多少钱。他催促姑娘们不要再看了。他们离开房子，开始顺着花园小径行走，在黄昏时分的阴影里，两个姑娘在他眼里似乎消失在了梦里。

眼下他们铁道街上的房子还没有买主。兰弗斯声称这些天由于来自阿拉伯人的危险没人愿意住到移民区之外。他建议找租房的，而不是找买房的。鉴于这种情况，韦斯被迫又卖掉一座橘园，这样一来，他只剩下惟一一座橘园，也就是他最早买的莱文那座大橘子园。他手上的现金正在迅速减少。

他对女儿们说：

"现在你们终于能把你们的小伙子领到家里来了。"姑娘们默不作声。

"你们是怎么想的，我花这么多钱是为了自己吗？我已经结过婚了！你们还能跟我一起呆多久？"

"既然这样，你干吗不买两座房子？"

"我们有两座房子了，宝贝儿。我们不卖这座房子。我们把它租下来。"

利娃试图换个话题，但巴特谢娃不理会她。

"别急，利娃，"韦斯说，"你妹妹要说些有趣的事。"

"我想听听你的打算。"巴特谢娃说。

"我的打算？"韦斯问，"非常简单。你们谁先结婚，就给谁莫基者街上的房子。另一个凑合着住这里。先来先得。"

"就像抽奖券。"

"你是怎么想的？"韦斯问，"生活比抽奖好呢，还是公平呢？你们都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我的宝贝儿们。你们是两个孩

子。”

他们坐在大房间里，没人想晚饭的事。利娃跷着二郎腿坐在长沙发上，巴特谢娃坐在对面的扶手椅里，韦斯坐在桌子旁他平时坐的椅子里。

“我死以后需要有人保护你们。姑娘们不能自己生存。”

“我有固定工作，”巴特谢娃说，“我不怕。我想结婚的时候再结婚，和自己看得上眼的人结婚。”

“谁说什么了？”韦斯嚷着，“我让你跑出去看见一个男人就把他拖到拉比那里去了吗？但需要抓点儿紧。在我看来你们谁都没往那方面想——你们想永远生活在童年乐园中。”

“关于房子的事，先来先得，等等，你明白吗，利娃？他想让我们两个人斗。没别的。不然就是脑子里想着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很久以前我就说过这座房子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利娃说。

“兰弗斯讲现在住在移民区外有危险，”韦斯说，“阿拉伯人正在捣乱，不久就会搞大屠杀了。第一座房子的不利之处是它在移民区外面——孤零零的。”

“你看样子并不害怕。”巴特谢娃说。

“我相信神圣的上帝。”

巴特谢娃笑了。“你住哪儿呢？”她问。

“你还没结婚呢，这个问题不过是个假设。”

“然而——要是我们都结婚了呢？”

“我会安排的。”

“怎么安排？”

“别担心，巴特谢娃，我不会累赘你们的。”他话中带着苦涩。

“上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爸爸，”利娃说，“我搞不懂你在

说些什么,巴特谢娃。”

“你总是那么迟钝,”巴特谢娃回答说,“他是在用条件和我们做交易,所以说我们什么都得知道。我还没有把一切都弄明白。他隐瞒了什么东西,我要知道一切。”

“我什么都没有隐瞒。”

“要是没有,干吗不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都结婚后,你住哪儿?”

“我跟你说了。那个问题还是个假设,真不幸。但是,如果你非知道不可,我告诉你,我还有足够的钱为自己买间房,甚至买个小公寓。”

这个答复并不令巴特谢娃十分满意,但她沉默下来没有再问。

利娃突然从沙发上跳了下来:

“晚饭怎么办呢?”

没人回答。他们都没了胃口。利娃理解到这点,又躺下了。

韦斯坐在那里沉思,突然说:

“你们都结婚后,没准儿我也会再婚的,免得成为你们的累赘。”

十七

姑娘们惊得说不出话来。韦斯看看她们,暗暗发笑。利娃气得毛发倒竖,终于开了口:“你在说什么呢,爸爸?我们不用说会照顾你的一切。而且,你并不老,不会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你不懂,利娃,”巴特谢娃说,“事情就是这样。他正是为了再婚才给我们准备的。总之就是这么回事。整个谈论新住宅话

题的背后隐藏的就是这个，先来先得，我们的累赘。现在我全清楚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打算的吗？”韦斯气急败坏地问。后来他平静下来说，“我跟你说了，只是在你们都结婚以后我才这样做呢。”

“爱的季节在这里。”巴特谢娃唱道，朝韦斯摇着脑袋，像在装疯卖傻。

韦斯忍住气，没有坚持到得到父亲和一家之主应该享有的礼遇，想阻止巴特谢娃要挑起的那场风暴，巴特谢娃那双忽闪的眼睛正在发出危险的信号。他决定这一次不满足她，不对她伤人的话语做出反应。

利娃看了妹妹一眼，谈论起博罗考夫来。巴特谢娃猜想利娃什么都知道。巴特谢娃在夜里总是想入非非。有关博罗考夫的画面变得模糊不清支离破碎起来。最后，她分不清是事实还是幻想，心中甚至怀疑整个事情就是一场噩梦，一场虚幻，是她自己期冀和恐惧的结果。利娃一提到博罗考夫老师的名字，巴特谢娃就再次从姐姐眼中的表情猜测到她了解全部真相。紧接着一个个片断又开始清晰起来，画面又开始在她眼前浮现，像事实本身一样摆脱了想象和恐慌成分。

“你干吗那样看着我？你没听妈妈的话同博罗考夫老师交朋友，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

“我知道你厌恶他，巴特谢娃，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会怪我抢走了你大半辈子的幸福，对吧？你话不多，可是你知道如何摆殉难者的架子，像妈妈一样。”

“又来了不是？”韦斯嚷道，“这件事我不想再听下去了！”

“就算我接受了妈妈的建议，”利娃微笑着说，“他已经属于哈达萨·弗里德曼了。后来他们很快就结婚了。”

“我管得着吗?”巴特谢娃怒冲冲地嚷道,“我干吗要管那个愚蠢的哈达萨·弗里德曼,眼睛怯生生的,有个醉鬼爹,嫁人了!干吗缠着我呀?”

“我们缠着你了吗?”韦斯问。

“你累了,巴特谢娃。你情绪不好,我给你铺床去。”利娃说。

“还早呢。”巴特谢娃说。她的瓜子脸一沉,那双冷冰冰蓝眼睛上的眉峰上挑。

“你饿不饿?”利娃问。

“别像看病人似的看着我。我用不着你们管。”

“巴特谢娃……”

“你们两个把妈妈逼疯了,你们把她埋了。你们休想这样对付我!”巴特谢娃说。

韦斯跳了起来,他嘴唇苍白,脸气得通红。“你敢说,巴特谢娃!我一直保持沉默,把痛苦埋在心里,免得在家里找麻烦。你指责我?我们?我们的利娃?是你,用你那双手,用你那张臭嘴,杀死了你妈妈!她伤心得不得了!她伤心得不得了!看见你折磨她,我的心在哭泣。我非常了解我不期待你们什么,或者说不期待你们两个什么,因为利娃天性善良可脾气不好,她受你的影响很大。我从来没扬手打过任何人,更不用说打我自己的女儿了,连你们小时候我都没打过。可现在,由于你的傲慢无礼和厚颜无耻,我真想狠狠地扇你一个耳光!”

“请吧,爸爸,你打呀,”巴特谢娃说着把脸伸出来,“要是能让你的良心得到安宁,减轻你的负疚感就打好了。”

利娃喘着粗气站起来,转身走向自己房间,但她突然怕她不在时他们会和好。她停下脚步转过脸,身子倚住门柱。

“现在他试图让我们彼此打架,”巴特谢娃看着利娃说,“把妈妈扯进来亵渎她的人格,这一切都是为了奠基者街上的房

子。”

“天晚了，巴特谢娃，”利娃求她，“我们该睡觉了。”

“确切地说差十分八点，”韦斯说，“天短了，黑得早。”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他们大吃一惊，几乎动不了劲儿。

巴特谢娃心中充满不祥预感，立即起身把自己关在房里。韦斯过去打开门。原来是兰弗斯，身后跟着几个人，他们是玛莎的母亲——市场上拔鸡毛的那个，玛莎那骨瘦如柴、脸色苍白、蓬头垢面的父亲，还有玛莎本人，身穿色彩鲜亮的连衣裙，身上飘着浓烈的香水味儿。韦斯让他们进来，探询的目光望着兰弗斯。兰弗斯彬彬有礼地解释说，这位女士和先生是玛莎的父母（“赫施克维茨。”玛莎的父亲纠正道），赫施克维茨先生和太太打算看看房子，要是满意的话就想租下来。

“请吧，请吧，”韦斯说，脸上带着明显的厌恶，握了握不劳动男人那瘦骨嶙峋的白手，还有他拔鸡毛的妻子的手。接着，把双手塞进裤兜儿，在里子上蹭了蹭。他带他们看大房间，玛莎母亲的脸上泛起又激动又伤心的亮光。他们穿过墙皮剥落的房间和已故布拉卡那烟熏火燎的小厨房，穿过铺着木制地板的走廊，脸上的表情妙不可言。利娃想象奠基者街上看小个子女人的房子时也许就是这副表情。玛莎母亲满面愁容地朝利娃微笑，好像为什么事情而感到抱歉，赫施克维茨先生用胳膊肘捅了捅她，催她快点儿。

玛莎好奇地检查着每一个角落，对兰弗斯说：

“因为遇到麻烦，我们要离开原先住的好房子，你带我们来看移民区外面的房子。用意何在？”

兰弗斯并没有上火。“玛莎小姐，你说什么呢？这边没有阿拉伯村庄。只有橘园的阿拉伯工人，他们最不会制造事端了。你们现在住的房子离阿拉伯村子只有十分钟的路！”

“真的，兰弗斯先生，你一定以为我不现实！怎么啦，就是这里，就在莱文先生家的橘园后边……”

“闭嘴！”玛莎父亲命令道，“别管她，兰弗斯先生。”

“你是怎么了，玛莎，你怎么能这样和兰弗斯说话？”母亲说。

“没事，没事。”兰弗斯来帮玛莎，“她问问题很对。一切必须事先弄清楚，在来得及……”

“你要求姑娘怎么样？耶海兹凯尔？”玛莎母亲说，“你瞧，她没有错。”

“她一点也不能插嘴，”赫施克维茨先生说，“没人征求她的意见。”

巴特谢娃回到起居室，姐妹们忘记了一切；她们忍住笑声，肩膀抖个不停。玛莎注意到这一点，脸红到了发梢。她情绪低落，靠在门柱上，不再说话。兰弗斯抓住韦斯的胳膊，鼓励地捏了一把。韦斯装着没有领会，客人们视察完这座小房子，韦斯满脸倦容、漠不关心地看了他们一眼。玛莎父亲令自己的妻子先说。赫施克维茨太太是个身材肥胖的女人，灰白的头发上总是系着一块手绢，忧郁而水汪汪的眼睛里总是含着微笑。

“韦斯先生，”她说，“我们没什么瞒你的。我们不是有钱人。我丈夫有病，一直干不了活，但我本人工作，我们的玛莎也一样，我们想方设法攒了一小笔钱，不够买一套房子的，但至少能租到好一点的房子。直到现在，我们一直住在一间破旧的包装棚……”

这时她丈夫插嘴说，没必要从历史背景讲起，他们正在打搅房子的主人。

房子的主人回答说一点也没打搅他们，要客人们坐下。他们没有坐，继续站着免得妨碍别人，玛莎母亲接着说：

“我们没什么瞒你的，韦斯先生……”

“你已经说过了。”她丈夫嘟哝着，恼怒地眨着眼睛。

赫施克维茨太太话音开始颤抖，目光温和起来，眼睛睁得大大的，接着又眯成一条缝：

“我们喜欢你这座房子。我们是个大家庭，孩子很多，愿上帝保佑他们安康，我们从没有拿过别人一文钱。我们总是尽自己所能安排我们的生活，努力工作，从来没有借过债。我们从没有乞求别人帮助，就连孩子生病挨饿……”

这时大滴大滴的泪珠从她的眼睛里夺眶而出，她的嘴角不住地抽搐。她掏出一块男人用的大手绢，擦了擦眼睛，接着说。

“你们的亲戚，博罗考夫老师，”她抽抽搭搭，“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的遭遇……”

她的丈夫眨眨眼睛，气得周身发抖。

玛莎决定切入正题。她问：“经纪人收取的小费和房租总共要多少钱？”

兰弗斯挥了挥他那只慷慨的手，说，讨论具体的事为时太早。他只不过是带他们来看看房子，听听他们是否喜欢。钱是另外一回事。

“那当然。”玛莎父亲说，他轻蔑地看了看玛莎和她母亲，玛莎的母亲正用那块男人用的大手绢擦眼睛，擤鼻子。“那当然，谁谈生意都没这么快。”

兰弗斯领他们走到走廊，同他们小声地商量了几句，替他们打开门，等他们出去后立即把门关上。兰弗斯回到房间后，看到韦斯坐在那里沉思，两个姑娘满怀期待地站在门口。

“你全权处理同他们的这桩生意吧，”韦斯要求兰弗斯，“只要你觉着公平就行。我不能和他们讲价。”

“讲价是我的职业。”兰弗斯开怀大笑。他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里，跷着二郎腿，用大拇指的指甲刮着小胡子，取下眼镜

擦了擦，"我是挣这份工钱的！"

"兰弗斯先生，不和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吗？"利娃问，"请吧。"

兰弗斯立即戴上帽子，站了起来：

"不，不。对不起。我不想打扰你们。"

"你没有打扰我们，"韦斯断然地说，"要你吃些东西，就吃吧。我们又不给你宰肥鹅。"

兰弗斯挺不好意思，利娃力劝他："请吧，兰弗斯先生，干吗不呆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吃顿晚饭呢？"

兰弗斯见无法拒绝，便坐到扶手椅里。

"你母亲好吗？"巴特谢娃出于礼貌冷冷地问。

"挺好的，谢谢你，巴特谢娃，"他回答说，"你也好吧？"

"谢谢。"

"银行里的工作怎么样？"

"跟以前一样无聊。"巴特谢娃微笑着。

"你怎么想的？你要操纵定居点的经济吗？"兰弗斯怀着歉意说。

"绝无此事。我没有抱怨。"

利娃回来布置桌子。兰弗斯看到她温柔地望着自己，他挺不好意思。

"你鸡蛋要怎么吃，兰弗斯先生？"

"和大家一样，"他吁了口气，"和大家一样。省事就好。"

"都一样，"利娃说，"没关系的。"

"和大家一样。"经纪人坚持说。

利娃走回厨房，巴特谢娃说：

"我已经在盼着搬进新房子了。"

"再过一个星期你们就可以搬进去。那里的人们几天内就搬出来。"

“父亲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巴特谢娃说。“你知道，我们谁先结婚，就会得到新房子。另一个得心满意足地住在这里。”

兰弗斯大吃一惊开始咯咯笑起来以掩饰自己的窘迫。

“巴特谢娃和她的幽默感……”他朝韦斯微笑着挤挤眼睛。

厨房里的利娃停住手里的活计，以便听清每一句话。

“不，是真的，”巴特谢娃继续说，“他还告诉我们说，他自己要再婚。我们都要结婚了，整个世界将会其乐融融。”

厨房里的利娃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你觉得我可以从他们手里拿到多少钱?”韦斯插了一句。

“我们得等等看。”兰弗斯叹了口气，两只手十指交错拧在一起。

“我还不能许什么愿，得等到我和他们谈判之后。”

“最后他自己会无家可归的，”巴特谢娃说，“因为他已经把房子给我们两个分了。他不想成为我们的累赘，他是这么说的。”

利娃在厨房里摔了一个盘子，把它踩碎。

“可你应该知道，韦斯先生，”兰弗斯接着说，没理会巴特谢娃，“如今人们出租房子，不那么容易就能把住房的赶走。你不能强迫租赁人搬走。”

“也许他娶个阔太太，”巴特谢娃说，“她给他提供一套比我们两个人的加起来都要好的住房。阔太太，也许年轻貌美，不像我们劳碌而死的母亲。”

利娃走进来，开始端上吃的。她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说：“随便吃吧。”

没有人开始吃饭。大家都等着别人开吃。

“干嘛不吃呀?”利娃问，声音几近哭泣。

韦斯第一个把叉子戳进食物，开始没滋没味地慢慢地吃起来。其他的人也不声不响地同他一起吃。利娃以为妹妹正在准备另外的陈述，不住地用眼角看她。但巴特谢娃若有所思地吃着饭，仿佛房间里再没有别人。兰弗斯吃得很勉强，脸上带着明显的厌恶，嚼着一块块炒鸡蛋和碎蔬菜。

韦斯问他："关于阿拉伯人是怎么说的？我们又要来一次流亡了？"

"我跟你说了，你现在最好住在移民区里。"经纪人说。

"但橘园怎么办呢？"韦斯焦急地问。

"夜里我不到那里去。"兰弗斯说。

"我想看自己的橘园也不行吗？"

"去和阿拉伯人讲去，"巴特谢娃说，"和他们解释一下，没准儿他们会理解的。"

"我的工人绝对没错儿，"韦斯说，"我的巴鲁赫认识他们。"

利娃端来蛋糕和咖啡。兰弗斯一片也不想吃；他觉得再咬一口就会恶心。利娃探询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请吃一片蛋糕吧，兰弗斯先生。我自己做的。"

"谢谢，利娃，可我吃了这么多确实饱了。"

"吃！"韦斯命令道，"她自己用全部心血做的。"

兰弗斯拿起一片蛋糕咬了一口。蛋糕很甜，油味儿很重，他咽不下去。他赞美蛋糕的味道，长时间地咀嚼，强迫自己咽下去。接着他点燃一只香烟，深深吸了一口，以驱逐蛋糕那油乎乎的甜味儿。利娃敛起桌子上的碗碟，走到厨房。她在厨房呆了很长时间，回到房间时，她穿戴整齐，头发梳得光光的，像是要出门。

"你上哪儿去？"巴特谢娃惊奇地问。

"不干你的事！"韦斯气急败坏地嚷道。

“让我来陪你吧，利娃。”兰弗斯说。

巴特谢娃没有说话，她拿起小说读了起来。利娃和兰弗斯出去了。

外面长夜寒彻。利娃恳求兰弗斯说些什么。他们沿着肮脏不堪的大路行走，周围的橘园在路上投下暗影。

“说实话，”利娃微笑着说，“听了你的话后，我有点怕。”

“没什么好怕的，”兰弗斯用一种英明的口吻说。“该发生的事，不论任何条件和场合，总会发生的。”

“你相信命运吗，兰弗斯先生？”

“信，利娃，”兰弗斯回答说，“命运是无法摆脱的。”

“你相信上帝吗？”

“许多事我们理解不了。”他说。

“我母亲死后父亲突然信起教来。巴特谢娃说他不正常。”

“许多人到了一定年龄后都这样，开始为将要来临的最后时刻担忧。他们认为，说不定那些宗教信仰里有某种真谛，诸如世界起源等等，在来得及的时候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什么损失呢？就算没有好处，至少没有坏处。”

利娃不好意思地笑了。她默默地祈祷，他们不要那么快就走到移民区，他不要问她去往哪里。他并不比她矮，她觉得他比自己矮是因为他身材宽阔。他长得耐看，说话温柔，充满了智慧，声音偏高。她热切地希望他对她说些好听的，说些暖其心扉的话。

“巴特谢娃怎么了？”过铁道时，他冷不丁地问。

“她很痛苦，”利娃叹了口气，“有什么东西在折磨她，从内部吞噬她。”

她希望把一切全盘托出，想让他成为自己的知己：

“她脑子有病。很难和她住在一起。她的舌头把一切都毁

了。她缩短了父亲的生命。”

她想同他谈谈自己的母亲，但话哽在咽喉中，她说不下去了。

兰弗斯走在她身边，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点距离。他并不正眼看她。她想让他用手触摸自己的胳膊，可他却保持着距离。她的神经几乎就要崩溃了，她怕自己会做出什么极其丢脸的事。大市场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她还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问她要去哪儿。

快到大教堂时，她伸手同他告别。她渴望体味他手掌的温暖。但他迅速又把手抽了回去，非常彬彬有礼地朝她微笑。离开他后，利娃后悔讲了巴特谢娃的事。她意识到自己脑子出了问题，嘴有些失控。她打算顺着奠基者街往前走，一直走到水塔山，但突然想起巴特谢娃独自和父亲呆在家里。她顺原路返回，开始看见阿拉伯抢劫者从市场里溜出来，尾随着她。她想起母亲，想起她对杀人犯的恐惧。她拔腿就跑，穿过铁道，奔跑中只听得橘园沙沙作响，阴声呼啸。到家时，她气喘吁吁地在门口站立一会儿，把耳朵贴到钥匙孔。房子里尽管亮着灯，但一片宁静。“他们和好了。”她气愤地想。她走进去，避免看见父亲。巴特谢娃和衣躺在床上，轻轻地哭泣。

利娃害怕自己就要崩溃。她坐在妹妹床边，茫然不知所措地望着她。巴特谢娃显然没注意到她。利娃第一次看见妹妹在哭。

她朝她弯下身子，正视她的目光，以使她看见自己。

“怎么了？”她问，“巴特谢娃，怎么了？”

“他管你叫婊子。”

“谁？”

“父亲。”

“叫我?”

“是的。”

“叫我? 为什么?”

“因为你夜里和兰弗斯一起出去了。”

“他并没有反对。”

“那是为了不伤害兰弗斯,他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太知道了,”巴特谢娃低声说,“他把一切都详详细细地策划好了。”

利娃没说什么,但她凝视了一会儿巴特谢娃,以判明她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她眼中含泪,但从她眼睛的表情和所说的话中可以看出,她的脑子完全清醒。

“你不会明白的,利娃,你判断能力简单,这事对你来说太复杂了。”

“我信命,”利娃机械地说,“我们看着挺意外,挺莫名其妙的事当中有着章法可循。无论我们做什么,还是别人做什么,都是事先定好了的。”

“兰弗斯跟你说什么了?”巴特谢娃说。

利娃意识到自己说话乱了阵脚。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这里简直让人发疯。我们需要一座有一百个房间的住房,住在一起谁也看不见谁。”

“拜托拜托,利娃,不要说新房子,说我们房子的事。你再说这件事我就要吐了。他在耍我们,在我们面前设置诱饵,我们像傻瓜似的奔过去吞吃。他聪明极了。”

“利娃,过来一下!”韦斯从他的房间里叫道。

利娃惊愕地看着巴特谢娃一眼,后者示意她去找父亲。

“你那疯妹妹和你说什么呢?”

"什么也没说,爸爸。我们没说那事。"

"哪事呀?"

"你想知道什么?"

"你缺乏理解力,缺乏个性,利娃。她跟你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好像真有那么回事儿似的。她有病……"

"有病?"巴特谢娃笑着走进房间,"她和兰弗斯出去你怎么说她来着? 你管她叫什么来着?"

"你怎么突然决定到移民区里去了,利娃?"

利娃结结巴巴,最后说:"离开这幢房子,暂时避开这些争吵。你干吗要问我? 要是你刚才反对了,哪怕做了一个反对的暗示,我也会呆在家里的。"

"我反对?"韦斯气急败坏地大叫,"我? 反对你和兰弗斯一起出去? 我只是希望能从中产生结果! 我不奢望你,我,我们两个有什么幸福。"

巴特谢娃恐怖地看着韦斯。

"他拿我们开心呢,利娃,"她说,"他在耍我们,一会儿一变,把我们全搞疯了。他对妈妈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碍他的事了。我说不上是哪件事。他要把我们给灭了。"

她快步走出房间。

韦斯一把抓住利娃的胳膊。

"我的小傻瓜。你跟他一起出去我很高兴,但我怕,非常害怕。"

利娃没明白韦斯的意思。他朝巴特谢娃的房间扬扬脑袋。

"我怕她。她没有感情,不爱这个家,甚至不爱她姐姐。她说你坏话,我都没法儿学。她把你比作夜里出去找男人的玛莎。她说你……你知道说你什么。"

利娃心里说:"我必须挺住……坚持到最后,不要发疯。我

不在乎。我不听。我不回答。我不会垮的。我不会垮的。”

韦斯拿出《诗篇》。小眼睛里燃烧着一种奇怪的狂热。他那小撮灰胡子赋予他一种令人惊恐的禁欲色彩。他说不要睡觉，要彻夜唱颂《诗篇》中的赞美诗，祈祷巴特谢娃恢复健康，祈祷家庭和睦。韦斯房间里的灯整整亮了一夜，声音在空中来回飘曳，令她们无法入睡。

巴特谢娃在床上咕哝说：

“他一开始信教，我就担心。现在他已经整夜地躺在那儿叨咕他圣书中的符咒了。”

利娃不明白父亲的用意。他的叨叨咕咕让她伤心。她不再怀疑他抱有什么邪恶的目的，不再怀疑他在要弄自己和妹妹，不再怀疑她自己的智商。她问自己，兰弗斯若是知道此事会怎么说。回忆起兰弗斯，利娃的心中充满了沮丧、屈辱和愤恨。

巴特谢娃在床上小声说：“也许他觉得不舒服。好像有些神志不清。”

她下了床，走进隔壁父亲的房间，利娃听见她对他说：

“爸爸，你觉得不舒服吗？我们并未把你说的话放在心上。我知道你没有恶意。我们原谅你了，我们爱你。睡吧。你需要休息。”

巴特谢娃把床单和薄毯拉上他的肩膀，塞到他瘦小的身子底下，关上灯，说了声晚安。他没有反抗，没说一句话。只是用惊恐探询的目光望着过了几个钟头，天亮了。

他，仿佛在为自己的生命祈祷。

第二部　奠基者街

十八

巴鲁赫被痛苦折磨了一年多。他的体力逐渐恢复，可恐惧并没有消失。他回到橘园干活。他还是睡不好觉，然而早上起来后却精力充沛，他套上驴，骑着它去橘子园。体力的恢复使他情绪稍见好转。他又开始梦见一个姑娘，有朝一日，要把她送给年迈的母亲，把她带进亲自盖好的那所房子，但他不知道怎样去和姑娘接近，告诉她自己在想些什么。

他的毛驴干干净净，养得很好。他用手抚摸毛驴的肚子和潮乎乎的脸，从来没用鞭子抽过它，也没用脚夹它的肚子。毛驴对路很熟，平静悠闲地迈着小步。早晨是属于巴鲁赫的。因为街上几乎见不到人影，他感到很自由，主宰着自己，主宰着满是露水的空荡荡大街和芬芳的空气。他打自家附近的小教堂经过；总是有几个犹太人急急忙忙跑到那里，寻找第十个人，为晨祷凑够法定人数。巴鲁赫憎恨这些。

韦斯那天下午要搬进新居。巴鲁赫答应给他帮忙。巴鲁赫知道韦斯看见他用强有力的手臂装卸他们家东西时，就不想解雇他了。韦斯对他身体的关心，对他所流露的慈爱，对他的赞美，在他看来似乎在为解雇他作铺垫。他依然害怕被解雇。

去橘园的路上，他经过铁道街上的住房，看见玛莎和她一大

家子人正在里面捆行李。他转过脸去，不让玛莎看见自己。他恨她，看见她觉得不好意思。他听见玛莎的浪笑，听见她在朝小弟弟纳伯利昂吼叫，连忙赶着毛驴快走。他为自己白白种下的树木伤心，为自己付出平地、除草、施肥、浇灌这诸多劳动伤心。要不是出于害怕和不好意思，他定会在深夜把它们全部砍掉。

恢复体力的希望在他心中燃起新的计划。韦斯同他讲了莫基者街住宅后院的果园，巴鲁赫想种植这片果园，让它在整个移民区甚至整个地区闻名遐迩。

可到了夜晚的梦中，他发现自己把双手放在韦斯先生的钱上，他抬起眼皮，发现后者正站在那里看着他。巴鲁赫想说什么，可他的两只大手却把嘴堵住了。钱滚落到地上，在脚边叮当作响，证明他犯了罪。接着，他只希望死——立即就死。母亲听到他呻吟，立即冲进他的房间，只见他大汗淋漓，泣不成声，“我什么也不想拿。”

她用温暖的袖子抹去他脸上的汗水，他把袖子拉近鼻孔闻嗅母亲的气味，亲切的味道让他感到平静与安全。有些夜晚，这样的梦会连续重复好几次，巴鲁赫早上起来时会感到纳闷。因为他平生从未垂涎过韦斯先生一块钱。

巴鲁赫甚至对自己的钱都不感兴趣。他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母亲，她说攒着他结婚时候用。他甚至都不检查一下钱是否还在。他恨钱。

他希望夜晚的痛苦很快也会解除。他很长时间没有理发了，头发盖住了头和脖颈，乱糟糟的一团黄麻。他恨自己的头发，也恨梳头。

走进橘园后，他看到阿拉伯工人，觉得他们正在用一种异样而尴尬的眼光看着他。莫不是他们从韦斯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听说要把他解雇的事了？

他努力朝工人们微笑,用阿拉伯语同他们说话,像平时一样友好,但他们回答简短,扭过身子,回避他。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他不知道吝啬鬼米尔金是否同意他再回到米尔金的橘子园。他会向米尔金解释,即使身为韦斯先生的监工,他也不索取什么特殊职务,他要向米尔金证明自己依然像从前一样强壮。他什么也没有对母亲讲,为的是不让她担心。

巴鲁赫一整天干活时闷闷不乐。尽管他努力安慰自己,可悲伤依然在折磨他。晚上,他离开橘园,没有去帮韦斯,省得让对方通知解雇他的消息时为难。

他套上毛驴,看了一眼他做监工的橘园(他不记得干了多长时间),骑着毛驴,轻松缓慢地走在脏兮兮的大街上。他走过莱文先生的几座橘园。阿拉伯门卫认出他,冲他打招呼。他想马上就到米尔金家的橘园去。

他拐上去移民区的脏路,继续向前走。毛驴像往常一样往右拐,巴鲁赫被迫踢它让它向左拐。经过米尔金家橘园门口,门卫告诉他那里没有人。他往右看了看,想起隐藏在橘园内的那块土地,让其心碎。他的心怦怦直跳,尽管他不想那么做,可还是让毛驴拐上了小径。

黑山羊正在灌木丛间吃草,当中夹杂着几只奶牛。一个阿拉伯小姑娘手上拿着根小棍,把它们赶到一块儿。还是那个小姑娘!还是那个时刻!他以为自己把她给杀了。他捏了一把大腿,想弄清楚是不是在自己那反复重现的梦中。小姑娘四处转,突然看见了他的脸,大声尖叫。两个男人,一老一少,从地那边的灌木丛中站起来,其中一个问道:

“是他吗?”

“正是他!”小姑娘嚷道,浑身颤抖。

巴鲁赫吓得像块石头,一动不动。只有衬衫在前胸抖动。

双手大汗淋漓。毛驴一声不响地站着,啃着荆棘。黑白斑点在眼前舞动。哭声叫声像奔驰而来的火车呼啸着,在耳边嗡嗡作响。

他肋上、后背上共挨了两刀,一头栽倒在满是荆棘的地上。可怕的寒冷冲击着全身。鼻子涌出了鲜血。父亲死了,母亲尖叫着扯碎衣服。黑斑点渐渐发灰,与白斑点融在了一起。灰山羊、白奶牛还有沾满鲜血与粪便的破布。

他身上尚有余温时,两个男人从他身上把刀拔下,剥光他的衣服,向他做了他对小女孩所做的事。

巴鲁赫的毛驴望着他,目光呆滞,泪汪汪的。毛驴在他脑袋前面逗留片刻,没有认出他。巴鲁赫一丝不挂。两个人把他拖到地边上,扔到离大路远远的地方。毛驴沿着橘园边缘行走,来到岔路口,拐上了去移民区的那条大路。

尼哈玛的邻居们坐在长凳上,看见巴鲁赫的毛驴顺大路走了过来。尼哈玛的脸色苍白起来,触摸毛驴的后背和肚子,似乎想看看巴鲁赫是否藏在里面。

她立即忙不迭地赶到铁道街,心中充满恐惧。路上,她向人们询问是否看见过巴鲁赫。到了铁道街韦斯家,看见韦斯和女儿们正把行李装上一辆马车,玛莎一家在院子里来回走动。她一点也没有听说新房子的事,认为一切混乱都与巴鲁赫有关。

韦斯和尼哈玛一起到橘园。路上碰见的人不认识巴鲁赫。莱文家的看门人看见巴鲁赫往左拐去,他平时很少往左拐。米尔金家的看门人和巴鲁赫说过话,巴鲁赫问他米尔金在不在园子里,他说有兴趣为米尔金工作。韦斯被蒙在鼓里。巴鲁赫为什么想和米尔金在一起?

他们走进田地。地里空荡荡的,但山羊和牲口粪的气味依然像热气腾腾的蒸汽一样从田野里飘出。韦斯什么也看不见,

但尼哈玛惊恐万状地跑到田地另一端。巴鲁赫一丝不挂地躺在灌木丛旁边。

韦斯刹那间失去了知觉。接着,他看到尼哈玛用自己的身体盖住巴鲁赫。她没有说话,没有哭泣,没有尖叫。

天黑后,警察来了。他们从巴鲁赫身上把尼哈玛拉了起来。她声音微弱,说:

"你们不害臊啊,他没穿衣服。"

她回到家里,坐在长凳上。邻居们没有一个人走过来坐在她身边,关心他。尼哈玛咒骂她的邻居们。夜深了,尼哈玛走进家里,把窗户、门全部关上。她来到巴鲁赫床前,看见床角巴鲁赫的旧拖鞋,床罩下露出他的枕头和铺盖。她痛苦地扭绞双手,跑向他床边的窗子,哭喊着:

"恶贼,强盗,凶手!恶贼,强盗,凶手!"

她就这样站在那里叫了整整一夜,接下来的夜晚也是如此,直叫得邻居们习以为常,不再睡不着觉。她的长凳空空如也,孤寂凄凉。偶尔有生人来到此地,坐在椅子上休息,听到房里传来尼哈玛的叫声,连忙起身跑掉了。

十九

韦斯参加完葬礼回到家中,在自己的橘园中溜溜达达,在他眼里,橘园已经失去了意义。从现在起,它只是他用于谋生的一片树木,再无其他作用。想到多年来巴鲁赫为自己干活时自己做的对不起他的事,他便痛苦不堪。他不知道上哪儿再去找一个监工,怎样才能相信他。他本人指导不了工作。他害怕像其他农场主那样堕落下去,像他们那样变成阿拉伯人。想到巴鲁赫强壮的身体,淡黄色的头发,他的小眼睛,像大孩子似的眼睛,

拙笨双手中舞动着的锄头，他便肝肠寸断。

他颇为淡漠地在他的新居，在女儿们分配给他的地方安定下来。最初，他们像陌生人一样在新家走来走去。宽大的房间，长长的走廊，房后的大果园，充满了神秘与恐怖色彩。房子里的气味也很怪异，让人讨厌。给韦斯的是个带窗房间，从窗子可以看见花园，看见将他们与邻居家分割开来的篱笆墙。利娃和巴特谢娃每人要了个里面的房间，可以看到果园，因为前面的房间对她们来说太大了。

很长时间，他们甚至不敢碰陌生的家具，不敢碰挂着穗子的窗帘。对脸色苍白的小女人的记忆给住宅里压下沉重的负担。即使他们现在住在了移民区中心，周围有许多房间，但并没有感到比在铁道街安全。

最初几个星期，韦斯只想休息。他仍未找到新监工，他几乎就没有去找。他等着有人来主动为他服务。

管工拆掉了厨房半堵墙，又安装了一个洗涤槽。韦斯检查了门柱上的所有圣卷，弄清楚它们是否恰倒好处，缺的地方再加上新的。晚上他在大教堂度过。他和肖尔修士都不提安息日那顿不幸的晚餐。他们相互感受到对方的友情，但韦斯再也不请他到家里做客了。

过节以后，采摘季节开始了。需要新监工一事变得紧急起来。兰弗斯不愿意帮忙，说他没有做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最后韦斯想把这份工作给玛莎的父亲。这个既苍白又失业的男人出现在脑海里，并未激起他的信心，但是从他工资里将房租扣除，倒是件好事。

韦斯走进铁道街上的老房子，受到玛莎母亲的迎接，她脸上像平时一样闪烁着令人尊敬的感激与逆来顺受的光。玛莎父亲身穿睡衣躺在床上，脸色苍白，蓬头垢面。赫施克维茨太太把孩

子们赶出房间,她丈夫起身坐在床上。

“我来这里是要向你宣布一件重要的大事,赫施克维茨先生。”韦斯说话时带有几分不自然的庄重。

“离开房间,”面色苍白的人对玛莎母亲说,“到厨房去。”

玛莎母亲立即离开了房间。

“宣布什么?”赫施克维茨问。

“你懂橘园里的活计吗?”韦斯问。

“你干吗问我这个,韦斯先生?”

“我知道你没有工作,想帮你。”

“你想要我给你干活?”

“对,”韦斯说,看到这个男人没有反应地望着自己,韦斯加了一句,“做监工。”

“大力拉!”玛莎父亲大叫。

妻子急忙走进房间,站在他身边,满怀期待地等着听他说话。

“我没有工作,”赫施克维茨先生说,“我从来没在橘园里干过。我从来没有工作过。”

“他有病,”他妻子解释说,“不让他干活。”

丈夫点头认同她的话。

“可他用不着干活,”韦斯说,“只是看着阿拉伯人干活,向我报账。”韦斯绝望地望着他们。

“要是他们,你的阿拉伯人,像杀巴鲁赫似的把我杀了怎么办?”赫施克维茨问。

韦斯对此做不出什么满意的答复。这个人提到巴鲁赫的名字,让韦斯感到厌恶。

“你知道警察今天找到了凶手?”赫施克维茨问。

“他们找到了凶手?”韦斯叫道。

“没错儿，”赫施克维茨冷冷地说，“你园子里的工人说的。他们告诉警察巴鲁赫为什么被杀，为什么有人对他做了那件可怕的事。大力拉，离开房间，把门关上。”

玛莎母亲走出房间，关上房门。

“你什么都不知道？”赫施克维茨问。

“不知道。”韦斯说，等着听可怕的事。

“他强奸了一个放羊的阿拉伯小姑娘。她家里的人找到了他，像他强奸她那样把他强奸了。”

“移民区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吗？”

“肯定知道，”他说，“即使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很快也会知道的。”

韦斯站起身，轻声说过再见，回到家里。在客厅，他发现一个瘦脸蛋、长鼻子、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他不告诉韦斯是谁把他带到这里的。他主动要做韦斯橘园里的监工。他是移民区的新人，几天前才从加利利过来。

第二天，韦斯把他带到橘园。他叫本－杰欧尼，对橘园的活计很熟。可他不肯亲自动手，只是来回溜达，对阿拉伯人说话。韦斯问他怕不怕，这个人笑着耸耸肩膀。他和巴鲁赫一点也不像。可是采摘季节迫在眉睫，韦斯别无选择。

本－杰欧尼不怎么同韦斯说话，可韦斯认为他值得信赖。他在自己家里给他提供一个房间，可新监工婉言谢绝。韦斯试图劝说他，甚至让他白住。本－杰欧尼微笑着说他喜欢一个人住。韦斯认为他的答复傲慢无礼，对自己是种伤害，但他并没说什么。

采摘季节结束了，什么问题也没出，收成很好。哈达萨生了一个小女孩儿，她给孩子取了母亲的名字，叫以斯帖。博罗考夫老师整个春天没离开过婴儿身边。生过孩子的哈达萨容光焕

发，她脸上又恢复了以前的娇嫩，眼里重又露出忧伤。

有那么一些动情时刻，博罗考夫老师想写下多年来在他心中腾升的诗句。他在想象中，能够看到主要诗行，听到诗的韵律。夏天到来之际，他的情绪又开始低落，丧失了信心。

韦斯一家适应了新的住房后，他们重又恢复了信心，晚上又开始了往日的争吵与彼此谴责。韦斯开始说起要去耶路撒冷，到哭墙祈祷。

“现在去是十分危险的。”利娃说。

巴特谢娃认为他打算吓唬她们，让她们为他难过。但他说了整整一冬后，在春天的某一天动身去了耶路撒冷。他打算在那里住上一个星期。同女儿们分别时，他像一个出远门的人一样亲吻她们，轻描淡写地谈到为了安全起见，他已立下遗嘱，要她们不要担心。利娃觉得再也见不到父亲活着回来。自从巴鲁赫死后，韦斯声称阿拉伯人最后也会把他杀掉。他提到遗嘱，令巴特谢娃那双灰眼睛黯淡无光，她的脸抽搐了一下。韦斯动身赴耶路撒冷的第一个夜晚，利娃无法入睡。她用毯子蒙住头，睡在另一个房间的巴特谢娃听不到她的哭声。对于父亲这次远行，巴特谢娃觉得是他神经不正常的信号，但在利娃眼里，却酷似一场殉难的行动，经过了深思熟虑，不可避免。折磨她的并不是害怕他不安全，而是一种无法理解的模模糊糊的恐惧，一种令其浑身颤抖、喘不上气来的恐惧。

第二天上午，她独自在大房子里的各个房间徘徊，好像是迷了路，要么就是在找什么东西。巴特谢娃从银行回到家后，利娃竭力讨好她，好像妹妹是她在这个世界的惟一精神依托。几天后，韦斯的离去便不再是这个家庭的负担了。夜晚漫长而静谧，旧小说被从老屋运来的包裹中拿出。巴特谢娃说，在夏天的夜晚，他们将坐到前面花园，花园里树影婆娑，草坪碧绿柔和，混凝

土筑成的高墙使街上的人看不到里面。

一个星期过去了，韦斯还没有回来。她们着了两天急，后收到一封信，要她们放心，告诉她们倘若情况允许，他再过一个星期就回来。

父亲的来信强烈地感染了利娃，可她不好意思向巴特谢娃表露她的感情，装着和平时没什么两样。

一星期后，韦斯带着一个老太太回到家里。她是哈茜达，酒鬼弗里德曼的小姨子。他在耶路撒冷时和她结婚，回来时把她当新娘看待。他充满深情地用宠物名字称呼她，赞美她，巴鲁赫死后，他第一次开怀大笑，是因为听了他新娘的有趣妙语。只要她一张口，用方言，尤其是让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人陌生的语言说话，他便发笑。他似乎很爱她。

老太太慈爱而同情地冲着目瞪口呆的姑娘们微笑。

"爱的时令降临了！"巴特谢娃恐怖地嘟哝道。

二十

哈茜达是哈达萨·弗里德曼母亲的妹妹。她比韦斯年龄大，姑娘们决定管她叫"奶奶"。她身材单薄，面庞瘦削、憔悴，头戴棕色假发，与她那双深深的眼睛是同一种颜色。她是个寡妇，孤身一人在耶路撒冷胡尔瓦大教堂附近的一间小房子里住了很多年。她是这样讲的，没人去过她耶路撒冷的家。

哈茜达尽管上了年纪，但却是位精力旺盛、勤劳吃苦的女性。她立刻便适应了新家里的生活方式，接过来全部家务，拒绝找佣人。利娃无事可做。父亲建议她回去做缝纫女工，但看到女儿对他的建议并不怎么热心，便不管她了。房子里干净整洁，焕然一新，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韦斯拥抱老太太，亲吻她的

头发，哈茜达说："呸，没羞，这么大岁数了，还说是虔诚的犹太人呢。"

"至少我可以相信吃的东西绝对守合礼，"韦斯对女儿们说，"谁知道你们两个在我的菜里放了什么，一对肆无忌惮的不虔诚的人。"

新韦斯太太来移民区一个星期天后，韦斯让她同自己一道去拜访她的姐夫弗里德曼，外甥女哈达萨和哈达萨刚生下来的女孩儿。

哈茜达抬起眼帘：

"我去看那个醉鬼呀？要是他现在还走得动，让他到这儿，到我自己家里来看我好了。"消息传到了弗里德曼那里，弗里德曼确知小姨子果真嫁给了韦斯并住在他家里时，有天晚上和哈达萨一起来看她。博罗考夫老师和孩子留在家里。

"我不是醉鬼，哈茜达，我现在不是醉鬼了。"弗里德曼一进门就宣布。

"难说。"哈茜达说。

"啊，哈茜达，哈茜达，"弗里德曼说，"不管嫁人不嫁人，你都没变。"

"你也没变，弗里德曼，"哈茜达说，"直到你像条醉狗似的死在大街上才会变。"

"呸，哈茜达，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你得把往常在耶路撒冷市场上和朋友们说话的语言忘掉。现在你进入了一个重要而令人尊敬的家庭。韦斯先生不是贩鱼的，不是修鞋的，也不是我这样的车夫。"

韦斯请他们进来，不要站在门口。在起居室，哈茜达拥抱哈达萨，不放开她。老人执拗的热情弄得哈达萨羞红了脸。

"我特别高兴，哈茜达姨妈，你现在和我们大家在一起了。

移民区的人们说，耶路撒冷现在在闹事。”

“哪里都有危险，哪里又都安全，”哈茜达说，“一切都取决于人和上帝。”

“当和家里人一起呆在同一个地方时，你会觉得好一些。”哈达萨说。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老人坚定地说。

“她变年轻了，这个女人。”弗里德曼窃笑着说。

韦斯让姑娘们给客人拿些茶点。她们不情愿地站起来走进厨房。

“喝点什么吧，弗里德曼？”韦斯问。

“不喝还行？”弗里德曼说，“在这种场合？我知道你们是第二次结婚，不举办全世界都来参加的大舞会。但喝点酒是件好事，以表示祝愿。愿所有的犹太人都幸福，阿拉伯人死光光！”

他的演说结束时，喝的还没有端上来，他环顾四周，为自己白白说了那些话感到遗憾。韦斯站起来，给自己和弗里德曼倒了一小杯白兰地，也给哈茜达倒了一滴。姑娘们端来甜饼、去年冬天剩下来的橘子，还有糖。

弗里德曼说，“祝愿大家好运，干杯，愿所有的犹太人……”

“你已经说过了，”哈茜达打断他的话，“没必要把同样的东西重复两遍。愿意听的都听到了。”

“你们还没见过我们小孩儿呢。”哈达萨说。

“我也还没看见博罗考夫呢。”

“他在家里看孩子。我们给她取了我妈妈——愿她安宁——的名字，叫以斯帖。”

“唉……”哈茜达叹了口气，没有说话。

利娃和巴特谢娃端来茶点后，和他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边。

“姑娘们都还好吧，韦斯？”弗里德曼问。

她们甜甜地微笑，调皮地歪着脑袋。

“你们什么时候决定结婚呢?”弗里德曼问，白兰地已经上了头，“要是等得过长，就得永远等下去了。”

韦斯红着脸说：“一切都会好的，弗里德曼，别着急。”

“什么会好的啊？我的哈达萨比她们俩年轻，她已经有小孩儿了，她给孩子取了我那死去妻子——愿她安宁——的名字。要是我们没有子女，我们所爱的人死去后，我们把她的名字取给谁？我们进入天堂后，谁又来叫我们的名字?”

“弗里德曼，谁跟你说过你能直接进天堂?”哈茜达问。

“哈茜达又说俏皮话呢，”弗里德曼冲大家眨眨眼睛，绝望地朝她摆摆手，“要是她决定谁进天堂，谁下地狱的话，她会坐在天堂里，把公牛和正义的海中怪兽全部给吞了。”

妻子和她姐夫间的这种交流令韦斯心花怒放，笑个不停，但当瞥见桌子一端女儿们那不耐烦的面容后，他似乎从甜美的梦乡中醒来，皱起了眉头。

他意识到，他的笑不合时宜，像一把把毒箭刺伤了他的女儿。弗里德曼狼吞虎咽吃甜饼，哈达萨用胳膊肘捅他，要他停下来。

“别捅了，哈达萨，我们这是在家里呢，”弗里德曼抗议道。“不对吗?”他问。

“当然了。”巴特谢娃回答说，声音令哈茜达脊梁骨直冒凉气。

弗里德曼遗憾地看了看他的空酒瓶，朝韦斯挤挤眼睛。韦斯装着没注意到他的暗示。哈茜达把椅子朝哈达萨身边拉了拉，低声问着哈达萨父亲的行为举止和情绪状况。

弗里德曼听见她们说话，说：

“我没有变，哈茜达。你是这么说的。我仍然喝得很多，享

受我的余生。你见哪儿写着不许喝酒了?"

"所有写下的东西你都照着做吗?"哈茜达说。

"你瞧她呀,"弗里德曼咯咯傻笑,"以问代答。"

"你要我怎么来回答你?"哈茜达说,"用跳舞的方式吗?"

哈达萨起身要走。

弗里德曼说:

"干吗呢,哈达萨?让我和小姨子呆一会儿。我好长时间没看见她了。自打……"

"自打婚礼,"哈茜达提醒他,"我记得清清楚楚。"

"真的吗?你记得?"弗里德曼话中透着挖苦。

"是啊,"她回答说,"我们都记得新娘的父亲,记得他那完美的举止、优雅的行动。"

"大家还以为你生在皇宫里呢。"

哈茜达没有回答。哈达萨把父亲扶起来,向主人们告别,后者答应也去他们家串门,去看看孩子和博罗考夫老师。哈达萨父女走后,房间里一阵短暂的沉默,巴特谢娃说,

"我们家的社会地位上升了。"

"那有什么,巴特谢娃?你怕他们会毁掉你结婚的机会吗?我没见你因为我们以前的关系碰到什么绝妙的婚配,没见求婚者在门口排队向你和你姐姐求婚。"

哈茜达吃惊地说:"哈伊姆,你在说什么呢?你听那个醉鬼的话干吗?姑娘们都还年轻,用不着总跟他们唠叨丈夫呀,婚配呀。时机一到,你自会知道。"

"哈茜达,"韦斯叹了口气,"你什么都不了解。你很快都会明白的。"

哈茜达满怀鼓励地朝姑娘们微笑,但她们显然不需要任何鼓励。她站起来,开始清理碗碟,把它们端回厨房,开始刷了起

来。韦斯把姑娘们丢在起居室,来厨房找她。

“你现在在用哪个洗涤槽呢?”韦斯问。

“洗牛奶器具的那个。不过没什么区别。我没把碟子放在洗涤槽里,这些碟子既没盛牛奶,也没有盛肉。”

“不错。”韦斯说,为她通过了考试而感到满意。

“为什么很快就会明白一切?”

“为什么到家的第一个星期就伤心呢?”

“事先就明白一切比较好,”哈茜达说,“准备应付打击。”

“你有了对付一切的办法,哈茜达。女人哪儿来的这么多感觉?”

“你像孩子似的喋喋不休。”哈茜达说,她的肩膀在发抖。

“怎样才能避免打击?你总是在说,‘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你有什么建议?人应该不再思考吗?思考也是善行啊。”

“像我们这两个老人,”韦斯高兴地说,“这把年纪聚在了一起,像十几岁的孩子那么快活。”

哈茜达没有说话,但韦斯看见她朝洗涤槽弯下身子时,嘴角的皱纹笑得绽开了。

韦斯的眼睛模糊了。他想让她幸福,但不知道该为她做些什么。或许,应该把她抱到她的房间,告诉她自己心中在想些什么,以前情况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样。或许,应该触摸她素洁无瑕、庄重高贵的衣衫,闻一闻那衣服的芳香,亲一下。她笑他,深深的棕眼睛也露出了笑意。她用嘴角,用两片薄薄的嘴唇,像母亲哄淘气孩子似的哄他。他不愿意这样。

利娃躺在床上读书,巴特谢娃走进房间在床上坐下。利娃放下书,看着妹妹,眼神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一切都像我所预见的那样发生了,”巴特谢娃说,“我可以

预见结果。”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吗?”利娃问。

“我知道他要做什么荒唐事。他那么大岁数的男人,丢人啊。”

“他还不算太老。”

“他举止失常,像个害相思病的初恋小伙子。”

“他需要这个。”利娃说。

“这不正常,利娃。他脑子有毛病。我看到了这种慢慢的变化。它从日常生活琐事开始,又以这场灾祸结束。”

“可他们甚至都不睡在同一个房间。”利娃说。

“你是个孩子,利娃。你对人生一无所知。”

“我和你读的是一样的小说。”

“但我从它们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你多。”

“她不怎么烦我。”

“你太顺从了,你只希望取悦别人,你有种自卑情结。那个醉鬼坐在咱们起居室时,我把他当成了我们处境的象征。”

“我们的处境从来也不怎么好。”

“但至少我们是高傲的,不与人交往。”

“为的是隐藏起全部争吵与疯狂。”

“你情绪不对劲儿,利娃。你好像要心平气和地死去似的。你好像是恋爱了。”

“你今天想法挺多的。”

“说实话,利娃,你知道你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不知道你要我说什么。”

“你不知道我的事多着呢,利娃,你想象不到,你要是知道了,会吓得魂不附体,头发都得竖起来。”

“你别吓唬我。”

“那个星期六晚上，你和爸爸找兰弗斯定新房子的事，博罗考夫突然来了。他似乎知道我一个人在家。我无法告诉你他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

“他和你做爱了？”

“是的。”

“自始至终？”

“是的。”

利娃惊恐万状。她从来没有从妹妹嘴里听说过这种事。巴特谢娃的蓝眼睛里露出笑意，利娃只能称之为淫荡。现在她什么都相信了，剧烈的战栗使她全身抖动，太阳穴怦怦直跳。

“你疯了，巴特谢娃。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都是个疯女人的话。”

“也许你是对的。”巴特谢娃叹了口气，傲慢地朝妹妹微笑。

“现在你要说什么？”利娃问。

“现在好好睡觉。”巴特谢娃说，从利娃床上起身。她打开门，砰的一声打中正试图偷听的韦斯的额头，她向父亲道歉。韦斯怒气冲冲，“你们两个整夜在交头接耳说什么呢，让不让别人睡觉了？”巴特谢娃没有回答，回到自己房间，关上了房门。

离他们住的地方不远，是矗立着水塔的小山，监工本－杰欧尼正吻着玛莎，他把双唇长时间地放在她干涸的嘴上，手在她瘦骨嶙峋的身子上摸来摸去，伸向她艳丽的连衣裙下。春天的夜晚依旧泛着凉意，但是，奠基者街上花园的气息，远处橘园的花香，一阵阵飘向小山，像夏天的花粉拥入昏昏欲睡的移民区大街。

二十一

哈茜达的衣服总是穿得干净整洁，鞋总是擦得亮亮的，眼睛里总是含着微笑。早晨她第一个起床，给韦斯和巴特谢娃准备早餐。利娃起得挺晚，因为家里已没有什么活再让她做。热风季节到来时，哈茜达开始难受。天很热，可她没有抱怨，微笑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双眼。她给他们讲耶路撒冷，讲述清新的白昼和凉爽的夜晚，铺着白砖的街道，哭墙旁边的集贸市场，以及她家附近的胡尔瓦教堂。

“你们没去过耶路撒冷，会知道什么呢？”她脸上带着梦幻般的微笑说。

“你想家吗？”韦斯问。

“总是想念遥远的地方，尤其想念耶路撒冷。”哈茜达回答说，“毕竟，这是一座圣城。”她开始讲起耶路撒冷时，韦斯就会变得神情忧郁。他所看到的耶路撒冷不过是堆石头，拥挤的人群，喧嚣骚乱，废墟累累。因害怕唇舌之罪，他不敢将这些批评之辞大声地说出来。

“耶路撒冷的空气，”哈茜达说，“有种神圣的芬芳，真的让人振奋。”

她伤心地看了看他们，似乎怀疑她讲的故事并没有激起他们的兴趣。

“在安息日，有房子的人把墙里里外外都刷成蓝的，每周都这样，石面地板闪闪发光，人们都不把在外面穿的鞋子穿进屋里，以便不弄脏地板。星期四，院子里的烤炉里便已经飘出安息日的食品味儿，安息日的烤面包味儿，全城各户都弥漫着一种清爽味儿，还有新刷的墙味儿。安息日的耶路撒冷，胡尔瓦会堂的

祈祷声正好传到我的窗前——天使就在那里，啊……”

她沉默下来，眼睛湿润了，她羞涩地笑笑自己的脆弱，起身去给草坪喷水，好使花园里空气清新。好几个小时她站在那里喷水，以找回她在新家里失去的那种凉爽。

星期五，哈茜达冒着夏日的酷热，一路走到大市场，买便宜的生活必需品。韦斯试图阻止她，解释说他们不是穷人，妻子跑到移民区另一端就为省那么几分钱，让他觉得丢脸。她说：“这里的物价简直无法无天。”不理会他的请求。她是个固执的女人，总是为她所做的一切寻找借口。她背着几只沉重的筐子回家，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没人帮她卸下她的重担。

她住的房间在家里算是大的，里面放着黑色家具。两个窗子俯视着果园。房子一角放着她的一张床，床上放有床垫，铺着她从耶路撒冷买来的绿丝绸床罩。她在一只五斗橱上，放了几张照片和几只她离不开的黑手包。果园树木的阴影遮住了窗子，房间里终日一片昏暗，凉飕飕的。

她做的饭很合韦斯的口味，可巴特谢娃却抱怨说，食物依旧弥漫着耶路撒冷屋外烤炉中的牲口粪味儿。哈茜达搞不懂牲口粪和户外烤炉有什么干系，户外烤炉和她做的饭有什么关系，也许她是为了维护和平与清净而装着搞不懂。尽管韦斯要她别在乎姑娘们尤其是巴特谢娃说过的话，可哈茜达还是怕韦斯所暗示的打击会将她置于没有准备没有能力防御的境地。韦斯的女儿们注视她的眼神，奇怪的举止和表情开始让她恐惧，因为她并不知道其用意何在，这种恐惧感模模糊糊，所以愈加难以忍受。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柜子上的东西放得和平时不一样，像被什么人翻过。一段时间过后，她注意到东西又乱了，这一次她意识到这事并非偶然，也并非自己心不在焉。

最初，她将姑娘们不怎么同她说话，看她时眼光怀有敌意和

蔑视，解释成由于死去的母亲而嫉妒，但是，她们背着她抑或当着她的面嘀嘀咕咕，或者同她们的父亲一起嘀嘀咕咕的样子，对她房间行李的干预，同她们父亲用充满神秘的暗示争吵，令她警觉并有所提防。但她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知道这打击来自何方。她确信一件事：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即使她走投无路，她也不会同任何人讲，或者是乞求弗里德曼一家的帮助。没人会了解她的痛苦与屈辱。

耶路撒冷老城的街道现在在她看来成了遥远童年时代的一个个场景，她不再知道这些场景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由于思乡而加进去的。留在那里的朋友已经从脑海里慢慢退去，每个人都缩减到她所记起的一个显著而典型的特征。一个下巴上有块胎记，另一个块头大，声音刺耳，还有一个是可怕的长舌妇，等等，等等。只有胡尔瓦会堂中人们的祈祷声依旧在感恩祈祷时回响在她的耳畔。这些时刻颇为珍贵。多数来自夜晚，少数来自早晨人们都不在家，甚至利娃也不在家之际。

利娃身体虚弱。由于对妹妹有种模模糊糊的惧怕，使她受后者古怪行动的制约。谁知道哈茜达能否成功地理解这对姐妹极其少见的行为方式？韦斯劝她，为使自己头脑安宁，别理她们，可他在内心深处，却忍受着痛苦的折磨，他试图向她隐藏起自己的忧伤。当她决定接受他的求婚时，哈茜达暗自微笑，几乎像《旧约》中帐篷后面的萨拉①，带着怀疑与羞怯。这变化对她来说太突然，幸运得不能维持长久。但最后，她相信自己命好，满腔热情地予以接受。"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多可笑呀！

只要她一张口说话，她们就会爆发一阵大笑，仿佛刚刚听过一个滑稽的笑话。她试图说些什么，她们两个会异口同声地说：

① 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之妻。

“我们来自耶路撒冷……”

哈伊姆·韦斯气得脸色苍白，但克制自己没有指责女儿们，因为他害怕爆发争吵。她们见他没有反应，越说越肆无忌惮，巴特谢娃纵声大笑，利娃学着她的样子。

哈茜达平生没让人这样恨过。她自己从来没有恨过别人，就连讨厌的弗里德曼也没有恨过。即使她在耶路撒冷的房东——她同他们一起居住了多年，只付一点点房租——也对她颇为和蔼友善，自打她寡居以来，他们每个安息日都来看她，使得她在安息日里不会难过与孤独。“我对她们做了什么，她们这么恨我？”她问哈伊姆·韦斯。

“只是巴特谢娃，”韦斯说，“利娃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跟她们解释一下我没有子嗣，她们用不着担心她们的财产。”

“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死后，你在这幢房子里一直住下去。之后，这房子给先结婚的人。”

“你忘了我比你年纪大。”

“可女人比男人长寿，哈茜达，我不嫉妒你。”他沉默之后又补了一句，“但是我不羡慕独自和她们呆在这里的任何人。”

“你说的真可怕。”

“你，用尽你全部的生活智慧，也不会明白的。你太单纯，太正派了，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

接着，她决定把翻她柜子上东西的事告诉韦斯。韦斯大光其火，立即把女儿们召来。她们进来时显得又疲惫又厌烦。

“翻哈茜达房间里的东西是什么意思？”他嚷道。

巴特谢娃眉毛上挑。“我整天出去工作，回家后奶奶和我呆在一起。你不能怀疑我干这种事。”

韦斯看着惊恐万状，脸涨得通红的利娃。

"利娃!"他吼着,以前他从未这样向她吼叫过。屈辱的泪水从利娃眼里涌出,她结结巴巴地朝巴特谢娃说:

"应该把一切都解释一下。"

"当然应该把一切都解释一下,"韦斯嚷道,"快说!"

"我的房间里没有秘密,"哈茜达平静地说,仿佛是在对小孩子解释什么,"但如果有人翻,意思就是要找什么东西。我想知道要找什么。"

利娃在哭,巴特谢娃冷冷地说:

"让她出去。"

哈茜达急忙要离开房间,但韦斯立即叫她回来。

"我和她没有秘密。她是我妻子,你们知道吗？她是我妻子!"

"你妻子患了致命的病!"巴特谢娃说。

哈茜达脸色煞白。

"你才病了呢! 你发疯了!"韦斯尖叫道,"你瞎叨叨什么呢?"

"她得了克来破头美尼亚①。"巴特谢娃冷静地说,好像并没有人打断她。

哈茜达几乎就要崩溃。她不懂这个可怕词语的意思,但词语本身却在她身上注入了死亡的恐惧,她几乎确信自己患上了这种疾病。

"那是什么?"韦斯问。

"盗窃癖,"巴特谢娃说,"是种偷窃需要,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出于某种心理需求。"

哈茜达哀求道:"巴特谢娃,你干吗说我这个？我害过你

---

① 盗窃癖。

吗?”

巴特谢娃不听她说话,一双明澈的蓝眼睛死死盯住父亲说:

“这不是件好事,但却是事实,应该告诉她。”

哈茜达跌坐在椅子上,耷拉下脑袋。韦斯站起来,鼓励地拍拍她的肩膀。

“你现在明白了,哈茜达,现在你全明白了。她发疯了。这是她的疯话。应该把她关起来。你要忍耐一下,别放在心上。为了身心的安宁。”

哈茜达没有回答,但韦斯的话似乎感动了她。她眼睛周围的皱纹中充满了焦虑,左眼开始跳动。可是她没有哭。

利娃解释说:

“所以她坚持要去大市场。在那里容易动手。大市场又热闹,又拥挤,东西很多,像她的耶路撒冷。”

“利娃,”韦斯乞求她,“你让你妹妹给搞糊涂了。你说的并不是你所想的。你是个为人正派的好姑娘。你这是怎么了?我们这是怎么了?我们干吗买这座房子,是让它空着废掉、充满失望与疯狂吗?”

哈茜达吃力地站起来,走进厨房洗碗。韦斯和两个默不作声的姑娘呆在一起。

“爸爸,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利娃坦白着,“但我希望一直保持清醒。”

巴特谢娃纵身而起,抗议这种背叛。

“小利娃,爸爸和奶奶的心肝宝贝儿。”

“住嘴,你这个疯婆子。”

“你知道事情真相,爸爸,是不是,所以有什么可嚷的呢?”

“要是我不知道你不配站在那个出色女人身边的话,我会叫你跪到她面前,亲她的双脚,乞求她的宽恕。”

"你听见了，利娃？"巴特谢娃说，"这让你想起什么了吗？想起他谈论肖尔修士的样子了吧？"

"住嘴！你听见了没有？在把你关起来之前把嘴闭上！"韦斯咆哮着，嘴唇煞白。

哈茜达站在洗涤槽旁洗刷餐具。她双手颤抖，一个大瓷盘从手上滑下来摔碎了。碎片溅得满地全是。哈茜达站在那里，两只湿漉漉的手伸到眼前，好像是中了风。泪水开始从眯起的眼睛里涌出，无声地在鼻子与下巴的皱纹间流淌。她的左眼剧烈地抖动，嘴角不住地抽搐。

韦斯听到盘子摔碎了的声音，急忙来到厨房。他抱住她的头说：

"怎么了，我的哈茜达？你怎么哭了？为可怜的碎盘子，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你哭只是为我伤心。即使没这事，我的伤心事也够多了。像你这样的聪明女人难道因为别人胡说八道而哭吗？"

哈茜达弯下腰，将碎片一片片捡起来。

"没准儿这会给我们带来好运呢，哈茜达。"韦斯说，"祝你好运！哈茜达，祝你好运！"

二十二

那年夏天很热，哈茜达很难受。韦斯忘记了，或者是试图想让她忘掉"可怕的疾病"这个话题，可巴特谢娃不住地加以暗示，不让问题消失。她甚至声称持有哈茜达患有偷窃癖的确凿证明。韦斯拒绝听她的证明，不要看见她，管她叫疯子。他表现出对哈茜达的爱，以激怒巴特谢娃，可巴特谢娃却保持冷静，镇定自若，宣布他妄想像击垮母亲那样把她击垮。

巴特谢娃在银行工作时，一直没有留心身边的人。她沉默寡言，彬彬有礼。纳胡姆·史龙密在离她不远的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可她从来也没有想过他。一天他停在她的办公桌前，拿起一张纸，他温暖的气息拂动她的脖颈。在那一刻，巴特谢娃感到好像心中有了大烦恼。这之后便是一个个局促不安的时刻，偷偷的微笑，温暖的问候，心烦意乱，夜不成眠。家里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他每天陪她从银行走到奠基者街，这些时刻让巴特谢娃整天保持良好的情绪。哈茜达以为一切又恢复了常态。家里挺安静。巴特谢娃停止了她神经质的笑声和富有敌意的暗示，她目光朦胧。韦斯想同她和解，唤回她的爱心，但利娃对他说：

“巴特谢娃挺平静，太平静了。我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他回答说，“那是个坏信号，非常坏的信号。疾病已经将她控制了，她就要静静地发疯了。”

他看到利娃惊恐万状，说：“上帝保佑我们平安无事。”

纳胡姆·史龙密下班后邀巴特谢娃去特拉维夫的一家咖啡馆。他们在黄昏时分坐在路边咖啡馆的小圆桌旁。开始纳胡姆·史龙密有些局促不安，巴特谢娃觉得他要向她表白他的爱。离开咖啡馆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拥抱了她，他们手挽手漫步走向大路的尽头，走到了海滩，接着又折回走到大路上。

巴特谢娃第一个爱的夜晚在他们家附近的小山上，在水塔附近结束了。他陪她走到门口，在那里逗留许久，不能分离。

第一道门没有关。很晚了，巴特谢娃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她想象，他们一定为她担心了，也许甚至去寻找她，可她并不在乎。

他是她所见到的最漂亮的男子。他的美并非一下子征服了巴特谢娃的心，而是一点点渗透，优美而高贵，值得她爱。史龙

密皮肤黝黑，脸像古代雕像一样棱角分明。他身材丰满但不肥胖，个子比她稍高一点，耳朵小巧，脖颈细长。他不好意思的时候，喉结突出而颤抖。他知道怎样对待她，说话温和，声音偏高，但有种悦人的沙哑。当他轻轻对她耳语时，她胸中便涌起一种温暖的激情与快感，伴随着她的呼吸而遍及全身。

她整整一夜躺在床上兴奋不已，第二天早晨没人说她夜里不在的事。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在特拉维夫的沙地上，在移民区的橘园里做爱。整整一个星期，巴特谢娃回家很晚，大家已经上了床。但韦斯和利娃每天夜里听到她光着脚走进来，蹑手蹑脚地走进她的房间。

韦斯对利娃说：

"我怕。她在其中一次漫步中会害了自己，给自己和这个家带来大祸。"

利娃猜测着事情的发展，气得火冒三丈。

经过一个星期的不眠之夜后，韦斯让巴特谢娃坐在自己面前，要她作出解释。利娃站在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听巴特谢娃说些什么。

"你知道的，爸爸，干吗要问呢？"巴特谢娃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韦斯说。

"我和人一块儿出去了。"

韦斯跳了起来，他脸色苍白，惊愕不已。

"利娃！"韦斯要求别人同情他，"这丫头疯了。这事我说了有好几年了，可没人听。"

"她干吗疯呀？"哈茜达插嘴说，"我搞不懂这事同发疯有什么关系。姑娘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她要嫁给他。这有什么错？"

韦斯没有说话，用手蒙住眼睛，呻吟着。

"你阻止不了我的。"巴特谢娃低声说。

“那个人是谁?”韦斯问。

“知道他名字做什么?”巴特谢娃吃惊地说。

“我女儿每天夜里跟一个小伙子出去,我不能知道他的名字吗?”

“他叫史龙密。”

“史龙密什么?”

“纳胡姆·史龙密。”

“他叫什么,姓什么?”

“他叫纳胡姆,姓史龙密。”

“他有家吗?”

“有。”

“你在哪儿遇见他的?”

“在银行。”巴特谢娃微微一笑。

“他是移民区的人吗?”韦斯问。

“是的。”

韦斯不再问了,他似乎打消了疑虑。巴特谢娃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她离开房间,利娃跟她一起出去,低声说:

“婊子!”

巴特谢娃傲慢地笑笑,什么也没说。她骄傲地走进自己房间,拎起包,说了声再见,上班去了。

午饭前,韦斯去了银行。他站在附近,等待雇员们出来吃午饭。最后,他看见巴特谢娃和一个小伙子手挽着手。他站在背人的地方,等到他们从视线中消失。第二天他又去了,又去观察那个年轻人。又过了一天,他看见巴特谢娃一个人出来,断定她的男朋友还呆在里面。巴特谢娃刚走不远,韦斯便急急忙忙走进了银行。

一个工作人员对他说,他们在午休,不办公。韦斯回答说他

只是想弄清楚银行里是否有个名叫纳胡姆·史龙密的职员。那个人说有，韦斯要求见他。

“等一下。”那个人说，走进了旁边的房间。门开了，小伙子出现在眼前。韦斯走向他。

“你就是纳胡姆·史龙密吗？”他问。

“是的，先生，”小伙子说，“你是谁？”

“我是巴特谢娃的父亲，哈伊姆·韦斯。”

史龙密腼腆地笑笑，伸出了手，但韦斯拒绝了，双眼充满仇恨地瞪着他，突然用尽全力吐了口唾沫，大骂他，而后走了。

回到家后，他看见她们都坐在桌子旁边等他。哈茜达已经充满焦急，因为他以前吃饭从未晚过。他坐下来，默不作声地吃饭。饥饿感一减轻，他便露出满足的微笑，说起笑话来。哈茜达以为一切都趋于好转。巴特谢娃回到自己房间休息，直到午休结束，利娃继续坐在桌子旁边看书。哈茜达将桌上的餐具收拾干净，走进厨房。

“一切都会好的，利娃。”韦斯高兴地笑着说。

利娃没有答话。她点点头，继续看书。韦斯对她丧失了信心，走进果园。那年冬天的收成并不太好，可他却并不在意。从巴鲁赫死去的那天起，他对自己的橘园就失去了兴趣。

巴特谢娃回去上班。利娃躺下休息，哈茜达开始做清洁。韦斯坐在起居室的大扶手椅里，想睡但睡不着。天很热，房子里的墙皮开始剥落。他走向墙壁，用手摸了摸。他从来就不喜欢薄而易坏的现代墙壁。兰弗斯在胡扯。搬进房子时，墙刚刚刷过，这件事引起了他的怀疑。过了一会儿，韦斯听到奔跑声，门开了，又砰的一声被关上，脚步声到了花园。巴特谢娃开开门，冲进起居室，她脸色苍白，浑身颤抖，歇斯底里地喊道：

“凶手！”

利娃和哈茜达吃惊地奔到门口。

“凶手!”巴特谢娃疯了似的重复道,“你们都是凶手!”

韦斯看看利娃和哈茜达,好像在说:“你们瞧,我说得对吧。”

巴特谢娃冲进自己的房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哈茜达完全给弄懵了,急忙追上去,敲巴特谢娃的房门,要她镇静下来。巴特谢娃没有开门,老太太问:“巴特谢娃,你怎么了?”她从里面回答:“别搭理我,我讨厌你。”

谁都不记得她以前哭过。她蓝眼睛血红、流下眼泪,湿漉漉的面庞抽搐不停的样子令人惊愕不已。利娃记得有天晚上,巴特谢娃躺在床上哭泣,可这次似乎完全不一样了。

韦斯冷静地告诉她们自己干了些什么。

“你毁了孩子的生活。”哈茜达说。

“她也会忘记的,”韦斯说,“一切都会忘记。”

“你干吗要这样做?”

“因为他不是教徒。我无法忍受女儿和自由思想家一起出去。他连帽子都不戴。”

二十三

巴特谢娃没有回去上班。一连许多天她都坐在房间里哭。“这丫头哪儿来的这么多眼泪?”哈茜达颇为惊奇。哈茜达把饭给她端进房间。巴特谢娃躺在自己床上,身穿她把自己关进房间那天穿的衣服,呆在屋子里不出来。韦斯并不担心。巴特谢娃没日没夜地躺在那里哭泣,可他说危机会过去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那是一个迟迟而至的多雨冬天。房子终日笼罩在阴暗之中,潮湿,阴冷。巴特谢娃和衣躺在床上哭泣。哈茜达说,孩子

正在一点点地把自己往死折腾。可巴特谢娃是个坚强而果敢的姑娘。

一天，她从床上起来；第二天，说，“够了”；她走进浴室，第三天；洗澡，第四天；梳头，第五天；换衣服第六天；第七天，和他们一起坐在桌子旁边。他们表现出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没人问她什么。最后，韦斯问：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上班？”

巴特谢娃没有回答。她继续坐在家里，甚至不到院子或花园里去。她开始说话。利娃鼓励她，巴特谢娃要利娃永远别再对她提起那件蠢事。她开始对爸爸微笑，最后承认他做得对，甚至为自己惹他难过而请求他的原谅。他拥抱她，吻她，像丢失了的女儿完好无损地回到身边的一位父亲。巴特谢娃神经质的笑声又开始在房间里回响，利娃跟着她学。在哈茜达房间翻柜顶上东西的事重又开始了。

哈茜达把这事跟韦斯说了。

“你有什么可害怕的，哈茜达？”他问，“要是你没有钱，她们什么也找不到，她们会放弃不翻的。”

哈茜达坚持说这样做不对。韦斯打心眼里完全赞同，可哈茜达怕他对她的爱开始减退。夜里，她在梦中看见了耶路撒冷，看见了她的朋友，安息日的胡尔瓦会堂。一切都那么奇妙地清晰与生动。她在狭窄而有遮檐的小巷中迷失了自己，在哭墙面前为自己的灵魂哭泣。梦醒令其心碎。早晨并不宽容。她睡觉时乞求，让我睡长一点，只稍稍长一点。

逾越节过后的热浪令人感到浑身乏力，意气消沉。她听到姑娘们在背后跟她们的父亲讲她在市场偷窃，讲她为他们敛财，韦斯的冷淡令其心如刀绞。回家的念头开始在她心里占了上风。这是她在伤心之际为安慰自己而想入非非。她的聪敏与能

说会道再也激不起韦斯那充满柔情的反应，她知道自己不过是个老太太。从忧郁中醒来时，她用至少自己将来是安全的这一想法来安慰自己。要是韦斯比她死的早，她会和一个姑娘——先结婚的那个——住在一起，可能婚姻会医好她的疯癫，她不会再折磨她。但是在内心深处，她希望死在韦斯之前。让他和他女儿们一起生活吧，她想。毕竟她们是他的女儿，不是我的。要是她能去耶路撒冷，至少去上几天，该有多好。但大家都在谈论战争。

战争成了人们的谈论话题。兰弗斯不停地过来解释一下。冬天收成不好，得付工人们工资，使他们继续劳动，等到下个收获到来。韦斯希望卖掉大橘园的一部分。

兰弗斯惊奇地盯着他：

“现在谁会买橘园呀？”

韦斯不得其解。

“顶多，”兰弗斯说，“你卖地可以赚一点点钱。可现在谁会买地呢？”

“为什么？”

“因为要打仗了。”

“要是打起来呢？”

“不可能把水果卖到国外去。”

韦斯明白了。现在他很庆幸自己卖了几个小橘园，买了幢大房子。经纪人向他许过愿，房价还会上升。但兰弗斯不会操纵世界的命运，怪他也没用。眼下战争还没有爆发，橘园还得继续种下去。

玛莎经常同监工本-杰欧尼一起闲逛。逛来逛去，移民区的人都看见她瘦长的身子上隆起了肚子。懂得生活本真的人都不会想象玛莎是从圣灵受孕。父母把她关在家里，不许她出来，甚

至不许她去上班。父亲发誓说要是看见韦斯的监工，一定当场打死他。玛莎说，要是他不娶她，她定亲手把他杀了。可她被关在家里，谁都杀不了。

本-杰欧尼见势不妙，有一天竟悄悄溜走，随身带了路上所需之物——韦斯交给他的工人工资。韦斯听说此事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相信此事是真的。但是，鸟飞了，钱没了，橘园里没有了监工，工人们要求发给他们工资。他拿出剩下的现金，发给工人，而后把他们解雇了。同家人住在橘园中的阿拉伯门卫继续看着园子，以允许他们住在那里作为交换条件。韦斯不知道还有什么可看的。

铁道街上的房子只带来微薄的收入，不可作为依靠，韦斯的积蓄已微乎其微。哈茜达过惯了穷日子，听监工出逃的消息，并不过于担心。姑娘们一点也不了解情况，宣布不可能出去工作。韦斯没有争辩。现实会教训她们的，韦斯心里说，他并没有因此对她们怀恨在心。

玛莎家总是房门紧闭；无论春夏秋冬，百叶窗总关着。家里总是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气味，一股汗气、铺盖和厨房里飘来的炸洋葱混合在一起的酸臭味。韦斯一进门就觉得头疼。

“我想和玛莎说话。”韦斯说。

玛莎那脸色苍白蓬头垢面的父亲坐在床上，眼里燃烧着怒火。玛莎母亲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哭泣。

“玛莎？”赫施克维茨说，“她是谁？我们家没这个女儿。”

韦斯明白了，他没有说话。玛莎的母亲用衣袖擦擦眼睛对他说：“韦斯先生，别在上吊的家里提绳子了。”

“但你需要贼时，就把他从陷阱里弄出来了。”赫施克维茨苦笑了一下，床上的弹簧在他身子底下直响。赫施克维茨太太要韦斯喝杯茶，可他拒绝了。来这儿的初衷让他觉得恶心。

"我得和玛莎说话,"他说,"他带着我的钱逃跑了。我想知道他在哪里。"

"他拿走了你的钱,可在她的肚子里给我们留了件礼物。"赫施克维茨苦笑着说。

"也许她知道些什么,我需要找他。"

"据说他参军了。"玛莎母亲说。

"去报警了吗?"赫施克维茨慌里慌张地问。

"没有。"韦斯说。

"你真好,韦斯先生,"玛莎的母亲说,"你对我们太好了,你是个诚实正派的人,韦斯先生,太感谢了。"

"韦斯先生,"赫施克维茨突然叫道,"不要让她近你,婊子的臭母狗。别跟她说话而降低自己的身份。"

玛莎走进房间。她的身孕很明显,步态沉重。她眼睛浮肿,光着脚。

"本-杰欧尼上哪儿去了,玛莎?"韦斯轻声问,"我需要他。他把我的钱全拿走了。"

"你这个臭丫头,"她父亲说,"把一切都告诉韦斯先生。不然他会把我们从这座房子赶出去,你在这里变成了什么我就不愿说了。告诉他,不然,我把你像狗一样掐死。"

"我从没想这么做。"韦斯抗议说。

"没事,"赫施克维茨在韦斯耳边低声说,"吓唬吓唬她。"

"我什么都不知道,韦斯先生。我用生命担保我什么也不知道。"玛莎发着誓,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你和你的监工们在一起很幸运呀,韦斯先生。"玛莎的母亲苦笑着叹了口气。

"玛莎和他的监工们在一起也很幸运呀。"她父亲说。

"巴鲁赫是个正派的小伙子。"韦斯气愤地说。

“他们都是正派的小伙子，”赫施克维茨说，“都想正派地把自己的同事给毁掉。”

韦斯默默地看着玛莎。

“让那个烂婊子出去吧，”赫施克维茨说，“我不想再看见她。”

烂婊子出去了。

“耶海兹克尔有病，又没有工作，”玛莎的母亲满怀歉意地说，“以前从未听他说过这么粗鲁的话，这是第一次。我们怎么办呢？”她问，开始又哭起来，“我们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我们不欠别人一分钱。大家都了解我们……”

“韦斯先生听过这话了。下面该说什么了？”赫施克维茨问。

二十四

夏天延宕不去，新住宅几间房子的墙上出现了裂缝。韦斯对现代建筑横加谩骂，请兰弗斯过来亲眼看看“他的”住房。

“没什么，”兰弗斯说，“是油漆爆裂了。”

当裂缝加宽加深时，兰弗斯说：

“土地在闹腾呢。是灰泥爆裂。没关系。”

接着，地板砖开始摇晃，地面开始翘起。兰弗斯并不害怕。战争在他身后保护他。深度近视眼镜后面的那张脸露出微笑，他跷着二郎腿说：

“他对 Shron 人说，我们的神，我们祖先的神，愿他不要把他们的房子化作他们的坟墓——赎罪日的主祭司这么说，韦斯先生。”

“赎罪日的祈祷者止不住我房子的裂缝，”韦斯跷着二郎腿说，“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住在这里会有生命危险。我犯了个大

错误，兰弗斯先生，我跟你说，一个大错误。”

“没什么错，”兰弗斯平静地说，“你每年得修修房子，用灰泥抹抹裂缝，刷刷墙。这里的土地在闹腾呢。大家都这么干。”重金戒指在他的无名指上闪闪发光，韦斯对此非常恼火。他们坐在花园里，哈茜达给他们端来茶点。姑娘们呆在里面。巴特谢娃还没有鼓起勇气走到外面。树木，灌溉得很好的草坪，鲜花给空气带来一股清新。他们摸黑坐着，几乎谁都看不见谁。利娃突然出现在门口，走过来坐在他们身边。她坐在椅子上，像兰弗斯一样跷着二郎腿，问父亲头疼病是否好了一些。韦斯咕哝了些什么，可利娃并没有听他答话。

“你呢，利娃，你感觉怎么样？”

“兰弗斯先生，谢谢你，”利娃回答说，“也好也坏。”

“可什么好什么坏呢？”兰弗斯机智地问。

“我累了。”她说，用不着为作出与兰弗斯妙语相媲美的回答而努力。

兰弗斯看着他微笑。利娃看不出这微笑是嘲讽还是脉脉含情。

“哈茜达夫人，”兰弗斯说，“利娃干吗整天那么劳累，晚上都累得不行了？”

哈茜达眯缝起眼睛。

“没有工作的时候很无聊。”话毕沉默下来。

“当你已经知道要打仗，经营橘园没什么赚头时，”韦斯突然对兰弗斯说，“你极力怂恿我多买橘园。”

“我不是先知。”兰弗斯说。

“可我的果园你连一片也不同意卖掉。”

“我既不买，又不卖。我只是个经纪人。”

“好了，”韦斯叹了口气，“只要我们还活着。”

"只要我们身体健康，"哈茜达说，"别的都不重要。"

"要是大家都像哈茜达就好了，"韦斯说，把椅子拉近她，胳膊搂住她的肩膀。老太太羞答答的，小耳朵上亮晶晶的金镯子在头发下闪闪发光。兰弗斯站起来，他看见利娃正在看他，似乎在掩饰着什么东西，某些想向他表露的东西。

"我们出去走走好吗，利娃？"他问。韦斯不寒而栗。

利娃站起身，抚平裙子，说：

"为啥不好？"

哈茜达微笑着鼓励他们。要是利娃高兴，她心里说，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他们沿着奠基者街走去，站在大市场的空货摊中央。放在人行道上的空桶散发出鲱鱼的气味儿。

"你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兰弗斯说。

"换句话说，我们的散步是有条件的。"

"但愿此事不曾发生，我没那么说。"

他们走到铁道街上，利娃说：

"要是你愿意的话，可以拥抱我。我又不是玻璃做的。"

兰弗斯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试图一笑置之，可后来伸出短粗的胳膊，搂住她的细腰。"这样好不好？"他问。

"也好也坏。"

"越坏越好。"他说，他已经预见到下面的散步将是什么情形。

他们继续往前走，穿过铁道，走近橘园。

"没有来自阿拉伯方面的危险吧？"利娃问。

"阿拉伯方面没有危险。"他说，镜片在露水中蒙上了一层雾气。

"决定你是不是个男人。"利娃命令道，这话让他不知所措，

仿佛沉重的石头压在心头。

"利娃,你怎么了?"他问,"你不知道今天晚上你在说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你会这样。"

"我不在乎。"

"你像巴特谢娃。"

"她的名字不值一提,兰弗斯。别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

他们坐在果园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周围一片死寂。他一只手搂住她的双肩把她抱在胸前,另一只手抚摩她的头发和脖颈。

利娃感到,他的深度近视眼镜把他们隔离。冰凉的金属眼镜角碰到她的脸颊,令她脊梁骨直冒凉气。他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像鹰眼一样闪闪发光。

"你不知道怎样做爱?"利娃问。

"你知道吗? 你从哪儿知道的? 你从来没有爱过别人。"

可他的嘴唇碰到她的脸颊,她渐渐感到嘴唇正在朝她的嘴上移动。

就在那时,她站起身,挽住他的胳膊,他们继续在橘园和田间漫步,干粪肥的气味在晚风中向他们飘来。

"我们坐下来聊聊好吗?"利娃问。

"好啊。"他回答说。

他们走近一座橘园,坐在一间废包装棚的台阶上。

"这里有没有蛇?"利娃问,"我怕蛇。"

"这里没有蛇。"

"把你的眼镜摘下来。"

"这是为了什么?"

"我讨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在问你。"

"不戴眼镜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是高度近视。"

“反正天很黑，你什么也看不见。”

“那看你呢？”

“你不戴眼镜也能看见我。”

利娃咯咯直笑，兰弗斯神情严峻。

“你忘了，利娃，我比你大多了。你想过我们干吗出来，到这儿干什么吗？”

“我曾要你救救我，你装做没听懂，不回答我。”

“我不记得了，”他说，“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这点你应该知道。”

“等待是很难的。”

“我知道你在受苦，利娃。在你们家，确实从墙上传来痛苦的呼唤。”

“从有裂缝的墙上。”利娃说，她苦笑了一下。

“现在你真的是利娃了，”兰弗斯说，“淳朴而自然。忘记巴特谢娃的影响，做个和别的女孩一样的女孩。听我的话，利娃。”

他一只手的手指握住她的手，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摩她。她的胳膊，胳膊肘感受到那只毛茸茸的手的温暖。突然，他的手挪开了，摘下眼镜，把它放进口袋。

他那只温暖的手又一次放在她的肩膀上，顺着胳膊向下滑动，抚摩她。他的脸伸向她的脖颈。她闻到他眼角的汗味儿。他的短睫毛非常浓密，弄得她脸颊发痒。他急促而有节奏地喘息，热气温暖了她的嘴唇。她把脸朝他转过来，他的双唇搜寻着她的嘴。有那么一会儿，她感受到他的细腻的肌肤，但突然把脸转了过来，嘴落到他的脸颊和半边鼻孔上。他亲吻她的脸颊，用手抚摸她的肩膀。

“我跟你说了你不是男人，”她嘲笑他，“你不知道怎样做爱。你亲吻脸颊。”

他没有回答。在他羞怯而笨手笨脚的抚摸中，她的身体开始产生剧烈反应。突然，她像看见巴特谢娃躺在床上，借着灯光读书。她的睡衣整洁无瑕，散发着一股香气；浆过的床单干干净净。双手优雅地捧着一本崭新的棕色封面小说。灰蓝色的眼睛扫过一行行文字。脸庞白皙，依旧犹如雕塑。

她突然惊醒了。经纪人的嘴唇划过她的耳朵，揉蹭她的脸颊，压住她的嘴。她双目紧闭，咬住牙关，但她没有转过脸去。她感觉到他汗津津的手正抚摸自己的胸脯，便把手放进他的上衣口袋，拿出他的眼镜，朝树上扔去。

兰弗斯呆若木鸡。他愣怔怔地望着她，目瞪口呆。利娃慢慢地站起来，整理一下头发和衣服。他试图再次将她抓住，但她推开他，开始向橘园门口走去。兰弗斯开始呻吟。他平着身子趴在地上，开始在树与树之间寻找眼镜。走了不远，她停住脚步，因为她认为能够听到兰弗斯的哭声。兰弗斯哭了！她不想错过这一景观。她折了回来，在不远的地方停住，站在那里望着他。他盘腿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脑袋，像将要死去的动物一样呻吟。利娃的胸腹重又感到一种压力，回忆起他柔唇的感觉，她颤抖不已。

兰弗斯叫她，她没有回应。她看着他，知道他一点也看不见自己。他坐在地上哭泣。他对找到眼镜已经丧失了信心。他盲目地在树与树之间徘徊，在黑暗中摸索着路。压力在利娃胸中愈来愈烈，她的身体凝固了。她在一棵树旁弯下身子呕吐。兰弗斯听到后，伸手挡着树枝，朝她走过来。他走到她的近旁，抓住她的衣袖，一把拽了过来。她试图跑掉，可他紧紧攥住：

“你疯了！”他叫道，“像你妹妹，像你们家里人一样发疯了。你在想什么？想着胡狼会把橘园中的瞎兰弗斯吞掉？”

“兰弗斯！”利娃尖叫着，试图脱出身来，声音一遍遍在空旷

的田野间回荡。他向她猛扑过去，扯掉她的衣服。

韦斯家的钟已敲过了十二点，利娃还没有回家。韦斯病了，头疼目眩，眼前一片模糊。他厉声咒骂经纪人。哈茜达站在他的床头，在他的额头敷上一块湿布。在痛苦时刻，韦斯对哈茜达的爱回归了。

巴特谢娃在小说中放了一枚书签，将书合上，放在旁边桌子上。她拧亮电灯，把床单拉过肩膀，努力使自己入睡。等利娃终于回到家时，她依旧没有睡着。

二十五

哈伊姆·韦斯觉得身体有些好转后，他出去到橘园，试图尽量干点活，所以他在橘园里所投注的劳动与金钱不会付诸东流，他可以从收成中得到点什么，至少在当地市场是这样。他平生第一次品尝到从事体力劳动是什么感觉，这令之精神振奋，似乎觉得监工巴鲁赫又复活了。他在上了年纪之后，随着多病体虚和大房子的阴郁衰败，在果树荫中寻找到了某种宁和。虽然工作成就贫乏，但却给他带来巨大的宽慰。这样，他开始在橘园中度过晚夏。果子已经成熟，若是考虑到果园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那么收成并不坏。他不时休息一下，好奇地注视着住在包装棚里的一家阿拉伯人。门卫的妻子揉面，点火，烤面包。

采摘季节在即。韦斯决定开始采摘，他借钱雇人。大家都同情地摇摇头，可他下决心不要让果子烂在树上。

他设法卖一些水果给军营，但获利很少。可是他有了一种满足感。在橘园工作激发了他的想象力，他会坐在那里空想几个小时，营造空中楼阁，制定不向人透露的计划。

那个冬天很艰难。严风摧打着树木，冷雨使大路一片泥泞。

潮湿蔓延到墙上各个角落和天花板，墙和天花板开始发霉。韦斯又不住地呕吐，头疼得厉害。哈茜达彻夜未眠，坐在他身边，等候他说话。他要她把他的床搬到她的房间，所以她便近在咫尺。他知道夏天到来之际，他可以出门到橘园，可逾越节过后，冬天仍迟迟不去，风和雨并未止住。

后来，天气又转晴变暖。大地迅速干涸，裂开深深的裂缝。墙上的裂缝加宽了，有的地方已经露了天。

一天晚上，水塔那边传来尖叫声，他们从花园里能够看到人们跑向小山。韦斯躺在床上，让哈茜达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她出去，跟在奔跑的人群后面。玛莎躺在水塔脚下死去。邻居们说她已没有了身孕，可大家一点也不知道她是否把小孩生下来了。玛莎在父母家里关了整整一年，人们似乎想象她一直怀着孕。现在她躺在沙地上，她的头撞碎了，色彩鲜亮的裙子(——整个移民区都知道这点)，血迹斑斑。她家里人一个也没在场。人们叫过警察后，急急忙忙跑回家，散发玛莎的死讯。

哈茜达大吃一惊。她不怎么认识玛莎，但她的死相令其感到恐惧。韦斯漠不关心地听完她的叙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利娃和巴特谢娃仔细地盘问她。

韦斯生病后期，对自己家外的一切事情都丧失了兴趣。他不再想他的果园；他忘记了冬天里的所有计划。家里的钱用光了，哈茜达不敢问拿什么去买吃的。铁道街上的房租还没有付，她害怕到那里去讨房租。姑娘们甚至没想过要出去工作。巴特谢娃仍然把自己限制在房子里。韦斯淡漠地躺在床上，他几乎不让哈茜达把他一个人留在房间。

夏天又热又潮湿，她想到自己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她的想象中，已经变形为某种带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她听到人们来到花园，一群大声喧哗的人。她急忙走向窗子，看到走廊里有

一群阿拉伯工人。其中一个在砰砰敲门。她害怕出去。利娃打开房门，脸变得煞白。她试图走回来，把门关上，可他们不让；他们叫喊着，要求发给他们工资。他们要求见老人，让他立即就发工资。巴特谢娃走出自己的房间，帮利娃把门锁上。过了一会儿，砸门声重又开始响起，他们听到几个犹太债权人也在喊。

韦斯从他的房间大叫哈茜达给自己倒杯茶。哈茜达没有说话，可当他终于听见门外的叫喊，以及利娃和巴特谢娃惊慌失措的嘀咕声时，突然一扫他的冷漠，问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哈茜达安慰他说，“有几个人来要钱。”

韦斯没有说话。

“是阿拉伯工人，”哈茜达接着说，“还有几个犹太债权人。”

“我一分钱也不欠他们的。”韦斯宣布说。

巴特谢娃走进房间，脸色苍白，浑身颤抖。

“我一分钱也不欠他们的，”韦斯重复道，“让他们回家去，不要烦人了。”

外面的人继续敲门。哈茜达怕他们把门砸坏。巴特谢娃和利娃一起窃窃私语。利娃梳妆打扮，从后门走了出去。

一路上，她仿佛觉得自己踩在碎玻璃上。她在大会堂旁边停住脚步，闭上眼睛，痛苦地叹了口气。接着，她穿过广场，来到了兰弗斯家门前。她平静地开开大门，走了进去。

他母亲打开房门，让她等一会儿。兰弗斯走进房间，他的鼻梁上戴了一副新眼镜，眼皮下垂的一双小眼睛中露出沮丧的神情。他没有看她。

“兰弗斯先生。”她声音哽咽。

“什么事？”

“阿拉伯工人……”

“是的，我知道。”

"我父亲病了,我想……"

"是的。坐一会儿,我马上就来。"他说。

"不,不,我只是想……"

"是的,我什么都知道。"

他声音强硬,冷冰冰的,没有抬起眼帘,把双手放在衣兜里。他戴上帽子,拿起拐杖,让她走在前面。

"一切来得这么快,来不及去想。"利娃表示歉意。

"是啊,"兰弗斯说,"来不及去想。"

一路上她一声不吭,兰弗斯也默默无语。他们来到前门口,看到走廊上空无一人。利娃大吃一惊,急忙走进房里,兰弗斯机械地跟在他身后。人们已经到了韦斯房间,哈茜达努力让他们出去。

他们看到利娃走进来,身后跟着兰弗斯,便把经纪人围了起来,怨声载道。兰弗斯走向病人,安慰他。韦斯完全忘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兰弗斯看到他一点不明白兰弗斯在说什么。突然,老人伸出手来,把兰弗斯的手拿到自己面前,吻了一下。

兰弗斯被感动了,眼睛一片模糊。他咕哝了些什么,掩饰不住自己的感情。

他让人们从房间里出去,要他们到办公室来见他,使他们平静下来。没人知道他花多少钱。沉默重新降临到房间,哈茜达开始哭起来。

"你哭什么呀,哈茜达?那个兰弗斯从我这里偷了足够多的钱。让他付吧。"

听到韦斯讲话如此清晰,哈茜达吃了一惊。他向她投以倦怠的一笑。

"我还等着那茶呢,哈茜达。我快渴死了。"

"你怕什么,巴特谢娃?"韦斯问,"你干吗要跑,藏到自己房

间里呢？你怕他们会把你当人质吗?”

巴特谢娃看了哈茜达一眼，没有说话。

“别问她了，哈伊姆，”哈茜达说，“我们都很害怕。我觉得他们会把房子给毁了，把我们全都杀死。”

巴特谢娃离开房间去找利娃。

“不能跟他说话，”她说，“奶奶老坐那儿听着。”

利娃脸色苍白，神情抑郁。

“你成妇女了，”巴特谢娃突然说，“你现在的样子像个什么都懂的妇女。”

“别理我。”利娃说。

“我干吗不理你？你大概打算让他为了那个老太太来处置我们？你什么也不懂，利娃，你什么事都等着我做。”

“我们明天再说吧。”利娃恳求她。

“那个老太太得了钱，我确信无疑，”巴特谢娃说，“要是我知道她藏在哪儿就好了。”

“要是她有钱的话，她会拿给我们付工人的。”利娃说。

“她是想羞辱我们，你不懂，”巴特谢娃气愤地说，“要是你能看到她见你去求兰弗斯帮忙时的那股高兴劲儿就好了。”

“你身上有股恶的东西，巴特谢娃，有种恶魔般的东西，它使你对憎恨人、责怪人有种特殊的乐趣。”利娃勃然大怒。

“那爸爸呢?”

“爸爸什么?”利娃问。

“非常健康。他完全清醒，一点问题也没有。他只是装的，让兰弗斯为他担心。”

“那吻兰弗斯的手呢?”

“在演戏。”

利娃恼羞成怒。她跑向老人的房间，打开房门。她看见哈

茜达坐在椅子上打盹儿，她父亲躺在床上，睁着眼睛，脸已变形，嘴里喃喃说着胡话。

她砰地关上门，回到巴特谢娃身边。她气愤地直视着巴特谢娃那双灰眼睛，说：

“你这条母狗！”

周末，韦斯恢复了神志。他要她们别卖掉他的橘园。大家都很尴尬，谁都不表示反对，巴特谢娃勇敢地问：“干吗不该卖？”

“因为那是巴鲁赫为我照管的橘园。”韦斯叹了口气。

他又回到奠基者街上住房的话题，它要传给先出嫁的女儿，并说他已立下遗嘱，哈茜达活着时一直可以住在那里。他要求他们和睦共处，不要再吵架，不要折磨哈茜达，不要记住他。昏迷几天之后，他阖上双眼，断了气。

二十六

哈茜达可怕地尖叫了一声，两个姑娘指责的目光望了她一眼。医生收拾起书包走了。医生关上门后，哈茜达朝四周看了一眼，好像突然从梦中被扔到了那地方，仿佛来到了异国他乡。“他的遗嘱无效。无法证明他在立遗嘱时神志健全。此外，整个事件都不正常，没听说过。”巴特谢娃说。

“起码得顾全一下脸面，巴特谢娃，”利娃抗议说，“他还躺在那儿呢。”

“老太太，”巴特谢娃说，“你亲眼看见过遗嘱吗？”

“没有，巴特谢娃，我没见过。”哈茜达咕哝说。

“这样的话，它就不存在，”巴特谢娃宣布说，“没有遗嘱，什么也没有。”

利娃责备她。

“你可以卷铺盖了，奶奶。”巴特谢娃说。

利娃使劲儿推走了妹妹，哈茜达连忙把自己关进房间。死者孤零零地呆在那里。

哈茜达没有收拾行李，但在阴暗大房间里整理柜子上扔得到处都是的物品。然后，她走回死者房间，把床拖回自己屋里。她跪在旁边，开始抚摩床垫。她眼睛干涸，头上的假发也歪了，耳朵上的琥珀耳环颤抖着，在电灯下闪着暗淡的光。

她站起来，把灯关掉，接着又跪在床边，把头放在床垫上，祈祷惩罚快点到来将她拯救。房子里一片沉郁死寂。走廊里的时钟单调地滴滴答答。

利娃敲哈茜达的门。她眼睛哭红了。

“我们现在孤孤单单的，奶奶，”她说，“从来没这么孤单过。”

“是的，利娃。”老太太叹着气，站了起来。她挡住床垫，面朝利娃站着，等着她继续说下去。利娃默不作声。

“我看得出你很害怕，利娃。”哈茜达终于开了口。

“是的。”

“因为死人?”

“因为活人。”

“为这个?”老太太不耐烦地说。

“尽管有他的请求，可巴特谢娃还打算卖掉橘园。”

“这和我无关。橘园是你们的。”

“她想要你离开这座房子。”

“这世上还有法律!”哈茜达叫道。

“可没有遗嘱，你自己这么说的。”

“我从没说过没有遗嘱。我只是说我没有见过。”哈茜达说。

“对呀。”利娃表示赞同。

“她干吗要卖掉橘园呢?”

“为了让我们能活下去。”

“也许她是对的。”

利娃大吃一惊。

“也许该把它租出去。”哈茜达说。

“租给谁呢?”

“你得去问兰弗斯。”

利娃脸红了,她又一次感受到来自胸膛和眼中的某种屈辱的压力。她坐在了老太太的床上。“我看你不舒服。”哈茜达同情地说。

“很不舒服。”利娃说着,开始哭了起来。

哈茜达把利娃的头抱在胸前,抚摩她一头亮晶晶的棕发。

“哭吧,这样你会好受些。我爱的人死去时,我自己从来流不出一滴眼泪。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你听到没有? 直到现在还憋得慌。即使现在,我也哭不出来,你自己看见了。我的眼睛不听我的。”

哈茜达双手粗糙,但是温暖。她的衣服散发出一股肥皂的清新味儿。利娃没从老太太怀里把头挪开,直到后者看着她说:

“巴特谢娃在做什么?”

利娃停止了哭泣,抬起头,狭窄的眉头皱起。

“我不知道。你干吗要问这个?”

“现在我们很孤单,孩子。我们必须停止仇恨,努力和平相处,像他所要求的那样。”

“你了解巴特谢娃?”利娃说。

“我以为我也了解你,看来我错了。”哈茜达说。

“不可能看错她的。”利娃抗议说。

“是的,确实会的,”老太太说,她试图微笑,“人看眼,神看心。”

利娃没有说话。哈茜达鼓起勇气说：

“现在，利娃，大概你会跟我说干吗指控我偷东西？你们干吗这么做？”

“是她的主意。”

“可是你去翻的。”

利娃站起来，离开了房间。

葬礼过后，哈茜达按照律法规定，守了七天丧。这些天里，女人们几乎没说一句话。弗里德曼和博罗考夫前来表示慰问，姑娘们把她们关进自己的房间。

弗里德曼叹了口气：

“正派和令人尊敬的人们都死了，只有醉醺醺的车夫继续活着。”

博罗考夫老师显得比平时更加尴尬。他往卧室的方向瞥了一眼，又看了看哈茜达，没有说话。

“她们在自己房间里呢。”哈茜达说。

“不，”博罗考夫说，“我只是觉得。”

“你觉得什么？”

“韦斯是个很棒的人，”弗里德曼赞扬说，“我还记得我们来看他时……”

“哈达萨和孩子好吗？”哈茜达打断了他的话。

“挺好的，谢谢，”博罗考夫老师说，“你答应要来看我们的。你到移民区后从没有来看过我们。”

“以斯帖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弗里德曼说。

博罗考夫脸上的表情已经表明他做出了决定。他把椅子拉到哈茜达近旁，看着她问：

“哈茜达，我们想帮你，可不知道怎么帮。也许你离开这儿和我们住在一起会好些？”

“不可以，”哈茜达坚定地说，“我在这儿很好。我什么也不缺。”

“姑娘们呢?”博罗考夫轻声问。

“她们待我挺好。”

“你们有钱吗?”

“一切都挺好，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跟你说吧!”弗里德曼乐滋滋地叫道，“我跟你说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和哈达萨一直为你担心，我跟他们说，哈茜达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她有脑子。”

为时七天的守丧期结束后，哈茜达来到后院的果园，摘疯长的果实，将果子拿到市场去卖。玛莎的母亲带来租金。她面带病容，头发已白，眼睛浮肿。

墙上的裂缝更宽了。天花板上尽是窟窿，哈茜达惧怕冬天的到来。一天，学徒做了建筑工人的小纳伯利昂，前来用模糊的双眼检查墙壁。他用自己那只专家的手摸了摸墙壁，一句话传达出他的裁决：

“修复!”

哈茜达同意了。“修复吧，你看着做吧，只要我们冬天不遭水灾就行。”

纳伯利昂刮着裂缝四周，清掉石灰，再往洞里抹上灰泥，把瓦固定。房子里满是黑色污点。接着，又带来一桶白涂料，把污点涂白。房子恢复了原貌，小纳伯利昂从哈茜达那里拿到了工资，令利娃和巴特谢娃瞠目结舌。

交头接耳又重新开始了，暗示她在大市场偷窃，在积蓄钱财。她的房间又遭到了搜查。利娃不再像在守丧期那样用好眼瞅她。坐下来吃饭时，她们问她在哪儿买的蔬菜，哪儿买的水果，每当她在回答问题前因慌乱或不好意思地打愣时，她们则会

心领神会地微笑,威胁说她们要去市场,把偷来的物品还给它们的合法主人。

巴特谢娃寸步也不离开家门。利娃很少出去,也走不了多远。自哈伊姆·韦斯去世那天起,兰弗斯就没有来过他们家,她们在葬礼上也没有看见他。就连守丧期间,他也没来看望她们。利娃并不因此而对他心升恨意。

一天晚上,传来敲门声。利娃去开门。肖尔修士站在门口。眼睛透过浓密的红头发盯着利娃。利娃不让她进来。

"是韦斯的家吗?"他问。

利娃感到为难,叫哈茜达。老太太问他要干吗。

"我来看看哈伊姆·韦斯先生。"肖尔说。

两个女人脸色苍白地怔在那里。他闯进房子,开始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地寻觅,叫道:

"韦斯先生,韦斯先生!我是来请你原谅的!"

巴特谢娃像平时一样立即把自己关进了自己的房间。他敲她的门,扬言韦斯在那里躲着他。"开门啊,韦斯先生,"他清晰地高叫着,"开门啊,我是来请你原谅的。"

"那儿没有人。"利娃说。

"韦斯先生在哪儿?"修士要知道。

哈茜达对他说:

"先生,你不知道吗,韦斯一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赎罪日就要来了,"修士说,"我得取得韦斯先生的原谅。"

"韦斯先生死了,"利娃叫道,"走开,你这个疯子,滚出我们家!"

修士睁大了眼睛。"死了?哈伊姆·韦斯?怎么可能?"

"走吧,你这个疯子,"利娃乞求他,"到别处去吧。"

"一场大祸!"肖尔叫道,"一场大祸!哈伊姆·韦斯死了!我

们头上的桂冠掉了……”

他极其不安地跑了出去，继续在街上叫道：

“愿正义者亡灵得到保佑，邪恶者之名遭到毁灭。仁爱让我们免遭毁灭。”

二十七

巴特谢娃从她的房间里出来，她穿着文雅，镇定自若，坐在餐桌旁，等着吃饭。利娃吃惊地看着她，依旧因修士的出现吓得喘不过气来。

“我不认识那个人。”哈茜达叹了口气。

“她不认识那个人。”巴特谢娃用中性的声音说。

利娃坐在桌旁，一句话也不说，哈茜达开始端上晚饭。

“得去找兰弗斯谈橘园的事，”巴特谢娃说，“别又开始跟我讲父亲说了什么。我和你们一样清楚。”

“我不去找他。”利娃说。

“你去吧，利娃，可以什么方式去呢？”巴特谢娃说着笑了。

“看看吧。”

“我去吧，孩子们。也许该我去。”哈茜达建议说。

“你去?!”巴特谢娃睁大了灰眼睛盯着她，哈茜达明白了她的意思，不再言语。

“你最好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奶奶。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奶奶，你明白吗？一切都结束了。”巴特谢娃说。

“你还没结婚呢，巴特谢娃，”哈茜达反驳说，“你还不是这座房子的女主人呢。”

“谁是这座房子的女主人呢？”利娃问。

“苍天在上，我不知道。”哈茜达说。

利娃大发雷霆，眼睛里笼罩着怒气：

"你也要把我们的房子偷走吗？"

"利娃……"哈茜达哀求她。

"你在市场上偷东西，让我们丢脸，不能在街上露面，这难道还不够，现在你怎么竟也想把我们赶出这幢房子了？"

"告诉我，奶奶，"巴特谢娃说，"你干吗突然来到我们生活当中？你在我们家里做什么？我们甚至不认识你。请离开我们，回你自己家去吧。不要担心，我向你保证。毕竟，你离开我们，带着大量财产回耶路撒冷去了。"

哈茜达垂下头：

"毕竟我为你们，为你们的父亲，为这个家做了……"

"你希望得到报酬吗？"

"不，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们稍微体谅一下老太太。"

"找弗里德曼去。"巴特谢娃说。

"谢谢，"哈茜达回答说，"非常感谢你们两个。"

她饭没吃完，便从桌旁站起来，走进自己房间。她在那里坐了好久，直到利娃来敲门。她开开门，利娃走进来，关上门。

"别听她的，"利娃轻轻地说，"就呆在这儿。别向她屈服。对这个家，你和她拥有同样的权利。这是我们大家的地方。"

哈茜达早早起来，来到大市场，她想象着，风暴已经平息，她们将会放过她一会儿，等到一场新风暴爆发。回家的路上，她来到兰弗斯家。兰弗斯母亲说儿子没在家，可她敲门前听到他和他母亲说话。

她离开寡妇兰弗斯，走向奠基者街。到家后，她发现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草坪上。她吓得站了一会儿，沉甸甸的一篮子蔬菜从手上掉下来。之后，她恢复了平静，开始把东西拿回自己房间。她铺好床，把东西放在柜子上，抚摩着自己的旧床垫。

接下来的那个夜晚她泪如泉涌，哭了整整一夜。早晨她通知她们，她要回耶路撒冷去。

巴特谢娃说，她最好早点走，在冬天到来之前就走。

她开始收拾东西，巴特谢娃帮她。一切收拾停当放到外面后，两个姑娘站在门口向她道别，她又开始哭起来。她把行李拿起来，放回屋里，边哭边说：

“我走了谁来照顾你们？就你们两个会饿死的。”

“她在取笑我们呢，利娃，”巴特谢娃说，“她在给我们演戏。”她瞧瞧老太太又补了一句：

“我们的父亲一辈子都很强壮健康。”

“医生说他死于心脏病。”利娃说。

“他心肌功能很强，我知道的。”巴特谢娃坚持说。

“哎呀，”哈茜达叹了口气，“人终有一死。”

“她没白天带黑夜地坐在他房间时，”巴特谢娃说，“我怕，我很害怕，可我没想到她会这样，这个老太太！”

“她把他毒死了。”利娃说。

“利娃，利娃！”哈茜达叫道。

“住嘴，”巴特谢娃说，“我们什么都知道。别担心，为了这个家的荣誉，我们不会把你交给警察的。”

过了几天，哈茜达又打点行装。外面下着雨，道路一片泥泞。两个姑娘又一次站在门口向她道别，巴特谢娃挥动着一块白手绢，甚至在佯装哭泣，用手绢擦着眼睛。

哈茜达站在花园里，雨透过树枝流到她身上。她的假发浸满雨水，开始滴下水珠。她长时间地站在那里，所有的包裹都湿了。最后，她又一次把东西拣起，把床垫背到肩上，回到房里。她把东西晾上，取下湿漉漉的假发，穿着湿衣服，顶着光头，在房子里走来走去。

她们以前从未看见她不戴假发的样子。看到酷似秃老头的脑袋，尚留有灰白头茬儿的光头，她们具有某种恐惧感。哈茜达看到她们眼中的恐惧，便用一块干净的白布把头盖了起来。但姑娘们躲着她，甚至不和她一起坐在桌旁吃饭。她再也没戴上假发，两颗小琥珀耳环从本白色的手帕下不合时宜地探出头。第二天，她把耳环也摘下来，藏到床垫里。

那天夜里，哈茜达发高烧。她双手紧紧抓住床垫，脑海里只闪现着一个念头：不让弗里德曼家知道她的境况。早晨，她没有起来去做家务。利娃走进房间，问她感觉怎么样。哈茜达没有答话，可身子在毯子下颤抖。利娃伤心地望着她，出去给她倒了杯茶。

"非常感谢你，利娃，"哈茜达轻声说，"你是个好姑娘，尽管你对我这样。"

利娃继续站在她身边。

"你知道，利娃，"哈茜达继续说，"赎罪日那天，你和你妹妹坐在我面前吃东西，让我难受。你们知道我在守斋，不该这么做。"

利娃没说话，走出房间。整整一天，哈茜达一个人躺在那里，没吃没喝，没人进她的房间。傍晚，她烧得更厉害了，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周围的一切变得模模糊糊。她的鼻子和喉咙堵塞，咳嗽声震得墙壁直摇晃。黎明前夕，她挣扎着起来，给自己弄些吃的。在走廊，她与巴特谢娃不期而遇，她试图避开她。可巴特谢娃却把她拦住。

"怎么啦，奶奶？"她满怀关切地轻声问。

"没什么，巴特谢娃，会过去的。"她叹了口气，边说边走。

"当然会过去的，"巴特谢娃说，"你会比我们两个都活得长。你会把我们两个全都埋葬，房子会归你。"

外面，下着雨。节日过去了。哈茜达又祈祷惩罚自己，晚上，她痛苦地绞扭双手，祈求上帝宽恕她的罪愆。在梦中，她看到自己在耶路撒冷家中庆祝节日。但她总是在惊恐中醒来，大汗淋漓。在梦中，她的包裹被扔到外面，她救不了它们。它们在雨中淋得透湿，泡在花园的水坑里，冒着气泡，开始发霉。她只剩下躺在身子底下的床垫，那从耶路撒冷带来被她视如珍宝的床垫。她孤零零、孤零零地接受惩罚，她不想让任何人看见。醉鬼弗里德曼在明沟里打滚，哈达萨和博罗考夫老师在轻轻拍打着她的小姐姐，拍打着以斯帖，那个用她姐姐名字命名的孩子。房子毁坏后又被修复，现在墙壁和天花板又开始出现裂缝。很快，它们将会剥落，发霉，明年夏天一切将重新翻修。早晨，她躺在床上，头昏眼花，精疲力竭。天空明澈，黄鹡鸰在她的窗台上跳来跳去，阳光柔和。夜晚的余烬在树上散去，一切都很明朗耀眼。哈茜达试图起来，可她没有力气，又躺倒在床上。她总是很干净，周围的一切也都一尘不染，现在她连上厕所都起不来。有那么一刻，眼前的迷蒙散去，她开始无声地啜泣，她双唇抖动。一股臭烘烘的潮湿在她四周蔓延，她的身体厌恶地抖动着。后来，一切都陷于黑暗之中，她不需要再想什么了。

身材高大、一头银发的寡妇兰弗斯大步走上花园小径。她在门口微微停了一下，用带戒指的指尖敲敲门。她身穿一件雅致的几乎拖到脚边的黑连衣裙。

利娃开开门，颇为惊奇。很长时间，没人光顾她们的家，寡妇兰弗斯像儿子一样眼睛深深的，戴着眼镜，眉毛又黑又浓，这些总是令利娃感到恐惧和不安。

寡妇兰弗斯高傲地审视了一下房子，轻轻地抬起裙子，似乎怕弄脏了，用雨伞敲打地面，雨伞就像是她的拐杖，她仿佛在用魔杖探寻埋藏着的珍宝。利娃把她让进客厅。正在看小说的巴

特谢娃立即把书合上，要走开把自己关到房子里，可寡妇兰弗斯用雨伞尖指着椅子，命令她回来坐下。三个女人紧张地坐在那里。

"你们好吗?"寡妇用一种干涩的声音说。

利娃和巴特谢娃礼貌地点点头。

"老太太呢?"她问。

姑娘们紧张地朝哈茜达的卧室指了指。

"这样最好。"兰弗斯太太宣布说。

"我们不为她的行动负责，"巴特谢娃说，"我们几乎就没有离开过家，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心理失常，可不是我们的责任……"

寡妇不耐烦地用手势打断她。

"我对那些不感兴趣，"她说，"年轻的兰弗斯发疯了。"

利娃脸色苍白。

"他雇了工人，摘你们橘园里的果子。你们忽视了自己的财产。"

"现在到采摘季了吗?"利娃问。

"父亲活着时，"巴特谢娃说，"兰弗斯先生对我们帮助很大。"

"反正橘园也没人管，干吗不利用一下?"利娃说。

"我正是这样跟他说的，"寡妇说，"可他却打算把收成给你们！他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突然间犯起了博爱与仁慈病。可不是那个时代了！他不管是否会失去一切，给她的老母亲带来耻辱。"

利娃没有说话，巴特谢娃咯咯笑着，奇怪地直视着老太太的眼睛。

"你同意这样做吗？或许你们可以对他施加影响，要他别这

么做。我并不恨你们,我记得可怜的韦斯先生……我们会死的,但死前我们得活着,不对吗?他在浪费我的钱。对,是我的钱,我名下的钱。我先夫挣的钱。他说这是为了应急时方便,你们明白吗……"

她摆出一副阴谋家的样子,冲她们微笑。

"你们可以对他施加影响,要他别这么做。"寡妇兰弗斯说,"你们确实不想让他浪费他母亲的钱。"

"我们无能为力。"巴特谢娃说。

"你什么意思?"寡妇兰弗斯问,"他说要把钱给你们!"

"所以呢?"利娃气愤地问。

"所以,告诉他你们在这件事上是怎么想的。我了解你们,知道你们不会碰陌生人的钱,不会碰不属于你们而是属于一个老寡妇的钱,她只希望在有生之年,正派体面地活着。"

哈茜达突然在自己的房间大声呻吟,寡妇兰弗斯吃惊地站在那里。她撩起黑长裙的裙摆,在走廊上敲敲雨伞,连句再见也没说就走了。

"我在收拾东西呢,利娃,"哈茜达迷迷糊糊地说,"我走了,我回家了。"

"你怎么了?"利娃问。

"我在外面雨地里站着时感冒了。"

哈茜达脸转向墙壁,睁着的双眼里没有了表情。

利娃尖叫一声,巴特谢娃急忙走进房间。

"上帝保佑,"巴特谢娃叹了口气,"把她的眼睛合上,利娃。"

"我害怕。"利娃说。

巴特谢娃走向老太太的床,弯下身子,把她的眼睛合上。她转向柜子,一把抓过所有破旧的书包,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打开,并把里子翻出来。接着,又打开发霉的湿包裹。利娃站在

那里默默地看着。最后，巴特谢娃翻过老人的身体，开始摸她的衣服。

"你这么做不觉得恶心吗?"利娃问。

"没有，"巴特谢娃说，"一点区别也没有。"

一股令人发指的恶臭从床上飘出。利娃屏住呼吸，一阵晕眩。巴特谢娃在她的衣服里什么也没有摸到。她拉下床垫上的单子，琥珀耳环在夹缝中闪闪发光。巴特谢娃立即拆开夹缝，拽出耳环，将其抛到地上。

她继续撕开裂缝，洞撕大了，她把手伸进床垫的填塞物中。她突然眼睛一亮，利娃浑身发抖。巴特谢娃开始从床垫里拉出用报纸包着的一捆捆钞票。一捆又一捆的钞票，有新有旧。她把它们堆在床边哈茜达的遗体后面，直到堆成一大堆。

利娃跌坐在椅子里，看巴特谢娃整理床上的钞票，大概这是她从银行学来的方法，直到把手从空床垫里拿出来。

巴特谢娃胜利地微笑着。

"你又对了，"利娃叹了口气，"你总是对的，母狗。"她说这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巴特谢娃也离开了房间，随手把门锁上。利娃在走廊里等她。

"你怎么处理她?"

"通知丧葬会来把她弄走。"

"大概通知弗里德曼好一点?"

"随你便。"

可利娃不敢。巴特谢娃把一捆捆钞票藏在客厅的柜子里，锁好，藏在餐具柜的空糖盒里。做完这一切后，她指着柜子说:

"你瞧。"

"她从哪儿弄的这些钱?"利娃问。

巴特谢娃用右手中指敲着她的太阳穴，不可思议地笑了笑。

又有人敲门。

“今天我们很忙。”利娃说。

兰弗斯满怀焦虑连忙走进来。

“她来过了？”

“是的。”巴特谢娃说。

“别听她的。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一点也不理解我的用意。我打算从收成中给你们报酬。国内又开始需要水果了。看到水果在树上烂掉，我很难受。于是我雇了工人，扣除投资后，你们可以得到报酬。我一分钱也不要。”

“你母亲正是这样说的。”利娃解释说。

“什么？”兰弗斯惊愕地说，“她是那样说的？”

巴特谢娃理解地笑着。

“我什么也不知道。”经纪人抱怨道。

“我也不知道。”利娃说。

“老太太哈茜达死了。”巴特谢娃平静地说。

兰弗斯摘下帽子说：“上帝保佑。”

“她在她的房间里。”巴特谢娃继续说。

“我去叫医生吗？”兰弗斯问。

“叫丧葬会的人。”巴特谢娃说。

“至于橘园，”兰弗斯咕哝说，“我不想详说，免得打搅你们。我知道你们会同意……”

“很好，兰弗斯先生。”利娃微微一笑。

“可她想从这里得到什么呢？她总是想象人们在伤害她。”

他戴上帽子，逃之夭夭。

接着，弗里德曼和博罗考夫老师来了，走进老太太房间。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一脸怒容重新出现，一句话也没和姑娘们说就

离去了。

尸体刚一搬走,巴特谢娃锁上房门,从此再也没有进去。

采摘结束后,兰弗斯给姐妹二人带来一大笔钱。利娃试图用充满奉承的感激之辞加以弥补,可他忙不迭地走出房子。

在移民区,听说兰弗斯和他母亲大吵了一架,整条街都听见了。兰弗斯神情忧郁,目光悲伤焦虑。听说他母亲甚至打了他。

收获后,天气干燥。墙上的染色剂干了。房子里蔓延着一股强烈的霉味儿。土地继续开着玩笑:新裂缝出现了,白涂料开始剥落,灰泥块儿落到了地上。脚下的瓷砖开始晃动。

二十八

墙上的裂缝越宽,房子在她们眼里显得就越大,她们在里面就越没有呆在家里的感觉。没人再去照看果园和花园。里面杂草荆棘丛生。

利娃操持起家务,活不多,主要是为自己和妹妹准备饭菜。为方便起见,她们开始在有两个洗涤槽的厨房里吃饭,大部分时间便在厨房里度过。利娃去移民区买东西,做必要的杂务事,巴特谢娃真的信守诺言,从来也不离开家门。

现在大房子里只剩下她二人,巴特谢娃的思绪又飞向纳胡姆·史龙密。那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可她却想象它就发生在昨天,分开他们的时间通道一片空空荡荡。最初,她把利娃当作知己,极其详尽地描述他的身体,描述他的举止。利娃挺害羞。

银行午间的那一幕浮现在她的眼前:纳胡姆·史龙密朝他父亲伸出手来,冲他友好地微笑,老人啐他的脸。他认为,是背信弃义的巴特谢娃使他自欺欺人,觉得她已爱上自己后,又派父亲来将他羞辱。他心灵上的创伤永远也无法愈合。他瘦削的面庞

和温柔的眼睛有些异常，露出忧伤与屈辱。那是一个男人最吸引人的表情：被羞辱的强悍的男子气，高贵而含着创伤。

利娃心不在焉地听着，巴特谢娃担心姐姐是否相信她的话。

“大家都去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利娃说，“我们为了自己，为了姐妹。”

“为了姐妹和自己。”巴特谢娃微笑着予以纠正。

巴特谢娃从不见老，利娃心里说。时光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现在，她开始搅起对各种逝去东西的回忆，使之在脑海中复活。从我们到达移民区以来，她一点没有变，或许是我没有注意到她的变化，因为她近在眼前。

她们有很多钱，不用为将来担心；实际上，将来是不存在的。

巴特谢娃搬进父亲房间。床还保持着父亲死去那天的样子，她甚至连床单也没换。

利娃开始犯气短病，她决定稍稍走出家门，在移民区里找个工作。可巴特谢娃那鄙夷不屑的样子又使她丧失了勇气。一天晚上，兰弗斯来看她们，态度和蔼可亲。利娃主动提出，把父亲在世时由兰弗斯付给工人和债权人的钱还给他，可兰弗斯不肯，说那是他欠死者的良心债。他告诉她们仗打完了，可她们却不为这个消息所动。当他说到她们又该开始种植橘园时，她们同意将橘园租给橘业公司。

“这样我们就不用卖掉橘园了。”利娃说。

“这是我们父亲的期望。”巴特谢娃强调说。

“是的，”兰弗斯说，“主要是战争结束了。”

那天夜里，利娃无法入睡。脑子里的所有计划经片刻考虑又化作了泡影。一天，兰弗斯又来看她们，她鼓足勇气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出去走走。他们的第一次散步已在记忆中淡漠了。他们起身要走，巴特谢娃挡住去路，说：

“兰弗斯先生,你应该娶利娃。要是她嫁给了你,就会得到这幢房子,我住到铁道街上那座陋室里就心满意足了。”

兰弗斯心烦意乱。他搞不懂利娃在说些什么,或者是装做搞不懂。

“那是我们父亲的遗嘱,”巴特谢娃说,“先结婚的要这幢房子。”

“巴特谢娃,”兰弗斯哀求她,“你干吗说这种事?我为你和你姐姐做了那么多!”

“也不问问我们。谁让你做了?”

“巴特谢娃!”利娃求她,脸色苍白,喘不上气来。

“我觉得她的病又该发作了。”巴特谢娃伤心地说。

“她怎么了?”兰弗斯问。

“经常这样。”巴特谢娃说。

“你不舒服吗,利娃?”兰弗斯问。

“不舒服。”利娃坦白地说,跌坐在椅子里。

巴特谢娃将柔顺的利娃领到她的房间,兰弗斯好像怕染上传染病似的急忙离去。

第二天,利娃觉得好了一点,呼吸恢复了正常。巴特谢娃劝她休息,别激动。

夏天持续越长,墙上的裂缝就越宽。她们看到哈茜达的修补无济于事,再修看来也没什么意义。

冬天,雨水开始漏进房子。在漫长的冬夜住在硕大的坏房子里,利娃心中充满了恐惧。巴特谢娃对利娃说,她可以住到巴特谢娃的房间,她的房间目前还很结实。父亲的床单和铺盖最初令利娃颇为反感,可最后,她偎依在巴特谢娃身上。妹妹身体的温暖稍稍驱逐了她的恐惧与惆怅。

短途到移民区买生活用品对利娃来说是场痛苦的煎熬。她

回到家时喘不上气，既紧张又恐惧。冬天的夜晚，她们早早地上了床，巴特谢娃迷迷糊糊地谈起纳胡姆·史龙密，讲述他们做爱的每一个细节。利娃默默地听着，心不在焉，可巴特谢娃很少注意到姐姐的反应。纳胡姆·史龙密的形象开始在她的内心复活。她把他的做爱同博罗考夫老师的笨手笨脚与无能加以比较，轻蔑地大笑，而后便是冗长的分析。

“父亲所做并非出于恶意。”巴特谢娃说，“而是出于对我的爱。”

“奇怪。”利娃说。

“奇怪但是真实，”巴特谢娃坚持说，“他只是嫉妒。实际上，父亲是个孩子。他去银行时只是想看看他，可他看到他动人的微笑，看到他高贵、幽雅的面庞，看到他匀称的身材，便被痛苦与嫉妒攫住，所以就做了那些事。最后分析表明他和其他人一样对我拥有同样的权利。”

“你疯了！”利娃说。

巴特谢娃两只胳膊搂住她妹妹的脖颈，温暖在利娃周身蔓延。“你是个孩子，”巴特谢娃说，“你对生活一无所知。”

“你觉得大家和你相比都是小孩。要么是小孩，要么是疯子。”

巴特谢娃没有说话，转过身去睡着了。门外，风吹打着百叶窗。利娃似乎觉得有人在果园和花园四周徘徊，一群群的人像进犯的蝗虫打算毁灭一切。

风敲打着百叶窗，试图要冲进屋子。利娃几乎要起床去把屋子打开。风尽情地敲击在百叶窗上。冬天的风，野蛮而不顾一切，用拳头打，用指甲挠，呜呜哀诉悲嗥。雨滴从天花板角上的裂缝中单调地落在巴特谢娃放在那儿接水用的桶里。

二十九

"她那个老不死的爹，"博罗考夫心里说，"我们将永远坚守在这片发霉、阴郁的沉闷之中，坚守在这片芬芳、沸腾了的灰沉沉之中。"

一个明媚的春晨缓缓出现在博罗考夫老师窗前。逾越节假期刚开始，清晨沐浴在阳光之中，地上还留有刚刚下过的雨水。哈达萨带孩子去了市场，春天那富有煽动性的最初抚摩使他感到紧张与抑郁。

他迟迟才从床上起来，睡眼惺忪，脸也没刮。他想，我得离开这里，将一切抛在身后，再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新生活。这是每年春天都带给博罗考夫老师的信息。他又一次对自己说，要是我是个诗人就好了……

他突然跳起来，奔跑着去把窗子打开。老人的房间里飘出惯常的气味，他的床又脏又乱。自从孩子出生后，哈达萨不再全心全意地照顾父亲。日光泻进整座房子，气息芬芳，花园里鸟声啁啾。博罗考夫擦擦眼睛，又抹抹脸颊上的短髭抬眼向花园望去。他走进浴室，脱掉短睡衣，伤心地看了看自己光滑、丰满的身体和鼓鼓囊囊的肚子。他拧开水龙头，朝镜子里观瞧：上嘴唇懒洋洋地耷拉在下唇上，他的眼睛，那双深湛、乌黑、稚气的眼睛水汪汪的，眼角布满了皱纹。水流到盆里，镜中博罗考夫老师的脸生气勃勃，粉里透红，不好意思。他双手捧起水开始将其洒向他的身体和脸庞。他拿起杏仁香皂，开始往胸部和腋窝涂抹。裤子湿了，可他没有注意。

他从白日梦中醒来，用毛巾慢慢把身体擦干。他回到自己房间，从衣柜里拿出干净的衣服，杏仁香皂像一片香云将其裹

住。他离开房子，走到奠基者街上。韦斯家的房子没人收拾让人触目惊心。荆棘已经爬上了混凝土的围墙，花园里遍是匍匐冰草。围栏四周遍是野花，房子看着仿佛被封，没有人住了。

“大概她们死了。”他自己咕哝着，然后不好意思地窃笑。他走向水塔，接着又踅了回来，在房子外面徘徊了一会儿，没敢进去。他在大街上来回走了很长时间，很是幸运，几乎没碰上任何人。快吃午饭时，他回家了。

逾越节快要到了。哈达萨和女仆把饭菜和桌椅统统搬到花园里。她怀着歉意冲他笑笑，问他是否可以抱孩子走走。

他每天早晨和下午都带孩子到奠基者街散步。他们爬上水塔山，然后再下来站在韦斯家对面，小姑娘又安静，又听话，像她母亲，可长得却像外公。逾越节那星期，他照常带小姑娘散步。一天，他站在水塔山附近，看见利娃手提篮子出现，准备到大市场上去。他立即抱起以斯帖，急急忙忙走向韦斯的家。巴特谢娃打开房门，很惊愕，蓝眼睛含着愠怒好奇地盯着他。

他把小女孩放在起居室里，领巴特谢娃走进客厅。

“怎么了？”她惊恐地问，脸色苍白。

“没什么，巴特谢娃。”他说，可怕地望着她，上嘴唇抖个不停。

“你想干什么，博罗考夫？”

“我的巴特谢娃，”他说，“你不懂。”

“你说说清楚。我没那么多工夫。”

他走向她，抚摩她细瘦的胳膊。她厌恶地退缩。他眯起眼睛。

“自从铁道街上的那个夜晚之后，一切时光对我来说都不复存在，”他情绪激动地说，“我还爱着你，无时无刻不在想你。”

“我把一切都给忘了，”她说，“谢天谢地，这样比较好。”

“我想和你做爱，巴特谢娃，哪怕是一会会，为的是不会忘却。”

他向她伸出胳膊。她退却着，但恐慌与苍白却已消失。她的目光露出笑意，表现出冷酷的理解。

“博罗考夫，”她说，“你还是离开这里为好。以斯帖在起居室等着你，她可能会把东西打破。”

他没有回答，坐在床上。巴特谢娃开始失去了耐心。

“真恶心，”她说，“你用香水了。整座房子里散发着你廉价的香水味儿。”

“我想跟你做爱。”他呻吟着，试图要拉她。她双手躲开了，可是并没有离开房间。

“那么，那天晚上，你是爱我的。”

“笨蛋。真是想瞎了心了。”

“我知道你爱我。我是第一个，我知道我是。你现在也爱我，我相信，巴特谢娃。没有你我不得安宁。我神情茫然，整天徘徊不定。”

“真棒，博罗考夫，”巴特谢娃说，“你说话像个诗人。告诉我，这些是你自己作的，还是从别处看的？”

他受到了侮辱，把头埋在腿里。

“我在忍受着痛苦，巴特谢娃。”他说。

“不要为你自己感到伤心了。恶心！”

“我没有为自己伤心，我恨我自己。”

“理由倒不错。”她轻蔑地说。

“只让我看看你的身体！”他热烈地要求。

“利娃一会儿就回来。”

“我不在乎。”博罗考夫老师叫道。他跪在地上，宣称说他不起来。

巴特谢娃依旧没有离开房间。她又气又怜地看了他一眼，似乎要听天由命。

“我快发疯了，”他呻吟着，“我快发疯了。你难道不明白吗？”

她站在他身边，听任他抚摩自己的膝盖。她的冷酷似乎还不能把他给打发掉。

“去把衣服脱了。”他说。

“我不习惯这种语言，博罗考夫。”

“我也不习惯，”他坦白说，“原谅我吧。”

“是的，我知道。”她说，“夏天来了。”

“可在你们家永远是冬天，对吧？夏天永远不会渗透你的心田。”

“我认为已经够了，”她说，“你现在平静下来了吗？”

“残酷的女人。”

“我再也受不了了，”她突然哭了起来，“你明白吗？我受不了。”

“残酷的女人。”他在她耳边轻轻地说，开始抚弄她。她抽出身来，把门敞开。博罗考夫没有改变他跪在地上的姿势。她举起手，指着门口。他深情地看着她，没有反应。

“我现在快站不起来了。”他说。

“试试看。”她说。

“不可能，我告诉你。”

她抬脚离开房间。他挪到床上。前门开了，利娃走了进来。博罗考夫一动不动地坐在床上。接着拖着身子起来，走出房间，带上她的小姑娘，冲出房子。

他急忙奔向奠基者街，不敢往身后看一眼。以斯帖磕磕绊绊，似乎要努力追上他大大的步伐。头顶上是午日的阳光。几

个犹太人正站在小犹太会堂外面。孩子要他停下来休息一下，他把她抱了起来。

尼哈玛在她家中叫喊："贼！强盗！凶手！"

"他没有碰我。"巴特谢娃说。

"我不管。"利娃说。

"我恨他。"

"你没必要向我道歉。"

"可你必须相信我。"

"我不准备再讨论下去了。"

"利娃，"巴特谢娃说，"他绝对发疯了。"

"你周围都是疯子，都是小孩和疯子。"

"你干吗这么害怕？"

利娃没有回答。

"你害怕他会离开她的妻子娶了我，把这座废墟当作宝贝？"

"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我扔出去的。"

"我压根儿也没那么想过。"

"我不会在这里受气，或是像个穷亲戚似的等候施舍。"

"你充满了仇恨。你从哪里弄的这么多仇恨呢？"

"我们两个在这里都腐烂了，两个都是这样，就像哈茜达，像两棵干木棒。"

"爸爸临终之前对我说过担心你的神志是否清醒。他看出你身上疯癫的苗头，怀疑它会发展起来。他的疑虑是正确的。爸爸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对不对？"

"你吓唬不了我，巴特谢娃。我已经习惯了。你不会得逞的。重要的是保持冷静，别失去控制，像平时一样坚持下去。"

利娃沉默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你对哈茜达所做的事别想做给我。"

"我对哈茜达做什么了?"巴特谢娃勃然大怒,"我不对吗?那钱是她的吗?"

"整个事件漂亮得天衣无缝。"

"你自己解释解释清楚,利娃。你是怎么看我的?这些年你对我隐瞒了什么?快一点,在你发火之前赶紧把这件事讲完。"

"我说我不相信关于哈茜达的故事。"

"那钱呢?"

"我不知道。也许是你自己放在那里的。"

巴特谢娃又生气,又吃惊,她脸色苍白,浑身颤抖。

"利娃,看在上帝的份上,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告诉我你是否神智清楚。我从哪儿弄的钱?我为什么要把钱放在她的床垫里指控她?她为什么对她从耶路撒冷带来的床垫寸步不离?每次吵吵要走,她都把床垫捆在行李上,把它拖到外面。你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利娃,利娃,我们这是怎么了?都是因为那个令人作呕的博罗考夫!"

"让他在地狱里烂掉,"利娃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让他,他的家人,他的小女儿和他的哈达萨,还有他那个醉醺醺的岳父和他们的哈茜达,都在地狱里烂掉。我病了,巴特谢娃,也许你是对的。"

巴特谢娃拥抱她,领她走进她们的房间,把床铺上。

"现在还是下午呢。"利娃说。

巴特谢娃躺在床上睡觉。

"我们连饭都没吃呢,"利娃抗议说,"装满吃的篮子在厨房放着呢。"

三十

夏天到了，墙上的灰泥毕毕剥剥地落下来。一道道裂缝加深了，墙壁上的天花板几乎裸露出来。夜里，她们听到爆裂声，知道又一块灰泥落了下来。她们似乎觉得呆在父亲房间里比较安全，可利娃还是害怕。她用床单蒙住头顶以保护自己。

夏天，移民区内政管理部门的工程师敲响了他们的房门。他坐在起居室里，面带焦虑，望着正在崩溃的天花板，询问是否打算采取什么行动。

巴特谢娃说她们还没决定呢。

“你们瞧瞧，”他说，“铁都钻到混凝土外面来了。”

“是啊，”利娃说，“卖房子的人把我们给骗了。”

“这里没有骗人的事，”工程师解释说，“许多地方都发生过此事。大地冬天扩张，夏天干燥收缩，在这里折腾呢。墙壁和地基不太柔韧……”

“可我们怎么办呢？”巴特谢娃问。

“韦斯小姐，”工程师说，“你们一定得离开这座房子。要不就把它推倒，坨原地盖起一座新的。我得通知你们，住在这座房子里有生命危险。”

他停住话，同情地看着她们。

“我知道就你们两个姑娘孤零零地住在这座房子里，但必须得有人帮助你们。你们不想活生生地被埋在碎砖烂瓦之中。这座房子对你们来说太大了。你们可以把地皮卖了，买一套结实的小房子。”

“不可能。”巴特谢娃平静地说。

“对不起，”工程师说，“我带来一个命令，要你们把房子腾

空。至少入冬的时候腾空。”

她们打开房门让他走了出去。前面的花园里高大的荆棘丛生。工程师又走了回来。

“这些荆棘必须立即清理干净,”他说,“它们会引起火灾,招来毒蛇。”

“那也是内政管理部门的命令吗?”巴特谢娃问。

“是的,也是内政管理部门的命令。”工程师说着上了路。

利娃说:“我们近来没好好照管这座房子。”

巴特谢娃叹了口气,“事事都和我们作对,利娃。我们必须小心。你一定得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都必须坚持下去。我们必须善待对方。”

“你又来了,巴特谢娃,你这样说话令我无法忍受。好像我们都快要死了,要么就是整个世界要瓦解了,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

“要是你宁愿继续沉浸在梦中,那就请便吧,”巴特谢娃说,“我宁愿睁大双眼看着这个世界。”凝固的两泓湖水与睁大着的眼睛的睫毛交叠在一起,尖下颏、瓜子脸一副僵态,没有生气。

安息日后,内政管理部门来人向他们发布立即清除花园和果园荆棘的通知。利娃让他们派一个人来干活。

早晨,一个阿拉伯青年肩扛锄头出现在院子里。尽管很热,他还是在汗衫外面套了一件黑夹克,咔叽布在他身上显得过大。他的脸黝黑、发亮、光滑,只是长有绒毛般的黑胡须,脸颊上长着一撮连鬓胡子,左眼到耳朵间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他的头发又短又黑,眼睛黑亮。

他站在走廊里大叫。巴特谢娃出来,用手指着花园和果园。他点点头,放下锄头,开始脱下衣服。巴特谢娃脸色苍白,他冲着她傻笑,两排牙齿亮晶晶的。她跑进屋里,径直来到窗前,俯

瞰花园。房子从外面看着黑乎乎的,园丁在外面看不见她。他一直脱到只剩下鼓鼓囊囊的衬裤。利娃走过来站在她身边,默不作声地看着外面。他抡起锄头,开始慢慢劈了起来。透过窗子,他汗津津的身体闪着亮光。随着锄头的一起一落,胳膊和肚子上的肌肉也一紧一松,毛茸茸的腋窝也一张一合,细瘦的双腿一直一曲。

利娃气喘吁吁,双手开始出汗,胸脯起伏不定。巴特谢娃转身望着她。突然说:"利娃,看着他会让你发疯的,对吗?"

利娃厌恶地看了妹妹一眼。

"你是个婊子,"她咬牙切齿地说,"我始终了解这个。"

利娃的目光并没有离开花园里的裸体青年。

"走开!"巴特谢娃厉声叫道,"走开,让我一个人呆着。我在求你呢,利娃,你听见我说话了吗?我愿意永远一个人!"

利娃惊恐地退回了自己的房间。

巴特谢娃走进走廊,叫那个年轻人。他不好意思,羞怯地看了一眼自己鼓鼓囊囊的衬裤。

"过来,喝水,喝水!"巴特谢娃叫道。

他摇了摇头。

"过来,过来,"巴特谢娃叫道,"别怕。"

她领他走进房子,打开她们自己的房间,看见利娃躺在床上抽搐,喘不上气来。

"请出去!"巴特谢娃命令说。利娃看见妹妹身边站着一个身穿衬裤、眼睛滴溜溜乱转的阿拉伯小伙子。

"还有其他房间呢,为什么非在这里,在父亲床上不可?"利娃喘息着。

利娃爬起来,巴特谢娃扶她走出房间。在起居室,利娃跌坐在扶手椅里,觉得自己正在死去,幻觉在她眼前模模糊糊。她什

么也不想听，但凄厉的哀诉声在她的脑海里接连不断。后来，她的呼吸又恢复了正常，她不知道时间过了有多久，或者说不知道与此同时发生了什么事。她觉得好了一点，脑海里开始弹奏起古老的旋律，"我必须坚持……我千万别垮掉……"

巴特谢娃打开房门，年轻人走进花园，一双黑眼睛迷惑不解地环顾四周。他穿上咔叽布裤子，试图在空中再次挥动锄头，可是胳膊似乎虚弱得无力举起，刀片懒洋洋地在地上蹭来蹭去。

巴特谢娃精神饱满地来到客厅，她刚洗过澡，身上散发着杏仁香皂味儿，脸上的表情酷似天使，安详而充满了怜悯。她坐在椅子背上，抚摩利娃的头发。她觉察到姐姐正在发抖，说："我现在干净了，利娃。比以前还要干净。比今生任何时候都要干净。"

"我对你不公平，"利娃说，"我没权干涉你的事。我从来没真正理解过你，对你不公平。我忘了大家不只为我活着，而且也为他们自己活着。"

"我也经常忘记这点，利娃，"巴特谢娃叹了口气，"可现在我知道我们两个不一样，所以我们才孤独。"

"后来才感到这么伤心?"利娃微笑了。

"你犯病了?"巴特谢娃问。

"是啊。"

"挺厉害的?"

"是的。我觉得晕过去一会儿。"

"与此同时，我在……"

"你帮不了我。我告诉过你，我不生你气。"

"可是?"

"没什么。我只是希望身体好，没别的。"

"你得看医生。"巴特谢娃说。

“这里的空气潮湿，对我不好，我知道。”

“你觉得医生会让你住到别处去？”

“现在挺麻烦的，旅行有危险。”

巴特谢娃低下头。她忧郁地坐在椅子扶手上，没有说话。

“阿拉伯人往公共汽车上扔石头，杀害犹太人。”利娃冷漠地说。

“不必到天涯海角去。”巴特谢娃说。

“我想和你呆在这里。”

“傻瓜，别哭。你不会死的。不久夏天就会结束。冬天对你来说比较容易。等到各种节日结束后再看。”

巴特谢娃拥抱姐姐，把她抱到怀里。利娃吮吸着杏仁香皂的苦味儿和巴特谢娃洁白身体上散发出来的热气。

下午，阿拉伯小伙子在花园里大叫。他已经清理完前边花园里的荆棘。巴特谢娃指挥他开始干果园里的活，他把荆棘根根拔出来，在树的周围挖坑，拽出匍匐冰草。

他似乎恢复了体力，脸上挂着骄傲和微笑。眼睛下面的伤疤抖动着，在汗水中闪闪发光。她冲他微笑，他肩扛锄头昂首阔步走向果园。

他干了一个星期，巴特谢娃时不时把他叫进房间喝杯水。后来他像平时一样显得虚弱与迷惑。夜晚，他睡在果园里，等候她出来，她穿着又轻又薄的在脚边来回拂动的睡衣。

一周后，他甚至连工钱也没来要便逃之夭夭。

工程师又来命令她们离开房子。兰弗斯也来过几次，试图劝说她们离开，向她们提了许多建议。她们甚至没有反应。邻居们焦虑地向围墙里面观望，怕跟她们说些什么。

利娃答应工程师修房子。他怀疑地看看他们，耸耸肩膀。他走后，油漆工来了。他在前墙上挂了一个钻了孔的金属框，开

始在上面刷起字来。两个姐姐站在走廊里，冷冷地看着他。刷完字后，他把金属架从墙上转了一下，显示出如下文字：

此房危险，命令拆毁。租购此房者乃冒险之举。

三十一

下面所发生的事令利娃颇为诧异，几乎使之崩溃。一天早晨，巴特谢娃起床，样子有些反常。利娃担心地注视着她，试图猜测到夜里发生了什么。她一直挨着她躺着，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巴特谢娃高昂着头，眼睑低垂，表现出一种高傲的蔑视，小嘴唇薄薄的。利娃大吃一惊，嗅到了即将而来的暴风雨的气息。巴特谢娃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利娃走近妹妹，仔细地审视她，可没能让她说话。巴特谢娃一言不发，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样子吓人。

利娃影子似的跟着妹妹，穿过她想隐匿其中的所有房间和过道，要她回答自己的问题。她请求，坚持，喊叫。巴特谢娃固执地撅起嘴巴，甚至都不用眼睛暗示她什么。

"你想把我逼疯吗，巴特谢娃？"利娃说，"我知道。至今为止，你所尽力做的事情没有成功的。现在你试图扮演一位贵妇人，看不起她可怜的女仆。你做得对，我们都是你的仆人。我们向你献媚，渴望着你赠给我们含有感激的微笑。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一辈子连一件事都不给自己做？你为什么不做饭，不洗衣服，不打扫房间？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帮忙？巴特谢娃！我们都是你心甘情愿的奴仆，连为什么都不知道。爸爸，妈妈，哈茜达和我，连同整个世界！你有什么权利摆架子？你有什么权利不和我说话？"

演讲的激情将利娃攫住。以前姐妹俩也有不说话的时候。

可既然巴特谢娃不言不语，像堵没有表情怀有敌意的墙壁，利娃的话就止不住。她知道她会后悔，以后会为自己感到羞愧，但一股无法理解的力量强迫她继续下去。巴特谢娃靠在起居室的碗碟橱上，双手垂在两侧，蔑视而无可奈何；利娃抓住她的袖子，强迫她张口，巴特谢娃厌恶地退却。

利娃想哭，可哭不出来。她擦擦眼睛，嚅动着嘴唇，巴特谢娃的嘴角微微一笑。

"你老了，巴特谢娃，"利娃声音严厉，"你的脸，你的言行举止都很明显。你对妈妈、爸爸、哈茜达和我都做了什么！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和我们所受的苦就刻在你的额头上。你在我们脑海里灌输了闻所未闻的思想，为的是把我们逼疯。大家都在奇怪是什么东西将你吞噬，你哪儿来的这么多毒来折磨我们？"

巴特谢娃没有回答。她摆出防御的姿态站在墙角，又瘦又小，仿佛害怕利娃会给她几下子。利娃希望巴特谢娃败倒，自己占上风。她正常呼吸，心脏正常跳动，然而跌在一把椅子上，开始重重地喘息。她闭上眼睛，一只手放在心上。巴特谢娃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利娃站起来跟着她。巴特谢娃把自己关在卧室里。"要不是因为你，"利娃厉声叫道，拳头砰砰砸门，"要不是因为你，我们都会活得好好的，我很多年以前就做妻子做母亲了！巴特谢娃！对我们，对死去的和活着的，都发发慈悲吧，离开这里吧。别管我们了！"

巴特谢娃没有回答。利娃去了厨房，取来擀面杖，她开始猛劲儿地敲打房门。巴特谢娃没有反应。门锁旁出现一道裂缝，利娃开始敲动铰链，把铰链弄松。

门慢慢开了，巴特谢娃一脸惊恐，探出脑袋。利娃举起擀面杖，朝妹妹劈头盖脑打去，但是巴特谢娃脸上的表情突然化作冷

冷的蔑视，利娃僵住了。巴特谢娃苦笑了一下，但没有开口。利娃看到妹妹的冷漠，眼中放射出茫然的怒火。

“巴特谢娃！你这个荡妇！”她尖叫着。巴特谢娃忧虑地向邻居家的方向瞥了一眼。“你滚吧，巴特谢娃，滚吧！别管我们！下地狱去吧，别再回来！永远别回来！”

邻居们从窗子探出头来。利娃歇斯底里。巴特谢娃轻轻拽着她的胳膊，把她拉到阴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利娃没有反抗，她坐在椅子上，可继续叫喊。

巴特谢娃记得爸爸曾经有过类似情况。她目光果敢，可手却做出了反叛。利娃又喊叫起来，她的脸火一般通红，头发竖了起来。突然，绝望而有力的耳光落在她的脸上，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左脸，接着是右脸，直打得她噤地一言不发，她的脸又白又硬，只有耳朵依旧火烧火燎，双颊上现出伤疤似的鲜红指印。

“刽子手，”她咕哝着，“你是刽子手，你把我给逼疯了，你就想这样。我一生中就怕这个。刽子手！”

巴特谢娃看着她，不说一句话。

“跟我说话，”利娃请求着，“跟我说些什么，巴特谢娃。既然你要把我杀了，就跟我说些什么吧。”

利娃静静地啜泣着。她站起来，精疲力竭，试图把头靠在巴特谢娃肩上。巴特谢娃打算阻止她，可她没像平日那样拥抱她，一句话也不说。她像块石头似的站在那里，等候利娃断了这个念头。

可利娃没有断念，她准备就那样站着，直等到巴特谢娃与她重归于好。巴特谢娃厌倦了，肩膀拖着姐姐的头站着，带她走进起居室，把她安顿在沙发上，回到自己的房间。利娃放松了一点，沉重地喘着粗气。她的心怦怦直跳，浑身颤抖。她躺在那里，大汗淋漓，喘不上气。她睁开眼睛，巴特谢娃手上端着一杯

水，正站在门里，酷似一位救死扶伤的天使，一位慈善的修女，嘴唇上挂着纯净、默默无言的微笑，睫毛下的眼睛黯淡而感人。端着水的两只手伸了出来。

利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巴特谢娃像座雕像站在那里，等候利娃起来接杯子。利娃没有起来，目光含着谴责与期待，看着她。最后，她端起杯子，慢慢呷水。巴特谢娃继续站在那里望着她。

"你把我们都毒死了，"利娃说，"你从哪儿弄来那么多毒呢?"

巴特谢娃的沉默持续了有一个星期。利娃恢复了健康，决定不再流露痛苦。她继续干自己的活，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只有耻辱在灼烫着她的心房。自己在妹妹面前多丢人啊！尽管两个人有过节，可她们继续按照习惯睡在一起。一天早晨，利娃起床穿衣服。她总是比巴特谢娃起得早。可巴特谢娃醒着，躺在那里看着姐姐。利娃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利娃！"

她脊梁骨直冒凉气。声音很熟悉，然而却新奇得让人恐怖像死人的声音。利娃没有转身。

她双手颤抖，开始出汗。"利娃，我认为我是怀孕了。"

利娃转过身。巴特谢娃像往常那样看着她，平静而冷漠。

"别那样看我，"利娃说，"你怎么决定告诉我了?"

"干吗不告诉?"巴特谢娃说。

"你怎么一直不和我说话?"

"我想孤独一点。"

"你在这里无权孤独。我也住在这里。"

"这座房子里有足够的房间让我们俩孤独。"

"你又想让我发疯吗?"

"为什么?"

"讲讲怀孕的事?"

"我只是说我认为,但不确定。"

"我相信不确定。"

"别太相信。"巴特谢娃神秘地说。

过了一阵,巴特谢娃承认弄错了。"没这回事,"她说,"我们是血肉之躯。"

利娃表示赞同。

三十二

利娃的健康状况愈加恶化,经常犯病。最后,她们鼓起勇气,去看医生。巴特谢娃第一次出门走到大街上,她显得很苍白。利娃好奇地望着她,想看看她对见到移民区有什么反应。巴特谢娃像平时一样冷漠,可每当有人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她的眼里便闪现出一股恐惧。

她简直不认识大街了。许多旧房子已经被拆除,原地新建了大房子。奠基者街上的花园缩小了,两边建筑群拔地而起。

她们从医生那里出来后,利娃脸上蒙上了一层愁云,眼睛湿润了。

"可你是了解自己的,利娃,你要到远处去。"

"这没什么两样。"

她们回到家里,心里沉甸甸的。没有食欲。孤寂感更加强烈。

"我想在这里至少要呆到冬天。"利娃思谋着。

"在这样一个潮湿的地方?不可能的。"

"就这样走了挺困难。"

"离开漏墙和屋顶坍塌的危险?利娃,为了我们两个,你必

须注意自己的身体。你记得冬天夜里我们在床上聊些什么吗?”

“在冬天,我觉得好多了。”利娃说。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以后你该说我让你走的,这样我就可以继承房子了。”

“房子?”利娃指着斑驳破碎的墙壁,嘲弄地说。

巴特谢娃长叹一声,两个手指按住太阳穴,闭上双眼。

“夏天结束了,巴特谢娃,”利娃说,“你难道没感受到从南面吹来的风吗?”

“什么南面? 这里没有一面窗子是朝南的。”

秋天到来之际,利娃又很厉害地犯了一次病。她脸肿了,呼吸急促。医生推荐了一家疗养院,利娃屈服了。

早晨,她们手提两只大箱子,乘上了公共汽车。她们在车上向窗外观瞧。利娃努力忍住哭泣。巴特谢娃前额和嘴角出现了两道新皱纹,那是苦涩的皱纹。巴特谢娃老了,利娃想。

傍晚,他们到了小山中的疗养院。风景并没有将利娃的心吸引住。这并非她所想象的那些小山。可她屈从于命运的安排,看到坐在疗养院花园里的人们时,她伤心地笑笑。“这里的人都老了。”

巴特谢娃把她抱在自己怀中。“利娃,你很快就会好的。”

分配给利娃的是一间雪白的房间,窗明几净,散发着消毒剂的味道。巴特谢娃陪她呆了几天。第一个夜晚,她们都无法入睡,这是由于消毒剂的气味,第二天她们很累,没有食欲。几天过后,利娃妥协了。在她看来,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她告诉巴特谢娃可以回家了。“我们不能让房子空着,”她说,“内政管理部门会利用我们不在的时候把它给拆了。”

第二天,她们分别,都没有哭。利娃许诺说她很快就会好起来回家。

巴特谢娃上了公共汽车离开疗养院时，一根心弦似乎折断了。汽车在脏兮兮的路上摇晃着她的身体，可她的精神却一片空虚。她每时每刻都在期待阿拉伯士兵往公共汽车上扔石头，谋杀车上的乘客，像他们谋杀巴鲁赫一样。

公路明晃晃的，没有人。她慢慢恢复了精神。疗养院，以及走在花园里的利娃，这些幻象一一在她脑海里消失，想到移民区内的大房子，她便产生了一点力量。

她要让小纳波利昂修补裂缝。要让工程师起草一个计划，强化地基。她要重新铺地，把墙刷得像疗养院似的，里里外外全是白的。

突然司机将她唤醒。公共汽车正停在移民区里。他站在她面前微笑。车上空空如也。

"我老了。"巴特谢娃想。

她心怦怦跳着走向莫基者街。她在门口停下，看着整齐干净的院落中自己家的房子。她打开铁门，没顾上关门就缓缓地走向园中小路，仿佛行走在梦中。她打开前门，茫然地站在那里。

房子很暗，空荡荡的。她急忙走进自己的房间。百叶窗没有开，闷热的房间里，床上的铺铺盖盖散发出一股霉味儿。她一头扑到床上，抱着枕头哭泣起来，最后起身走进厨房吃东西。她饿了，吃得很多。她感到陶醉，敞开窗子和百叶窗。

天黑得很早，由于很累，她径直上了床。她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外面的每一声响动都令她毛骨悚然。她爬起来，来到起居室，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她深深地出了口气，觉得好了一些。

爸爸在她的床脚缓缓站起，面朝墙壁。他一脸唾沫。走廊里的挂钟敲响了，一切陷于黑暗之中。房子里一片沉寂，倾听着

黑暗的声响，她的爸爸不在那里了。她站起来，拿过毯子，试图入睡。她睁眼躺在床上。她打开灯，开始在房间里徘徊，把所有房间里的门都打开，又开开灯，接着又把灯关掉，关上所有的门。她回到自己房间，试图看书。一连读了几个小时，可不知道读的是什么。

她把灯关掉，将毯子拉到耳边。哈茜达站在她床边咕哝，小小的琥珀耳环颜色暗淡，一闪一闪的。突然，哈茜达摘下假发，秃脑袋像一段树桩耸立在她的肩头。

巴特谢娃知道那是一种幻觉。她想喊，可喊不出来；她试图抓住幻影，可是动弹不得。外面，一群人聚集在一起齐声呼喊，似乎在唱颂什么标语口号。

她醒了，发现自己呆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她赶忙走向窗子，但什么也看不见。她身上裹着一件睡衣，好奇地打开房门。人群正在大街上庆祝，呼喊，叫好。

一股莫大的屈辱在她体内蔓延，她愈加憎恨自己。她试图破解那有节奏的呼声，可是没有成功。只听得他们具有毁灭性的节奏，以及洪水般的行进声。邻居家的房间里亮着灯，可没看见里面有人。

现在，她听到声音化作他们在移民区跳舞时听到的歌声。她的手紧紧握住一个门把手，它像一把闪亮的刺刀立在同伴的上方。她的手紧握着门把手，要将它弯曲，或者打破。

三十三

博罗考夫老师和哈达萨坐在家里。他们在外面的时候，小姑娘醒了开始哭了起来。哈达萨走到她身边，告诉她外面正在举行庆祝仪式。博罗考夫并没有被大家的欢乐所感染。可他努

力显出高兴的样子，微笑地看着街上的朋友，他们互相亲吻，宣布将一直跳到天亮。

外面的声音继续传到房子里。博罗考夫老师突然冷静下来，似乎他所要作的诗在他的指间跳荡。

他立即坐在桌旁，努力想写出题目。但是后来放着题目不写，先把诗写完再说。他把笔放在纸上，闭上眼睛，等候恩典一刻的来临，让诗行在笔端涌出。突然，他怀疑这次又什么都写不出来，他大光其火。

哈达萨走进房间，他知道自己该搁笔了，够了。她坐在他身后，眼睛看着他的脖子，他双手无力。

"耶迪德亚。"她说。

"噢，哈达萨。"

"孩子睡了。"

他没有说话。

"我现在睡觉去了，晚安。"

"晚安，哈达萨。"

"夜里已经凉了，别忘了给自己盖上。"

"我一会儿就来。"

"不要紧。"哈达萨说，走出了房间。

外面的声音不断在耳际响起，扰乱了他的思想。他去关上窗子，茉莉花香扑面而来。哈达萨的茉莉花。房间里一片宁静，纸和笔在书桌上等待。他坐在那里，冰凉的手支撑着前额。

他现在懂了，他永远也写不出诗来。他又站起来，走向关着的窗子，鼻子紧紧贴在冷冰冰的窗玻璃上。他只能看见压在窗玻璃上的鼻子和反射到玻璃里的房间、桌子、椅子、纸张。

夏天结束了，冬天还没有开始。尼哈玛院子里的树木已经遮住了她家的番石榴，番石榴散发出秋天的气息。路上烟尘四

起，橘园里的果实正待采摘。但是，过节后才能下雨，雨水将从屋顶滴落下来，洗涤窗子，洗涤围墙旁的松柏，在道路两边积起一个个小水洼。夜晚，雨水在沟中汩汩流淌，搅得她无法安眠。